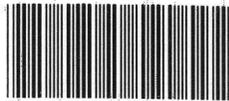


## 劉大任

臺大哲學系畢業，早期參與臺灣的新文學運動。一九六六年赴美就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政治研究所。因投入保釣運動，放棄博士學位。一九七二年入聯合國祕書處工作，一九九九年退休，現專事寫作。

著作包括小說《浮游群落》、《劉大任袖珍小說選》、《晚風習習》、《杜鵑啼血》、《落日照大旗》、《晚風細雨》、《殘照》，運動文學《果嶺春秋》、《強悍而美麗》，園林寫作《園林內外》，散文及評論《憂樂》、《晚晴》、《月印萬川》、《冬之物語》、《空望》、《紐約眼》、《無夢時代》、《走出神話國》、《赤道歸來》、《神話的破滅》等。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3433454

# 浮沉

劉大任作品集 3

聯合文叢

459



● 劉大任 / 著

3433454

##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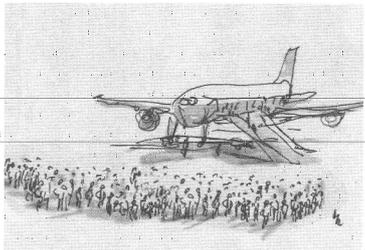
總序——流小說家的自白／劉大任

長廊三號

下沉與升起

風景舊曾譜

故國神遊



散形

《浮沉》後記／劉大任

273 179

127 93 53 13 4



## 【總序】 二流小說家的自白

劉大任

浮沉 004

現在，我們的小說，是極其自由的，其解放程度，可能遠超前人想像。魯迅和沈從文一輩先行者，如果活在今天，親眼目睹他們的後代，在文字、意象、技巧、形式以至於基本假設等各方面高度「放縱」的創新，想像無窮的變化，恐怕免不了瞠目結舌，無言以對。我相信，這個判斷，不算大膽。因為，我自己，雖然也在小說創作這條路上，蹣跚學步多年，讀到同代尤其是晚一輩的作品，往往也會感覺，我堅持的這種寫法，是不是過於墨守成規？甚至落伍了？

平心而論，我的挫折感，並不太嚴重。難道，之所以能夠不為所動，若非懶惰遲鈍，便是頑固驕傲？似乎也不太像。再深挖，發現自己原來早就有一套防震

裝置。

我始終相信，我這一輩子，最多只能做一個二流小說家。「二流」？乍聽有點洩氣，然而，「不求聞達於亂世」，自然淘汰了與人競爭之類的閒雜意氣，心安理得便也不太困難。

不妨分成三點，談談我這個二流小說家的信念。

第一，我一向以為，第一流的小說家，在以中國文字作為傳播媒介的歷史文化範疇內，必須寫出「大小說」。那麼，什麼叫作「大小說」？

英文世界，尤其是美國的文學界，有所謂「美國大小說」(The Great American Novel)的傳統，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可見，這個「大小說」的主張，不是我異想天開杜撰出來的。什麼樣的作品，才符合「大小說」的條件呢？各派評論家自有標準，我只提出最能立竿見影也最簡單的。「大小說」流傳久遠，必須化為基本生活信念，融入一個民族或文明系統的血肉靈魂。也就是說，它必須達到接近永恆的「國族寓言或神話」的高度。

白話文運動以來，直到今天，兩岸三地，海內海外，我們的「大小說」出現了嗎？很抱歉，我只能看見一些「元素」，看不到「整體」。作品生命維持幾個月，兩、三年的，甚至十年以上的，不能說完全沒有。然而，活進我們內面的，只是一些意念和圖象，真正系統性的制訂價值、校對行為的思想藍圖，尚未出現。

視野上推千年，中國人引以自豪的「大小說」，還是那幾部，其中三部是集體創作，一部則殘缺不全。

第二，「大小說」在一個獨特文明系統的歷史長流中，必須具有繼承融會和發明開拓的斷代意義。就這一點而言，我深信，它的最終出現，不能不等待它所屬的文明系統，耐心走完由發生到成熟的曲折痛苦歷程。

現代中文小說，雖然距離誕生期的「五四運動」已接近百年，本質上，仍在幼年階段，原因很單純，我們的文明系統，還沒有走出調整重生的陰影。這個論斷，不免有些爭議。一種觀點認為：中文小說世界，光是「文學大系」一類的產

品，就不知多少套了，作家和作品，更是成千上萬，無法計數。量之外，還有質，不是連國際公認的諾貝爾獎都得到了嗎！另一種觀點，剛好相反，基本邏輯是：電影削弱小說，電視削弱電影，網路削弱電視。結論很簡單，小說過時了，滅亡之期，指日可待！

上述兩種觀點，似是而非。

量大質精的說法，相當脆弱。小說又不是人海戰術，諾貝爾獎更不能代表什麼，你只需問，得獎作品有幾個人讀？又對我們的文化價值和生活智慧，產生過什麼影響？

循環削弱觀念，也是以現象代替本質的論點。現代傳播媒介的推陳出新，不能取代人類精神生活的根本需求。縱然有一天，作為溝通媒介的文字完全淘汰，「大小說」還是不能沒有，因為，所謂「大小說」，其實是精神生活的總體表現，沒有精神生活，人類不成人類。淘汰了文字的「大小說」，不過是通過另外的媒介傳遞罷了。

第三，我們所屬的文明系統，通過對集體記憶的詮釋和現代考古學的發掘推證，可以追溯到五千至五千五百年前。考古學現在的論據，大概以龍山文化後期，作為中國文明的發軔，相當於古代經典記載的炎黃爭霸前後。這個獨特的文明系統，從它的原始國家形成，直到今天，百分之八十的時間，都處於人類文明的領先地位（漢武帝時代，中國的人口和財富，都佔世界三分之一）。兩河流域和埃及，起源更早，成就相當燦爛，但後繼無力。印度文明也有它的獨特性，但在影響擴散的程度，無法與希臘、羅馬、西歐這個輾轉承續的文明系統分庭抗禮。中國在明代中葉以後，閉門鎖國，故步自封，失去了生命力，前後將近六百年。

從清末康梁變法，到現在，一百多年了。這一百多年，一代又一代的民族菁英，所作所為，不過是為這個面臨衰亡的文明系統，在世界上重新尋找它應有的位置。

我相信，這個探索翻身的過程，雖然犧牲重大，艱難漫長，距離終點也還早，成果卻逐漸顯露出來了。

我認為，我們這個文明系統的重生，已經快要摸到「文藝復興」的門檻。「大小說」與「文藝復興」是相輔相成、互為表裡的。兩者同時出現，符合邏輯，卻有一個不能或缺的前提條件，必須有文化創新的長期經驗積澱。

二流小說家的終生任務，就在於提供積澱素材。

我們先天所屬的文明系統既然還在陣痛難產的階段，「大小說家」就不可能順利出生。二、三十年代到現在，包括海峽兩岸，表面人才濟濟，仔細看，每一個都有點營養偏枯，多少暴露了學養單薄、感性理性失調和毅力魄力不足的弱點。偉大而獨特的文明系統，必然要求掌握核心精神命脈的全面體現，具有這種條件的人才，我感覺，恐怕至少還要等待一、兩代。

大前提說清楚了，接下來，可以談一談自己。

前面已經聲明，我給自己的定位是「二流小說家」，其實，我連「小說家」這個稱號都覺得十分汗顏，一向只自命為「知識份子」。然而，由於剛懂事那一

陣子，恰好是個不怎麼開放的社會，「知識份子」的一些感情、理想和作為，便只能曲曲折折通過文學形式傳達，就這麼寫起小說來了。日子一久，慢慢形成一種思想和表達的習慣，居然累積了若干篇幅。事實上，這些年來，用力多在散文、隨筆和評論（不妨總稱之為「文章」），總量約三倍於小說，應該算是安身立命的本業。何況，我們的傳統早就認定，「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小說不過「旁門左道」，得等梁任公先生大聲疾呼，魯迅身體力行，才爭得一席之地。無論如何，當今世界，「大業盛事」和「旁門左道」都成了商場上的滯銷品。歸根結柢，既然對「大小說」仍有待焉，二流小說家又有貢獻文化積澱的義務，就必須將所有產品整理出來，接受公眾檢驗。

快要到鞠躬下臺的時刻了。我遂將歷年所寫全部小說作品收齊，按性質重編，輯成五部，分別題名為：《晚風細雨》、《羊齒》、《殘照》、《浮沉》和《浮游群落》，交由《聯合文學》出版社陸續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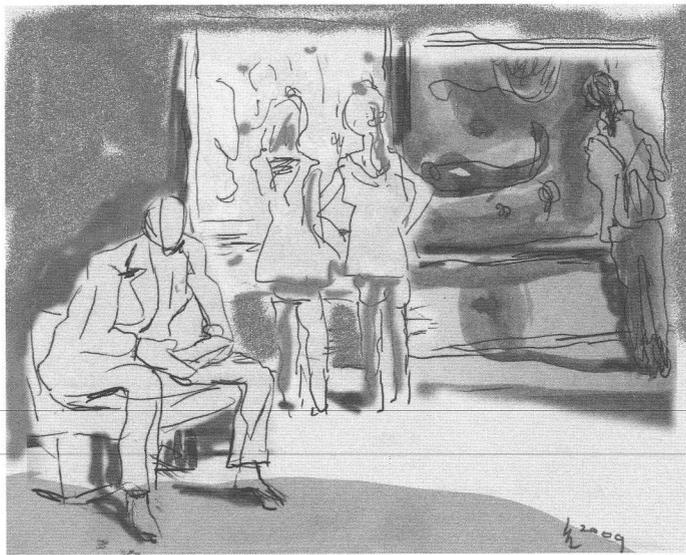
張寶琴女士，在市場萎縮、文學暗淡的環境下決定出這套書，表現了出版家

的魄力。雷驥兄特允配製插畫，杜晴惠、蔡佩錦費心編輯作業，在此表示感謝。還有話要說，二〇〇八是我停寫小說多年後重新執筆的一年，寫了一個中篇《細雨霏霏》，兩個短篇《蓮霧妹妹》和《火熱身子滾燙的臉》，忍不住希望，這是新的開始。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 長廊二號

獻給一別十年的然而君



01

聖誕節前，我收到二姊從臺灣寄來的一封信。來美國這麼多年，每年的聖誕節，二姊總不忘給我一張聖誕卡，除此之外，我們平常也很少聯繫。但是今年收到的，卻是厚厚的一封信，倒使我有志忑不安。

在我們這個破敗零落的家裡，二姊和我一向可以說是有點相依為命的。我出國的前兩年，二姊結了婚，嫁的是一門頗為殷實的富戶，從此，我們這個風雨飄搖的家，算是有了依靠。父親退休後的第二年，我也出了國，不用說，一切費用都不必自己操心了。

出國兩年，我靠著苦讀取得了建築設計的學位，在一家坐落曼哈頓中區的大廈裡占有一層現代化辦公室的大公司裡謀到一個收入不惡的職位，不久我就還清了一切債務，開始有意識地中斷了與家裡的聯繫。我之所以這樣做，倒不是出於

的孩子們圍得滿坑滿谷的窄巷的時候，我點著了鞭炮，情不自禁地跟著車子尾巴奔跑起來，出了巷口，車子已絕塵而去，才發覺自己手裡握著一枝燒殘的火柴棒，不知所措地站在十字路口的街心。一回頭，卻見推著一輛破腳踏車的俊彥，高高地立在巷口一大堆看熱鬧的人群當中。我就坐在俊彥腳踏車的後座到了教堂。

牧師喃喃唸著經文的儀式過程中，只見二姊白紗上方幾隻蚊子一樣大小的飛蟲不停地上下舞動，反覆劃著一個又一個的幾何圖形。

我到現在還是不甚明白，二姊和俊彥的事，是誰的手插了進來作出的決定。我確實知道的是，那恐怕是我的童年生活後第一個與現實相撞而碰得粉碎的泡沫吧。

俊彥是先我幾天離開臺灣的，我到紐約的兩年後，又和他相會了。他在巴黎差不多待了兩年。我總忘不了俊彥離開基隆碼頭以前的豪語。他左手提著幾張

畫，戴著一頂法國式的貝雷帽，右手從嘴上拿下菸斗對著送行的一班朋友們說：「兩年之後，征服巴黎。」便轉身上了船。兩年之後，我上甘迺迪國際機場去接他，還是那頂軟帽，那根菸斗，然而，也許是越洋飛機旅行勞頓吧，他的臉上似乎籠著一圈風塵。想起兩年前他的豪語，我那時也曾默然。我把俊彥安頓在他的那批從不開車的畫家朋友圈子裡以後，從此便因為彼此生活圈子的不同，而日漸疏遠了。偶爾也從一些共同的朋友那裡聽到有關他的片段消息，大抵只留下那麼一個模糊的印象，似乎當年為了追求偉大前途而堅決進軍國際藝壇的俊彥，不得不向現實低頭了。有人說，他也從三流的畫廊接些生意，替公園大道有錢有閒的老寡婦們繪製她們歷任丈夫的遺像以賺取生活費了。

然而二姊的信，卻給人以完全不同的印象，不知道到底是紐約中國人圈子裡的流言在作祟，還是二姊自己一廂情願的想法在起著作用。二姊的信是這麼提的：

……使我百思不解的是，為什麼在他享著盛名的時候，突然以頑強的意志親手奪去自己的生命？為什麼在命運坎坷的道路上，始終滿懷信心從不低頭的人，卻在金光大道展現眼前的時候，將自己徹底地毀滅？

……午夜夢迴，對著冥冥膜拜，我擺不脫心中糾纏的一團意念——彥哥的死，是多少抗議著我的吧！

俊彥和我們姊弟可以說是一個源頭底下長大的孩子。日據時代的最後一年，母親和大哥不幸在美機轟炸中逝世，父親帶了我們這一對劫餘的姊弟，懷抱著被仰賴著的盟軍毀了自己的家的莫可理解的悲痛，逃難到新莊鎮附近的一個小山村里投靠朋友。父親的朋友是他大學時代的同學，是一個娶了日本妻子，為當時的社會所另眼相看而多少抱著遺世的心情在山村的水源地當著自來水廠管理之職的文學的有志者。血管中流著一半異族血液的俊彥，自然地代替了大哥的地位，成了我們姊弟唯一的玩伴。想來對那三個成年人無異是相當寂寞的那幾年的山居生

活，卻成為三個孩子充滿了無數歡樂的童年。以一條連牛車都難以通行的山路與臺北縣的大片平野相連的十八份，是生長著毛竹的多蛇的經常籠罩在觀音山雨霧中的一個與世隔絕之地，然而，每當天氣放晴的日子，俊彥的母親節子，每每做了壽司背了畫箱領我們到野花爛漫的山腳水邊去寫生。俊彥是在那時候便已展露了他的藝術才能的，不過，那時候，我們所熱中的主要還是在無盡的水田裡掏泥鰍、撈三斑的勾當。記得也是一個這樣美好的春日，我們三個人撇下了寫生中的節子伯母，一路追著蜻蜓來到了縱貫路邊，三個人躺在草地裡，出神地望著公路上奔馳的貨車。突然間，警報響了，整個世界忽然陷入了一片死寂，只聽見越野電線讓野風吹出一陣一陣緩急不同的弦律。現在回想起來，那恐怕是我們三人所經驗過的唯一的戰爭吧。

戰後未幾年，我們陸續遷回臺北，兩家之間，不時仍有往來。作為文學的有志者的俊彥的父親，據說始終是因為他的大正時代的文學觀而不能得志於戰後的文壇的，聽說是留下了大量未發表的文稿而齎志以歿的，接受了父親偶爾的接濟

而在師範美術科裡開始了他的藝術生涯的俊彥，卻在六〇年代初期以背叛的姿態，以宣判我父親一輩文藝觀的死亡而嶄露了頭角。雖然，與其說二姊的婚事不能不因此而受些影響，但我毋寧把它看成是六〇年代初期的反叛潮流帶來的餘波，在那種時代的空氣裡，要俊彥這樣的人走那樣鋪平的道路是不能想像的。二姊呢？是反叛著俊彥的反叛嗎？對於那時剛開始在一個建築事務所裡做著實習的繪圖工程師的我，也不甚了然了。

然而，要說俊彥是為了對二姊積負的債而不惜自毀，那是我可以不必細思就可以否決的。在臺北膏粱生活的閒逸裡的二姊所僥眷的藝術，大抵也是鑲上了金色的框架，懸在一塵不染的世界裡的貴族的藝術吧，如果我聽說的俊彥的紐約生涯屬實，則死前俊彥腦中所想見的二姊，說不定還帶著幾分他繪製公園大道老寡婦歷任丈夫遺像的色彩吧！

可是，二姊的信裡卻這麼說：

……為了贖我的罪，決心運用一切力量為他舉辦一個回顧展。我接洽了臺北最名貴的畫廊，準備用高價收購所有能在臺灣蒐到的俊彥遺作。記得彥哥在十八份時給我畫的那張水彩吧，雖然有些變色，仍掩不住他的少年才氣，也已經重新裝幀了，只是他的巴黎時代和紐約時代，手邊除了一些雜誌轉載的圖片，一張原作也沒有，尤其是列文遜女士所極力讚美的那兩張題名為「長廊」的作品，我希望你盡力設法買來，代價不計……

02

不知二姊從哪本藝術雜誌裡剪來的蘇珊·列文遜女士的大作：〈時空焦點上出現的永恆長廊——評C.Y.個展〉裡有這麼一段話：

……短於分析而長於融合的東方哲學傳統裡陶冶成長的C.Y.君的畫，無疑地

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個新方向。尤其是取了標題「長廊一號」和「長廊二號」的這兩幅作品，這種「融合」的功夫已晉入成熟階段。畫家用色大膽，取材新穎，用墨色的點綴成的長廊構圖，帶出了寫胸中實體的水墨畫意境。作為紐約畫壇前衛的攝影寫實主義派各家中，能突破寫實與抽象的對立框架而不再為所拘的，恐以C.Y.君為第一人。若不是深受禪宗傳統那種「善捕刹那，鑄成永恆」的潛移默化功夫，配之以西方剖析入微的技巧掌握，恐不易達此境界。「長廊」之為名，雖不必一定以具象為對象，在中國文學裡自有它時空交匯的象徵意義，畫家在這裡所努力的，恐怕還是藉助於中國詩裡所擅長的以具體事象寫無限心境的古典方法吧……

我確實已經多年沒見過俊彥的畫了。紐約的生活，沒在這裡體驗過的誰也不會相信。雖然不過是一個八百萬人口的都市，卻像是好幾個國度雜交而成的共生生物。不同文化、不同習慣的人，就在咫尺也永遠難得碰頭。最後一次看他的

畫，還是在出國前俊彥和他那一批有「響馬」之譽的朋友們所開的聯合畫展上。

還記得那是畫展的最後一天，已經是午夜了，我看完晚場電影順腳溜到新生大樓上面的展覽會場去。從西門町的騎樓底下逛過來，我的眼睛大概已經習慣了夜市將收而逐漸暗下去的氛圍，乍一進入會場，立刻便給眩目的燈光配置照耀得抬不起頭來。展覽場地方不小，但有點像還沒有進貨的百貨公司的大樓，顯得空蕩蕩地。疏疏落落的幾個人，正沿著牆壁卸畫。

俊彥的畫，整個展出的他們那個畫會的畫，在臺灣當年的保守畫壇上曾經像一顆炸彈，但它爆炸的範圍卻也只限於臺灣細小的文化圈裡的一部分。他們是以向傳統宣戰的姿態，第一次把徹底破壞了具象的畫布，大規模地擺在一批既驚訝又眩惑的腦袋前面的。然而，除了驚訝和眩惑，畫家們要求的「承認」卻怎麼樣也無法從那一潭死水的文化圈裡得到，遑論那文化圈以外的世界了。那時候的臺北，連一間像樣子的觀光飯店都還沒蓋起來，零星的幾家畫廊，也只能靠兼賣顏料、畫紙維持。上流社會的客廳裡，大抵還是徐悲鴻、齊白石一類的真品、贗品

混淆的場面。可當時讀著俊彥他們的「宣言」，卻彷彿一個撕裂舊世界的運動正在興起，依稀有些「小巴黎」的味道了。

對照起「宣言」裡的氣勢，那晚上的景象可以說是相當寂寞的。我看完俊彥的畫，帶著一股莫名的情緒，四處找尋俊彥，想跟他聊幾句。展覽場出口處的一角，擺了一張鋪上白布的長檯，畫會那一小群和幾個搞現代詩的朋友正圍著桌子喝酒吃消夜。那裡面沒有俊彥，卻發現二姊反坐在一把摺椅上，兩手托腮，像一尊線條柔和化了的羅丹的「沉思者」。

（我記得那時候的二姊還沒有開始信仰天主。）

喝酒的那幾條漢子裡忽然有人拎起酒瓶向牆上的畫布用力擲去，酒瓶似不怎麼結實，砸得碎片四飛，被砸的畫倒是安然無恙，只是瓶裡的殘酒灑出來往下流，倒像畫了一個驚歎號。展覽場裡一時回聲不小，嗡嗡了一陣，之後便什麼聲音都沒有，只聽見擲瓶那漢子趴在桌上像小孩一樣極其舒暢的哭聲。

那晚上始終沒有看見俊彥，但我確知就是那之後不久，二姊終於答應她推託了半年多的婚事。

那是一樁在各方面看來都極為體面而美滿的婚姻，那時候，我覺得除了我自己以外，沒有人不滿意二姊的決定，就連二姊自己，也是那麼細心地挑著她的禮服，選著得體的首飾，從頭到尾全神貫注在婚禮的一切細節上。節子伯母似乎也那麼安詳盡責地給二姊化著新娘妝，像送自己的女兒上一條開往幸福之島的船一樣。至於俊彥，我始終不能在他那張富於表情的臉上找到一絲一毫的表情，他一如往常，繼續熱烈地搞著他的抽象現代。在那一段日子裡，我曾經覺得自己好像在參加一齣戲的演出，別人都興致勃勃地忙碌著，我卻像道具一般，被擺在戲臺的中央。

大概是二姊婚後的兩年吧，俊彥的作品在巴西聖保羅的國際畫展中入選，臺灣的報紙騰載了這一新穎事件。社會上彷彿有這麼一種空氣，這樣一種眼光，人們私下也許以為，這批年輕的前衛畫家們，終究非池中之物吧！俊彥進軍國際畫壇的步伐，便在人們期待的眼光下，日甚一日了。

黎各阿飛和從日趨商業化的格林威治村被上漲的房租趕出來的成千上萬的流浪藝術家；打荷包、搶劫、群毆械鬥、毒品走私，再加上最近市長下令淨化時報廣場，一部分下等妓女從四十二街轉移陣地到此地來……這些都是普拉丁諾的業務範圍，他不得不忙。好在他即使忙著，還不會忘記給人留個高效率的印象。他一面對著聽筒，一面揮手叫他的助手給我送來一疊表格，我也習慣性地掏出派司套，把所有能證明我身份的信用卡、駕駛執照、社會保險卡等等抽出來。

普拉丁諾督察完全不像電視上的神探造像，他的身材臃腫，動作卻不遲鈍，倒像個生意興隆的 Pizza 店老闆。他不厭其煩地調查了我的職業和身份，仔細檢查了我的律師所簽的公證信，然後滿面堆笑地向我道歉：

「你知道，我本來不必問你這些傻問題的。但你或者也已經聽說過，最近我們碰到好幾起冒領屍體的案子，好像有人以此為職業，把一時無主的屍體領走以後，轉而向保險公司或死者的親友進行敲榨。我相信你一定不會責怪我們這種保護受害者的措施的……」

我一點也不想責怪他。我只擔心這位胖警官真的公事公辦，一絲不苟。我知道我要求於他的，他可以用任何藉口拒我於門外。但是，到底我的律師不是等閒之輩，我所憂慮的終於沒有發生，這位原籍義大利滿嘴布魯克林口音的警官，的確相當的合作。我的律師費沒有白花，我感覺得出來他事前給普拉丁諾打過電話，這一切都很清楚。普拉丁諾不但讓我順利地複印了他的包括俊彥的死亡證明書在內的有關檔案，而且專車送我到俊彥的舊居去，把面露驚惶之色的房東找出來，親自揭去了門上的封條。依普拉丁諾督察的善意建議，我們三個人在附近一間小酒吧裡辦好了手續，我還清了俊彥積欠的房租，取回了租約。普拉丁諾告辭之後，我跟著那個猶太人房東，回到俊彥的畫室。

這一帶是紐約為數二十萬左右的藝術家們新開闢的 Soho 區，原意只是點明一個大致的地理方位，有人卻戲稱之為「瘦耗區」。這一帶原是老式的倉庫大樓，跟赫德遜河碼頭附近的貨棧沒有什麼兩樣，近幾年來，由世界各地投奔到紐約的年輕藝術家們，逐漸利用這裡空置的貨倉，開闢了他們的畫室，不久便在格

林威治村外建立了一個新據點，新興的畫廊接踵而至，其他的行業便也跟著繁殖起來，於是，畫家們的全套生活，從生產到銷售全都集中起來了，尤其是像俊彥這樣的來自東方的畫家，語言本來就不通，跟美國社會的交往極為有限，除了經常往附近的唐人街去打牙祭之外，大抵可以成年累月地泡在這一小片藝術世界裡，盡情的「瘦耗」下去。

俊彥的房東手裡提著一大串鑰匙，領著我在沒有裝燈、塵埃撲鼻的樓梯上轉彎抹角至少爬了五層樓，才到了俊彥的畫室門口。

「×先生，」他說：「請你在三天內打掃乾淨把東西搬走，到時候我會把扣除修理費以後的押金退還給你。」

我接過鑰匙開了門，一陣潮濕腐爛的霉氣沖鼻而來。

那個房東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給我扭亮了燈、帶上了門、走了。我坐在一張沒有腿的破沙發上，這個位置顯然是俊彥生前工作中暫時歇腿的地方，沙發四周扔了不少啤酒罐，一個仿古香爐，裡面積了纍纍菸屍，至少有半尺厚。整個一大層

樓呈長方形，似乎沒有經過多少藝術的加工，俊彥的畫室很不像他以前那種喜歡把生活裝點得充滿情調的性格，擺設、家具出奇的稀少，整個畫室的色調分外的灰冷。

我坐在沙發裡面，一時百感交集。這裡就是俊彥猝死前度過了 he 一生最後歲月的地方。俊彥的死亡證明書裡說明 he 死於自戕。早晨收垃圾的工人發現了他的屍體，滿地是血，是一個雨後的紐約早晨，他就躺在路邊上堆積如小山的垃圾袋旁邊的泥濘裡。法醫檢驗從 he 殘留的胃液中找到了 he 真正自戕的原因，他的胃液裡有過量的 L.S.D. 和一種稱之為 *Mescaline* 的迷幻藥。俊彥是在精神極度昂奮的狀態下，從 he 畫室唯一的窗口狂熱地躍落五樓摔死的。

這一層樓，除了煤氣、水、電、暖氣管和廚房、衛生設備以外，可以看出來其他的一切都是俊彥因陋就簡自己裝修起來的。我坐著的沙發後面就是俊彥的臥室，那與其說是臥室，倒不如說是臥舖。實際上，俊彥大概是把兩張二手貨的床墊擺在一個用木材釘成的盒子裡面造了一個窩。不過，這個窩倒建得挺高，旁邊

還有一把扶梯，也許是當初考慮到冬天的取暖條件，而特地建得離暖氣管近一點，這在房東控制著暖氣供應的紐約，是完全可以想像的。從我坐著的沙發上望過去，右手邊擺著煤氣爐和冰箱，一張吃飯兼碗櫃的桌子，這就是廚房了。左手邊靠著牆，是路邊上可以拾到的裝牛奶的鐵絲籃和長條木板搭成的三層書架，不過，那上面擺的書卻不多，除了繪畫的工具和材料以外，主要似乎是俊彥所收藏的一些擺設。但這些擺設卻又不同於一般人家客廳或書房的擺設，大抵是一般人視為破爛的廢物：汽車零件、腳踏車飛輪、長長短短的玻璃管、破打字機、各式各樣的玻璃罐子，有的裡面還生著些洋蔥、馬鈴薯之類。其中最奇怪的還是五六個塑膠玻璃箱子，裡面用各色玻璃板隔成相當複雜的結構，有點像心理系實驗室裡搞動物實驗的設備。只是，這些玻璃箱子，每一個上面都蒙著一層又厚又黑的絨布，揭開絨布之後，其中有一格裡放著一個小瓷碟，也許以前是擺過什麼食物的吧，如今卻生了厚厚的一層霉。除此以外，便什麼也沒有。在這一堆堆的陳列品的最後，是一疊擺三吋高五吋長的索引卡片的鐵盒，這裡面有秩序地放著幾百張幻燈片，這些想必是他「晚期」作品的素材了。

我沿著這書架瀏覽過去，盡頭處向屋中央橫出一張長桌，直伸到房間的中央。這桌子看樣子也是俊彥的木工成品，保持著木料的原色，稜角略經粗砂紙打磨，比較圓滑。桌上中間立著一架幻燈機，我好奇地扭開開關，忽地一道強光射出去，影像恰好打在靠窗架著的一大幅畫布上。我彷彿看見一些輪廓，但不太清楚，我走回門口把室內的電燈一一熄掉。一時之間，我差不多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凍結起來，但在幻燈機的風扇噪音中，我依稀感到心臟猛烈的跳動。在一屋暗黑中，只看見那一面十呎長六呎高的畫布上，至少爬滿了幾百隻大小不同，姿態各異的蟑螂。我發著抖的手拔了幻燈機的電源，整個屋子一片黑，唯有畫布後面的窗口，流進來一束紐約青白的黃昏。

在畫布的背面，俊彥用他噴顏料的噴筒畫了一行英文字——「Chang Lang-No. 3」。

我想我所以花費了這麼大的心力來辦俊彥的後事，應該不只是由於二姊的委託。雖然在紐約這幾年，我和俊彥來往極少，但在臺灣的親友眼中，這個責任自然落在我身上。俊彥雖然也有些朋友，也有他的生活圈，但也許是他後來的日子過得相當孤僻，也許是在美國這樣一個社會裡，一個只能在朋友之間借債而不能從銀行借貸的人，是和染上了某種瘟疫的動物沒有兩樣的。也許，最現實不過的是，對於一個如此離奇地死去的人，即使是朋友，也只是憂心忡忡地等著警方的來訪吧。然而，我之所以花費如許心力承辦俊彥的後事，或者不止於二姊的囑託吧。

我便是懷著這種自己也不甚瞭然的心情，跟我的老闆要了一個月的假期。為了辦理喪事、整理遺物、收集遺作，我每天忙著一些與自己無關的瑣事，跑一些與自己無關的地方，找一些與自己無關的人談話、辦事。我來美後第一個長假，便這樣過去了。但是，在我銷假後第一天回公司上班的時候，雖然還是老地方、老同事，卻一切變得那麼陌生，竟至於幾年來勝任愉快的例行公事，一件一件都變成了沉重的負擔似的。我一下子變得疲憊了，那過去的一個月，一直忙得沒頭雞似的，卻料不到成了我這幾年留學生涯裡一段難得的休息了。二姊通知我，找一張俊彥最後的生活照，放大了寄回去。至於他的骨灰，二姊說，節子伯母可能受不了這個刺激，就由我處理了。我把喪事交給一家殯儀館，把俊彥的遺物，交給一家搬運公司，一古腦兒先搬到我的公寓裡再說。我自己則先著手俊彥遺作的蒐羅工作。

這件事倒不如當初想像的那麼困難。除了兩幅誤譯為「長廊」的畫，已經給耶魯大學一位古典中國文學教授收藏了之外，俊彥的其他作品，都原封不動收在一個畫商的收藏庫裡。巧的是，那個畫商也姓李文遜。那麼，二姊剪寄的那篇煞有介事的評論，只不過是一篇免費的宣傳品吧？我想起紐約藝術界一度吹過濃厚

的東洋風。有人說，因為幣值動盪，大批日本資金湧向紐約的藝術市場，一時畫界內外，東方哲學大為流行。從投資的眼光看來，藝術品和房地產一樣，都具有不易貶值的優點，何況，除了風雅之外，收藏一個未成名的畫家的作品，也有點像集郵者所珍視的變體票一樣，包含著突然致富的因素。不過，那兩張以訛傳訛的所謂「長廊」之所以脫了手，倒並非由於這樣的因緣。俊彥的最後作品，體裁雖然怪異，卻因為他最後的一道作畫工序，大體上用的是噴筒，將事先調好的顏料向整個畫面噴上一層薄霧似的色彩，帶出來一片朦朦朧朧的效果。這裡面不是有刻意創造出來的東方古典意境？我看了原作後，心裡也明白了一半。只是，仔細審視原作，加上我所知道的謎底，實在也不難看出俊彥創作時分裂的精神狀態了。那最後一道的噴霧手法，難道是俊彥為了掩蓋他心中的無窮黑暗而曲意製作的嗎？或者——我甚至也不敢排除另一種可能性——只不過是俊彥向商業世界的鐵的現實，另一次的低頭？這一切我都無法確知，我只聽說，寫評論的蘇珊·列文遜女士，恰好就是那位耶魯教授的夫人，是為了她丈夫新任了特聘講座的盛

事，而從她哥哥的畫廊裡挑了兩張她認為有東方色彩的畫作了賀禮的。

大概是因為我從他手裡買了一批滯銷貨吧，列文遜先生拍了胸脯，保證他一定可以將那兩張「長廊」借到手。看樣子，二姊的回顧展是水到渠成了，照她的計畫看來，只差俊彥的「巴黎時代」了。這件事卻相當為難。因為，據一位與俊彥同時在巴黎闖天下的臺灣來的畫家說，俊彥在巴黎的兩年，如果要認真找他的作品，恐怕只能找出來幾百只女用手提皮包，而且，這還不能算他個人的創作，實際上，主要還是一位原籍浙江青田的老華僑，俊彥只是當了他的助手，賺了兩年的生活費而已。

我把這一系列的新發現坦白通知了二姊，我勸她不必搞什麼回顧展了，我相信在地下的俊彥如果知道在他身後舉行這麼一個又像是追悼又像是示威的展覽，說不一定會有些啼笑皆非吧！

然而，二姊固執著她的想法，而且，彷彿是教訓著我的輕浮似的，寄來了一個航空郵袋，那裡面赫然是——疊厚厚的信札，全是俊彥從紐約寫給二姊的。二姊

說：「我心中的『回顧展』，只是引渡俊彥靈魂的一條船，一條載著迷途的孤魂回歸他所熱愛的鄉土的船……」

這樣一來，我也沒有什麼選擇了，便趁著假期結束之前，將俊彥的作品挑了二十幾張，交船託運了。我記得，辦完了這件事之後，我的心情也頗複雜過一陣。一方面，固然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另一方面，又覺得自己為了順從二姊那種少奶奶的寂寞心懷不惜冒犯了俊彥的安寧而有些不安……

俊彥在來到紐約的第二年開始，就已實實在在地感覺到他在紐約打天下的夢想，大致將比巴黎的命運好不了多少。為了生活，他不得不接受一些畫相片的工作，不得不跟著其他一群流落在紐約的老中國畫家，在晴朗的日子裡到各處的熱鬧市集去擺地攤，廉價地出賣著他的不敢簽名的廉價風景畫。就在這一段日趨消沉的日子裡，二姊來信了。二姊的信，不僅撩撥了俊彥的鄉愁，而且點燃了他差不多已經死滅的幻想。就在那個時候，俊彥掏出了他的全部積蓄，甚至不惜斬斷自己的後路，拒絕從事他所輕蔑的畫匠工作，全心全意地投入紐約新起的前衛畫

派攝影寫實主義中去，租了畫室，買了必要的設備，大幹起來。二姊綿密的來信支持著他，他四出奔波搜羅題材。開始，他還是擺脫不了在臺灣的六〇年代初期所吸收的影響，雖然採用了新寫實主義的技巧，題材的選擇還是離不開抽象畫的裝飾和造形趣味。他拍了幾百張紐約上百年以上建築的老牆，畫那一面面老牆上歲月斑駁的痕跡。半年過去了，他的作品乏人問津，沒有畫廊肯展出他的畫。有人批評他擺脫不了抽象畫的臭味，於是他動搖了，他或者不得不動搖，他的積蓄已經快脫底了。他不得不改變題材，那時候，正好是美國的棒球季節，他開始畫棒球賽，但是他仍然捨不掉他的抽象，他不到棒球場去拍熱哄哄的棒球賽，他只拍電視裡轉播的棒球賽。他愛那螢光屏上究竟不是太清楚的棒球賽造型，他要抓螢光幕上彩色投影的模糊趣味。

在俊彥靠借債生活的最後半年，他開始晉入「蟑螂時代」。我到現在還是弄不清楚他是如何被那個開畫廊的猶太人列文遜「發現」的。在神祕的東風吹向紐約畫壇的年代，也許是俊彥以他琥珀色的蟑螂堆砌所成的東方精神，恰好投合了

列文遜先生搜購變體郵票的心情吧。

有時候，我不禁想到，不久即將在臺北開幕的俊彥回顧展中，那一小群胡亂地肯定了抽象藝術的年紀輕輕的藝術家們，又要歡樂地發著怎樣興奮的囁語了。無論如何，我想，熱鬧總是好的，尤其是還著心願的篤信著天主無限慈恩的二姊。

05

是寄走了俊彥的作品之後，我回到公司上班的那一天，我記得，我帶著從來沒有感受過的疲憊，被下班的人潮推擁著擠進了七號地下鐵路回到了公寓。我機械似地把一份電視晚餐扔進烤箱，隨手帶了兩個椅墊往電視機前面的地毯上一躺。一陣陣莫名的倦意襲擊著我，向四周一望，忽然發覺這十疊大小的起居間不知從何時起已經變成了俊彥的幽靈所占據的世界。地毯上隨處散置著俊彥的手製

家具和他收集的一些藝術破爛，牆上掛滿了未寄回臺灣的俊彥的畫和畫稿，茶几上、窗臺上堆滿了俊彥的一些即興盆景、瓶瓶罐罐、菸灰碟、顏料瓶、畫筆、刀、刷子。我的書架上也給俊彥生前所喜愛的一些畫冊、攝影集子之類的東西塞滿了。俊彥的一些衣服，衣櫥裡裝不下的，也摺在沙發椅上。我平常工作的繪圖桌上更不用說，堆的全是俊彥的信札、有關文件和他的日記……。我想，大概就是那一晚，我才開始有意識地給自己提了問題——是誰謀害了俊彥？大概也就是那晚開始，我才有意識地閱讀起一切與俊彥有關的文件來。

從醫學上看，俊彥的致死是很單純的。他幾乎沒有留下一具完屍。雖然，他身體的每一部分都沒有缺少，但也只能說是一具四分五裂略呈完整的外屍，他的內臟，卻已是一灘糊塗帳了。承辦這件案子的警官普拉丁諾說：

「你知道，有些碎皮骨肉已經跟地下的泥濘攪混一起，血液乾涸以後，簡直難以分辨，只好用鏟子連泥鏟著裝了一箱收起來的。」

那麼，俊彥的骨灰盒裡，也盛著不少異國的泥土了。

從俊彥的日記裡，我找出他開始服藥的記載。他興奮地呼喊著：「天吶，如果我畫得出我所看見的，如果我畫得出我所看見的……」但是，我絕不能相信這就是謀害了俊彥的兇手，雖然，醫學上不乏服迷幻藥而意外致死的例證。

我仔細閱讀了二姊寫給俊彥的一大包信。

我同時發現，俊彥的日記本上，常常出現一頁什麼字也沒寫的空白日記，上面畫著一根碩大直立的土紅色的圖騰。在俊彥的最後一本日記裡，這些形狀有些原始性器崇拜模樣的圖騰出現了不下二、三十次。起初，我以為畫家的日記裡出現這種圖案是不足為奇的。然而，我越翻查手邊的資料，越覺得這件事不是我想像的那麼單純。這些圖騰，不僅先後的圖形、線條和色彩有著變化，而且是朝著某個一定的方向在逐步的變化。顯而易見，它們的線條越到後期越細緻，色彩卻越來越深，最後的幾幅看起來已經不是土紅色而是深沉的墨色了。那圖形尤其令人詫異，初期只是些慣見的圖騰獸形，大概是俊彥死前半年左右，我突然發現那根圖騰所堆砌著的眾多獸形中，出現了一隻蟑螂，就在這隻蟑螂潛進俊彥的圖騰

中的前兩天，俊彥的日記裡有這麼一段記述——

前晚大醉，半夜醒來，頭痛欲裂。想把 YANKKEE 那個左外野飛身救球的一張幻燈片看個清楚，把它畫完交差。為了加強視覺，我吃了一顆 masculin。不到半小時，藥力來了，我覺得像烈日下成熟欲落的果子，mellowing, mellowing……我的眼光所觸之處，那裡的顏色效果便一倍一倍放大加強，直到我心裡害怕被完全帶走而不得不強迫自己轉移視線。我關了燈，卻發現幻燈機的燈泡燒了。這時，只剩下畫布映著窗外射來的燈光，變得像浸了油的玻璃一般，我一步一步挪近，半透明的畫布越來越白，就在那白玉一般的畫布上，停著一匹六腳的小生物，全身彷彿琥珀玉雕，兩尾觸鬚顫巍巍，好像小時候醉心嚮往的歌仔戲裡武將頭盔上的美麗雉尾……

蟑螂就是如此這般地潛入了俊彥的世界，他最後的墨綠色的圖騰，幾乎成了

一枝各種蟑螂疊著羅漢的蟑螂圖騰。在最後半本日記裡，俊彥已經為蟑螂所魔，他用塑膠玻璃為原料，建築了奇巧的宮殿，他餵養著這批晝伏夜行的動物，看牠們生息、繁殖。他常常半夜三更，獨自服下迷幻藥，用俊彥日記裡的話說，欣賞牠們「挺著巨大到與身體不成比例的生殖器官，進行交配」。令我更吃驚的是，這些圖騰的出現頻率，似乎隱隱然有著某種規律。在最後的一年裡，好像每隔兩、三個星期便出現一次。這忽然使我想起俊彥從前跟我提過某個日本文人的軼事。據他說，那個最後死在妓院裡的永井荷風，後人在他的日記裡發現了記載著自己每一次性交的符號。再把俊彥和二姊的通信對照起來，我發現，俊彥的圖騰，不遲不早，每次必然出現在俊彥給二姊寫信的當天！

俊彥的信同他的日記相比，風格迥然不同。他成了另外一個人，一個極其溫柔的人，有時候，簡直溫柔到令人不能置信的地步。我讀著俊彥的信，雖然信裡一次又一次地訴說著自己深深的思念，不厭其詳地追憶著往日的的生活，尤其是童年時代的十八份，俊彥好像說著另外一個世界的故事一樣說給二姊聽。然而，這

在看見了俊彥另一面生活的我讀起來，總感覺有點虛假的味道。把二姊給俊彥的信對照著讀，這種感覺更清楚了。兩個人都不像是說著自己真正要說的話。俊彥的信，與其說是些字面所顯示的滿紙思念的熱情洋溢的情書，不如說更像是一個老年人給遠在異域的永不長大的女兒說著童話般的故事。至於二姊，我不曉得她如何解釋自己的行為，也許，我現在想，也許她根本就不必向自己作任何解釋，也許二姊之所以那樣，還不是因為她有那樣的需要，不是嗎？雖然是封封寫著對方名字的情書，骨子裡卻根本不是以對方為對手而進行的愛情，甚至，我甚至可以說，這兩個人根本就不是在搞什麼戀愛吧！……

我坐在佈滿了俊彥幽靈的我的公寓的地毯上，陰陰地感覺著二姊的幽靈或者也坐在這屋子裡的什麼地方。

在我反覆耽讀著俊彥和二姊的信札的那些夜晚，我感覺，我依稀觸及了他們這些年來的心路歷程。他們兩人在現實生活裡與我偶然交疊的片段，不斷浮現在我的意識中。在這個世界上，如今只有我一個人確確實實地看見俊彥和二姊的某

些側面——所有隱藏在現實生活底下的側面，某種虛構世界的側面——然而，在俊彥和二姊彼此交通而從未接觸的虛構世界裡，我彷彿覺得也有我自己多年來早已淡忘的影子存在，多年來我自以為隨著二姊的出嫁而一併死去的那種莫名其妙的一點東西，大概就是二姊的直覺所嗅出的俊彥的所謂「鄉愁」吧，那種我曾以傲岸的姿態所斬絕的，我曾自詡為切斷臍帶的那一刀，終究還是一廂情願的自欺欺人的騙局吧？

在長時間推敲著俊彥的兇手的那些夜晚，我想起俊彥錄在他日記中的芥川龍之介自殺以前寫下的一句：

一般——

芥川也許還有一根自稱為鋒刃殘缺了的文學細劍，俊彥呢，至少還有他一根根劍拔弩張、朝天而立的圖騰，甚至於二姊，大概還可以在黑暗中握著她胸前的銀製十字架吧，而我呢？

06

紐約今年的冬天，氣候有些反常。往年，二、三月間早應是萬木盡禿、白雪鋪地的景象了。然而，中央公園的湖邊上，還有幾叢毛竹在寒風中挺著一身綠。雪，飄過兩、三次，卻很難說是雪花紛飛，銀裝素裹，大抵是和著雨點和冰屑的雪粉，才觸到地面便融解得不見一絲痕跡。氣溫雖在冰點以下，天空卻藍得出奇，一日日放著大好的晴空，連空氣裡的污染，也不那麼顯著的刺眼了。

就在這樣一個二月的下午，我獨自跑到皇后大道邊上的「受難山墳場」去弔祭俊彥。俊彥的骨灰就埋在這隔東河與曼哈頓相望的公共墓地裡。以帝國大廈和克萊斯勒大廈構成中區曼哈頓突出造型的那一長條地平線上矗起的千萬幢摩天大樓，彷彿是襯在這一片墓碑後面的背景，眯眼望去，近景和遠景似乎失去了應有的透視和距離，竟至連成不能分割的一片積木了。

我把帶來的花束，插在俊彥的墓前，在碑旁的草皮上，我燃了一炷香。這花香和煙香的混合味道十分衝鼻，十分撩人。我打開一瓶從唐人街特地買來的金門高粱，倒了一杯給俊彥，一杯給自己。高粱相當老辣，我感覺從舌尖開始，好似有一條冒著藍色火焰的蛇，溜下了丹田。這墓地的一側上方就是貫穿布魯克林區和皇后區的第二七八號快車道聯上長島快車道的匯車處，科斯修斯可鋼橋，像一隻弓著背的貓，讓流水似的車群滑上來、滑下去。而俊彥就躺在這裡，一個無神論者安息在以基督受難地為名的墓園裡。俊彥在他死前的日記上寫著——

你們是我的神，你們，人類祖先出現幾千萬年以前就已成為化石的族類，有著無比巨大的生殖器的神，繁衍在世界各處，無孔不入，永不滅亡的神……

我和俊彥就在一炷香燒殘的時間裡喝乾了一瓶高粱。我一杯，俊彥一杯，我和他喝得挺痛快。事情就是這麼奇怪，正在我收拾酒瓶準備跟俊彥道別的時候，

他的墓碑上突然爬來了一匹六腳的小蟑螂。這無處不在的族類！我本能地抬起腳來，正準備一腳踏下去的當兒，忽然不知有什麼力量，踏下一半的腳竟再也踩不下去了。我那天確實喝醉了，兩眼昏花地踮著一隻腳，望著那生物傲慢地爬過墓碑，消失在十字架林立的二月紐約無端晴朗著的一片藍天下。

# 下沉與升起



梅莉莉電話來的時候，慧珠在廚房裡忙得焦頭爛額。一個火頭上煮著通心粉，另一個火頭上炒著拌麵的作料：番茄醬、肉末、胡椒粉加橄欖油，滿屋子瀰漫甜甜油油的味道。

「電話——」

她一手顧著翻炒，一手撩起圍裙擦汗，大聲求救。

「小慧——小慧——」

小慧房間裡放著 RUSH 樂隊的現場錄音，門關著，整個房間好像隨時要給「重金屬」的音浪衝破。

他正在陽臺上做他的休閒勞動，一手牛糞。陽臺上堆著兩個小丘：一邊是盆花與花盆兩處分了家，另一邊是壤土加河沙加泥炭藓。他剛剛拆開那袋脫水牛糞的結結實實三層紙袋，倒了一半，匆匆擺下，兩手往屁股上一拍，衝回廚房抓起牆上兀自響個不停的電話。

甜甜油油的氣味好像流進電話裡面去了。對方的聲音也甜甜油油，有點陌

生，又有點熟悉。

「余傳德在不在？」

他忽然發不出聲音。

「喂——喂——」

他回頭望了一眼慧珠，慧珠正一手持刀飛快地剝著蒜末。

「我就是。」他用英文說。

「哎——呀！聽不出我是誰嗎？快十年不見了吧？」對方說。

掛上電話，老婆轉身問他。

「誰呀？」

「推銷人壽保險的。」他說。他不知道為什麼撒謊，這個謊，順口說出來，這麼自然，也讓自己意外。

十年前，他在天香樓打二廚工，梅莉莉坐外面櫃檯上收賬，兩人有過一段露水情。

他是喝醉酒上床的，她沒有喝醉，也沒有拒絕。他那天的表現，不怎麼樣，他記得。反正喝醉了，也不太計較，等後來發覺，有點懊惱，有點遺憾，她卻已經走了。她走了以後，至少有幾個禮拜，每次對著一盆晶瑩瑩又濕又潤脫了殼的半透明的蝦肉，腦子裡便浮起一張小小白白的臉。他不敢往下想，匆匆抓了一把蝦肉，往滾燙的油鍋扔去。她轉學去的學校在中西部，離天香樓一千多哩。她念的是特殊教育，專門伺候殘障兒童的；據說，美國沒人要念，所以有獎學金。後來，聽說她結婚了，嫁了個馬來西亞來的醫科學生。後來，醫科學生考了牌，開始掛牌。後來，又聽說她離婚了。再後來，便什麼都不知道了。

他咬住她左耳薄薄的肉墜，含在嘴裡，滴溜溜，用舌尖輕輕頂住，慢慢繞。他期待她微微顫慄，她只是懶懶躺在那裡任他擺佈。他伸出舌尖，順著耳輪蠕行。她的耳輪出奇的硬，只有耳輪內槽的棱骨凹凸，還算滑膩。他期待她呻吟。每天下午五、六點鐘，客人還沒有進門，太陽從大門上方的扇形玻璃窗格裡射進

來一束光線，她短髮下面浮雕的耳輪照成了水紅色，像新剝開的櫻桃蛤蜊。

他搜索到她頸間細細悸跳的脈動，他翻開雙唇貼上去，緊緊銜住那股悸動，配合韻律，緩緩吸吐。這一次他不急，他沒有喝也沒有醉。這一次，喝醉的是她，她自己買的香檳，自己一杯杯喝下去。她還沒開始呻吟，他不急，他知道她遲早會。

她會從喉嚨裡發出咿咿啞啞迷糊不清的聲音，她的鼻尖額頭會慢慢冒出一粒粒汗珠，她會緊緊摟住他、像沒頂前摟住救生員，她會全身上下無法約制地抖動起來，她會渾身哆嗦、冰冷、哀哀求告，她會的。他一點都不急，她會的，她會的。

他離開那座通體暗紅色的汽車旅館已是午夜一時。穿衣服的時候，她用床單裹住上身坐起來說：

「我後天開完會直接上機場，明天晚上七點，我等你。」

他沒有吭聲。彎身繫鞋帶的時候，發現自己的手指有點輕微顫抖。他在自己的汽車後座裡躺下，一直躺到自己全身冰冷。

他大二那年便給選進籃球代表隊，一直熬到大四才算擺脫冷板凳。他身材不算高，一百七十七公分，打中鋒嫌矮，前鋒又嫌動作不夠靈活。一帶球便給那些刁鑽古怪的小個子抄走。他練中距離躍射足足練了兩年。開始一段日子他苦練彈性。「余傳德，」教練對他說：「你這個個子，光練跳繩不管事！」於是他發明一套辦法，原地跳起來，兩手抱膝，頂在空中。每天跳一千次，嘴裡模仿秒針的速度喊一、二、三、……。大四那年的全國聯賽，教練特別為他排了一套陣法：中鋒先發動，他一見中鋒往左翼閃便從右翼底線迅速到位，在四十五度角的中距離，後衛把球帶過來交給他躍起射籃。他們後來練得爛熟，決賽那一場生死仗，他一人獨得十八分。雖然輸了，他沒有輸。他從此很少輸過，不論命運如何擺佈，一見有什麼不對勁，他立刻用苦練一套獨門功夫克服。他出國靠的是苦練英文，念學位的幾年生活費靠的是苦練炒菜，甚至他老婆慧珠，也是苦練得來的。

他追慧珠那年，慧珠才大二，眼睛還在頭頂上。他追慧珠足足熬了兩年，熬

到自己的英文過了關，熬到慧珠娶不起了，總算大功告成。小慧出生的第二年，他一個人先出國。三年後，他們一家人團聚；五年後，他拿到學位，留在母校任助教授。他的無力感是從他知道這輩子再也不用苦練那天開始的。那天，他正式升副教授，拿到了終身俸。那天晚上，他記得，道賀的朋友陸續散去以後，他院子裡的上空有一餅非常圓非常冷的月亮。他從車庫角落放舊家具的那堆破爛裡挖出來一個皮光光的籃球，在混凝土平滑的車道上，對著自己的影子一直玩到半夜。

他沒有料到梅莉莉還會回頭找他。這一次，電話打到他研究室，免了他家裡一場爭吵。他們在老地方會面。

他照舊從她的左耳朵開始。他完事以後對她說：「我們之間什麼都不會有，對不對？」他沒有料到她就這樣哭了起來。她哭泣的聲音一點也不甜，一點也不油。

她哭泣的時候甚至也沒有讓他覺得她委屈。她哭泣的樣子那麼無牽無掛，彷彿

本來就什麼都完了，只不過用這個做個休止符。他只能伸出一隻手在她頭髮上撫摸著，笨拙地說：「不哭了，不哭了，不要哭了。」他們繼續半倚著床頭坐在那裡。

屋子裡沒有什麼燈光，但不知為什麼卻很明亮，明亮到彼此不看對方也可以看見對方。他本來應該走卻沒有走，他感覺有點什麼東西活活的，他感覺有點什麼東西癢癢的，像瘡疤下面新長的肌肉細胞悄悄繁殖。他們重新開始，從深深墜落的谷底，他們互相支援互相配合著往上攀爬，在騰空而去的剎那，他會合了她。

自從在校園附近的郊區買下了這所房子，他的生活便完全固定下來。一星期七天，周而復始。星期一、三、五上午九點到十一點授課，星期二、四他整天坐在研究室裡，東翻翻、西抄抄，好像總有忙不完的事。別人看他很用功，然而他自己心裡明白，自從掙到了終身俸，便失去了一切動力，大多數時間他只是抄抄

史料、做些札記。至於這些材料與札記究竟要用來做什麼，他卻懶得深究。唯一派上用場大概是學生來請教的時候，看看需要唬一下便拋出一兩條來。他真正讀得津津有味的還是香港一些煞有其事地討論時局與暴露內幕的五花八門的雜誌。晚輩留學生請他去演講、座談，他談得十分得體，既有史識，又抓緊時代的脈搏。年輕人很容易滿足，他自己也不見得不滿足。

然而他還是覺得無力。星期六，只要天氣好，他便剪草、整理庭院；星期天，他們一般不開伙，到唐人街吃一頓，有時廣東點心，有時燒餅、油條，順便補充些南北乾貨和食品罐頭。小慧十二歲的時候，第一次堅決拒絕跟他們一道上唐人街。

第一次，小慧的藉口是她有個同學的生日派對，他們沒勉強她。但以後她每個星期天便都有了應酬。終於，碰上慧珠過生日那個禮拜，母女倆大鬧了一場。他穿好衣服坐在客廳沙發上看報紙，慧珠站在小慧房門口等，小慧背對她媽玩著她的音響設備，他聽見慧珠的聲音漸漸高起來，漸漸失去了控制，他看不見小慧

但他知道小慧正癩著跟她母親一樣的薄薄雙唇死不吭聲，手裡捏著絨布擦，一遍一遍慢吞吞拭著早已沒有了灰塵的唱片。他早就知道孩子到了這個年齡不願跟大人混本來也很自然，所以他不想插手，反而嫌慧珠不懂小孩心理，然而既然是慧珠生日，她妹妹、哥哥兩家親戚恐怕已經就到餐館了，他也就沒有作聲。然後他聽見慧珠犯了一個嚴重錯誤，他聽見她叫小慧把所有唱片集中，搬到樓下儲藏室裡鎖起來，一禮拜不准聽她心愛的歌手心愛的樂隊。他聽見啪地一聲唱片砸爛，他聽見小慧一面哭一面大叫：「我不要去那個髒地方看那些醜人讓我作嘔我一輩子都不要去！」

慧珠本來是外文系的系花，她就是標準系花明眸皓齒那一型。籃球校隊配系花應該算是天作之合，不過在他那個時代系花嫁文學院的便難免有點下嫁的嫌疑，因此他必須勤能補拙。其實他開始下決心追還是為他那一幫子狐群狗黨打賭爭一口氣，等碰了兩次軟釘子以後，他那一股苦練獨門功夫的氣也便給激了出

來，他從此下不了馬。他記得結婚那天亂哄哄的場面過程裡他老是想著「大功告成」這句話，就像全國聯賽最後決勝一戰那場球一樣，從頭到尾他一直在算計自己的得分而不在于自己隊跟別人的比分距離。一見中鋒往左翼閃他便從右翼底線竄出來，球一到手他眼睛文風不轉立即躍起射籃，好幾次球出手他才看見中鋒早已搶到一個籃下空檔高高舉著雙手等球卻不來，好在他練就的獨門功夫沒讓他坍塌，他的自私也就沒人追究。他躍起在空中，眼睛盯住籃框餘光掃見對方長人舒展猿臂撲上來，他想那長人每次都一定吃他火鍋專等他出手便一巴掌打他個泰山壓頂，然後他看見長人臉上一絲迷糊痛苦的表情，人跟著頂不住落下地去，他右手輕輕托球，從後腦勺緩緩推向頭頂，見長人的手落下去才溫溫柔柔將球送出去，接著是刷一聲滿場歡聲雷動。那場球他記得清清楚楚是他的一箭雙鵰。第二天約慧珠出去便沒有了軟釘子。

她全身柔軟又強硬好像每一寸都貼上他的每一寸。他感覺她款擺起伏一波波後浪推前浪一層層曲徑通幽次第開放。霧失樓臺月迷津渡灩灩隨波千萬里他縱身

大化中無憂也無懼。他全身肌肉一股股飽脹凸起血脈賁張光閃閃油滋滋。她感覺他蠕蠕蠢蠢毛毛騰騰一錘錘緊鑼密鼓一銼銼珠鈿玉嵌一針針金鑲銀鑲。小徑紅稀芳郊綠遍斜陽冉冉春無極她滿眼游絲兼落絮濃睡覺來鶯亂語。她從來做愛都是不動聲色的，馬來西亞醫學博士有時候叫她「我的默片皇后」。

她第三次高潮到來的剎那忽然從喉嚨裡逼出一聲她自己從來沒有聽過的吶喊。那聲吶喊沒有在她心裡喚起任何意義，不過是小時候天黑迷路恐懼時本能發出的一聲吶喊。那聲音模模糊糊像「怕怕」又像「媽媽」。吶喊一聲以後她便無可挽回地陷入痛哭與歇斯底里。然後她全身虛脫只一遍遍呻吟著「不要走不要走你不要走。」他溫溫柔柔抱住她像抱住自己二十歲的青春，太陽使他暈眩豆大的汗珠成串成串從頭頂流到眉心從頸脖流向胸前流下背脊，他腳踏風火輪在滾燙的水門汀上踴躍翻飛，金屬的哨音像飛鏢像流星錘滿空裡流瀉滑行，成千上萬隻眼睛聚光在他身上他的眼睛盯住了籃框。他聽見教練在場外叫「七號——七號」，他的動作閃電般反射著這個暗號，他一到定位球已傳到他手中，他一蹬雙腿整個

人帶著球突地騰空而起，他溫溫柔柔抱住她向上飛向上飛……。

這一次他離開時旅館從暗紅轉成淡紅，五月的朝陽照在他身上。他腳底雖然有點輕飄飄，但心裡踏實。他沒有開車回家卻逕奔學校，他在學校的自助餐廳喝完咖啡然後步行回到研究室。他知道慧珠十點鐘左右會打電話到他的研究室。每次他晚上不回去慧珠總在第二天這個時候給他撥個電話。他不知道慧珠會不會懷疑，其實他每次確實是熬夜用功才不回家，或者只是疲倦。他隱約覺得慧珠也不一定在乎。十點鐘的電話只是一道手續，她遵守這道手續他也遵守這道手續，他們夫妻間的義務便都盡了，沒有人抱怨。他自己只是準備十點鐘接電話，在此之前他不會打電話回家查她。她一向給他這點自由，他一向也給她自由，雙方都盡了義務，便沒有人抱怨。

他坐在研究室裡對著一窗春陽，心微微發跳。這感覺是好的，這感覺是陌生的。

多年前他約慧珠出來，心也微微發跳。然而，有點不太一樣，那種心跳是約系花出來的心跳，有點興奮也有點靦腆，有點怕別人看見，又有點怕別人看不見。他坐在窗前半個多鐘頭，什麼也不做，也不著意去想什麼，只是任由斷斷續續的意念自自由由飄過。他瞅見桌上二本新到的香港雜誌，封面頁上印著斗大猩紅的字體「鄧小平失蹤內幕！」他拾起雜誌，原封不動塞進屬於這疊雜誌的檔案夾裡。

這桌子是需要清理了，他對自己說。然後他花了半天時間從上到下從裡到外把研究室仔仔細細打掃乾淨，然後他重新整理書架，把逾期未還的圖書找出來，疊成一落。書架上的書，本來沒什麼秩序，他推想了一下今後用書的情況，決定不下是不是按專題排列，還是按照時代先後。最後他選擇先按專題再按作者姓名的字母順序，然後在每個專題中儘量照顧時代先後。他特別把年鑑學派的那幾本大書抽出來，堆在書桌前面靠窗擺著。然後他打開卡片櫃，仔細爬梳一過，把所有有關的索引卡抽出來，疊一起也有四、五指寬。他找出一張上端高出一節的分

類卡，用紅筆寫上「太平洋盆區」，插進那一疊索引卡中，他關上卡片櫃。這些索引卡是他升副教授以前和從千島風景區度假回來以後陸續做出來的。關上卡片櫃的剎那，他覺得那些年零零碎碎苦幹的歲月又搜在一道了。他彷彿覺得冷了這麼久的他的太平洋盆區研究計畫就快開始了。他有點覺得志得意滿他兩腳蹣跚在書桌上休息。從他的兩隻腳中間他望出去外面一片明亮綠草如茵。他看見一個皮膚雪白頭髮金黃的女孩子剛好躺在他的視線內。女孩子赤裸上身享受日光浴，他看見她緩緩翻過身來然後背過手解開胸罩的環扣。他發覺自己心跳並未加速他只是目不轉睛望著她伏臥草地上差不多十五分鐘。然後他感覺自己也像她一樣被陽光照耀得有點暈眩。然後他看見她彷彿在熟睡中無知覺地翻身，寶藍色的胸罩仍在原地而她仰天隆起又微墜的乳房分外白皙分外柔軟像雲擁春日像玉峰雪融。然而他胸中彷彿透明沒有一絲雜念。然後他聽見電話鈴聲。

「我是第七分局的麥克米倫警官，」陌生的聲音說：「我們在她皮包裡找到你的電話號碼，你的妻子喝醉酒出了車禍。她現在在聖文森特醫院急救病房，我

想你最好還是快點過來……」

小慧上初中的那年，慧珠開始喝酒。這件事，想來還是他帶的頭。那一年，他們決定不再生了，就給她做了結紮手術。現在回想起來，無法確定究竟是因為手術後遺症還是別的什麼，總之，慧珠的情緒一陣子極不穩定。慧珠是個很沒有事業心的人，這跟她的明眸皓齒好像不太相稱。她之所以嫁給他，可能也跟沒有事業心有關，因為她知道他那股子苦幹的勁兒可以依靠。婚後分離的那幾年她不曾做事，因為有了小慧而小慧完全是無助的。小慧上小學那幾年她也不曾做事，事實上她全心全意擺在小慧跟他身上，小慧還是需要她而他自己也需要，因為他那幾年還在苦幹他的終身俸。但是那幾年他應該看出卻沒有看出慧珠嫁給他以後便像個失去了生長欲望的生物從此不再有質的發展。小慧自從上了中學便開始迷上了搖滾樂，她除了買唱片、趕音樂會、學吉他不算，還有三、五個朋友成天湊一起哼哼唧唧學作曲。小慧用她的搖滾樂把媽媽關在門外，而他用的是升等後的突然虛脫。他們開始只是喝些社交酒跟所有中產階級的中年美國人一樣。然後有

一天她發現她很喜歡喝伏特加。「剛下去那一下又冰又嗆！」她說。然後他們上床以前開始喝上了非社交的社交酒，因為那時候他們難得有一次。起初她和他都只要微醺便好。過上一陣光微醺便嫌不夠。他要求自己表現好一些便悄悄給自己添些份量而她也覺得她還要他。然後他們便在飯桌上加波根地飯後加白蘭地。他發現她白天在喝那次，是因為小慧打電話來求救。小慧每天八點十分出門坐校車上學平常不到四點不到家有時還直接上朋友那兒混到半夜。這天小慧瀉肚子提早回家見媽媽吐得一地狼藉昏睡在洗澡間裡。那一次以後他下決心戒酒她也說要戒。

他找人代課請了一個月假他們全家到加拿大邊境聖勞倫斯河的千島風景區度二次蜜月。他租了漁具租了一條船買好新鮮螃蟹肉他雄心勃勃準備拉上來一條兩呎長的梭子魚。他們摸黑出發每天按圖索驥找一個僻靜的深水河灣下鉤。二禮拜下來他什麼也沒拉上來而小慧每天總是一桶半呎長短的大嘴鱸小嘴鱸。他一點也不著急因為兩個禮拜三個禮拜過去了小慧把搖滾樂忘得一乾二淨而他們也的確滴

酒未沾連啤酒都沒碰。起初每當他們父女坐上船頭甩出釣絲靜等他一回頭便看見她望著江水發怔。他們隨身帶了醫生配的解癮藥，他頂不住時便和身往水裡一跳。他從水面浮出頭來看見船舷上側身而坐的她眼睛完全失去了焦點像一頭狼犬翻身躺在地上把最軟弱的肚皮暴露在主人面前。他看見她兩手搓著船舷邊上的粗纜繩繩上殷殷一道血痕他扭頭潛回水中。第三個禮拜開始她主動提出要一根魚竿他給她準備了小慧用的魚鉤她說她不要她也要釣一條大大的梭子魚。他給她換上金屬加強的魚線再換上有三個倒刺鈎梭子魚的大鉤子然後他們一家三口全坐在面對岩岸深水處的船頭上。那一帶的江水好像自成系統，兩道花崗岩尖岬包圍著一片綠水。

江水在尖岬聯成的直線外滾滾東流而灣內的水緩緩自轉，他坐在船頭上靜看太陽光在水波上製造瞬息萬變的鱗片腦子裡悠然出現杜甫的詩句「江流石不轉」，他感覺他的船他的陽光舞蹈他的汨汨河灣水他的小慧他的慧珠以及他身上散發的防曬膏氣味以至他日甚一日油亮發光的古銅皮色便是那不轉的石。然而他

們始終沒有釣到梭子魚。他換了活蝦換了小銀魚換了各式各樣的假餌而梭子魚始終不來。

離開千島風景區的前夜他們全家上一間叫做「媽媽安吉琳娜」的義大利餐館。屋裡的燈光像爐火殘燼音樂像夕照餘韻。大臉龐大肚子大手大腳的媽媽安吉琳娜掀起圍兜擦著酒瓶跟他們說：「五年前我們有一季沒法子抱怨的好陽光每一粒葡萄都圓得像寶寶的臉我保證你們滿意。」他望慧珠彷彿也有些圓起來的臉沒有開腔。慧珠說：「謝謝您，謝謝您。」他看見媽媽安吉琳娜掏出開瓶塞的螺絲刀然後他聽見慧珠說：「不，不，我們今天不要。」第二天一大早他們收拾行李回家慧珠對他說：「我不死心我們再試一次。」這一次他們把車子停在岸邊就從碼頭上用出釣絲用在滾滾流動的江水裡。小慧的釣絲用進一堆水草糾纏不清他幫她放線收線換方向往回拖忙得滿頭大汗然後他聽見慧珠大叫一聲「傳德你快來快點快點！」他看見慧珠的釣竿在空中彎曲成九十度不停地上下抖動他丟下小慧的釣竿奔過去手一碰釣竿便覺一陣麻直達背心。他們四隻手慌成一團抓住釣竿小慧

也跑過來抓但是那釣絲繃得死緊鋼線像琴絃在水面上拉成四十五度來回划動不住彈跳。他擔心租來的釣竿天長日久承受不住於是收一段以後再放回一段不料慧珠在旁打亂仗那線不但不往回縮反而越放越遠放出去怕不有五、六十呎。他感覺甚至五、六十呎外的線尾上那生物憤怒掙扎拚命絕望像奔馬像困獸像瞎眼的命運要把牠拖上來。他耐著性子計算好每次放五呎線再往回收十呎來回十次便足夠耗乾牠把牠抓在手中。收到二十呎左右他發現那生物彷彿抗拒的力量不再那麼震手他想牠差不多了於是他一口氣往回猛收叫小慧趕快把長柄撈網準備好。然後他忽然感覺釣絲的拉力完全脫空釣竿放直他知道那生物改變了戰略掉頭往岸邊衝來他在距身邊不到十呎的江水裡看見牠攪動水浪橫衝直撞然後斜刺裡映著陽光躍起在空中全身潔白閃亮像一條銀龍。他飛快捲著空線完全不知道潛回水中的這尾長達四呎的梭子魚是否還在線上讓三個倒刺的鐮刀鉤扎進肉裡撕裂牠的臟腑割斷牠的骨刺流盡牠的血。他飛快捲著空線飛快飛快小慧在岸上語無倫次大聲喊叫慧珠放開了雙手卻緊緊抱住他他突然覺得手頭一陣劇烈震盪釣絲重新抽緊他知道牠還

在那裡然後他聽見「鏗」的一聲釣竿的上半節脫手飛去落入水中一剎那工夫便給帶進了水底再也沒有蹤影。

他從此沒再開戒。接下去的那個秋天，他擬定了升等以後的第一個研究計畫。有了終身俸至少有一樁好處，他的研究不必急著發表，也不必受基金會的影響，因此沒有限期。既然沒這些干擾，他對自己說，何不搞個大的？於是他興致勃勃著手收集資料，做卡片、畫圖表，甚至跟同事們交流討論。那年的第一场雪降落以前，他寫就研究大綱，準備不計成敗不定期地做下去。他知道他的學歷、頭腦、專業訓練各方面可能都不夠。這又有什麼關係，他想，有的是時間和氣力。何況，借用年鑑學派的方法學來整理東亞歷史，還沒什麼人這麼做過。要來就來個大的，十七世紀的太平洋盆區，眼光跟氣魄就同前人不一樣，一下子就擺脫掉中國以中國日本以日本為中心的狹隘史觀，一下子就躍上人類文明的高層面。太平洋盆區文明，這是他想要的角度，這是他要的廣度與深度，絕非什麼文化交流、中日交通以至於華夏文物澤被天下那一套。年鑑學派給他打開了眼界，

他做學生的時代服膺的是英國的 R. H. Tawney，他的畢業論文也是因襲 Tawney。他對清代幾個大鹽商的家史下過苦功，明史、明末遺民的那些皇皇巨著，《清史稿》、《御批通鑑輯覽》之外，小說、戲曲、隨筆、雜記、地方誌、墓誌銘他什麼地方都蒐過爬過，然而他死死抓住的還是 Tawney 的經濟活動那條筋脈。人口、稅收、土地租賃制度、商品市場的擴大、貨幣流通量、市民社會和文化消閒活動、城市和集鎮的互動關係、仕紳階層、同業組織、工匠作業方式的演變，他什麼東西都細細挖過，然而他知道他的一切學術作為背後有一隻巨大的無形的手，R. H. Tawney 的手，現在，他要把這隻手砍了，也許不必全砍，也許只需把眼界提上去，把觀照面放大，讓 Tawney 的手變成眾多的手之一為他服務。他要的是十七世紀人類文明的一個局部的全貌，太平洋盆區，西方工業文明闖進來的前夕，太平洋盆區，為什麼這個文明沒能頂住？為什麼？它的內在結構到底弱在那裡？為什麼資本主義的萌芽結不出工業革命的果？為什麼這優勢文化變成了弱勢文化？為什麼？為什麼頂不住？為什麼我們中國人垮了？垮得這麼窩

囊，國恥、國恥、國恥。

做學生的時代他一度熱中過時事。那時候他們有那麼五、七、八個人，每個月聚會一次，輪流做報告。每次聚會就上校園對面那家水果店的二樓，二樓經常沒人，天花板下面掛著四架電風扇，夏天悶熱，他們跟老闊買一大塊冰磚放在白聖聖的鋁臉盆裡，電風扇呼呼轉著，颳起一陣陣涼風搨在五、七、八張年輕的臉上，五、七、八張緋紅的臉，為邏輯實證論同政治權力的非邏輯關係變得緋紅緋紅的臉。冬天他們也一樣用兩張給情侶面對面吃冰用的方桌併起來開會，他們的會在校園裡引起了竊竊私語。那一群穿長袍的，人們說。長袍黨在他大三那年正式壽終正寢，一天晚上他們老大家裡突然湧進來一批穿制服的人，搜走了一批書，其中有費孝通的《內地農村》和陳伯達的《四大家族》。

時事的熱中其實並沒有真正給他拯救，他知道。歷史的熱中也一樣。始終咬齧著他的還是一種無可名狀的空空感覺。彷彿與生俱來，彷彿巨大無朋。他常常做一個夢。他夢見自己關在一間黑牢裡，兩腳套上了腳鐐死死拴在地樁上。他的

對面蹲著一頭大肚子大嘴巴的怪獸。怪獸的腳好像也給牢牢拴住，然而牠全身好像那種伸縮自如的玩具紙蛇一圈疊著一圈一層套著一層。他一進入夢境，那怪獸便張開血盆大口伸長身子欺過他這邊來，慌亂中他隨手抄起一把鐵叉叉起一堆乾草往怪獸嘴裡填，怪獸的嘴一閉身子便往回收縮，過一下嘴巴停止蠕動的怪獸又開始伸展身軀張開大嘴，他一叉接二叉餵著這頭怪獸節奏越來越快，終於他發現一叉又下去乾草用完而血盆大口已經逼近眼前，他乾脆一叉擲去同時自己已經連人帶叉統統吸進了怪獸肚中。然後是一片昏黑。然後他發現根本沒有自己，只有那怪獸。然後他明白自己就是那頭怪獸。這時他醒來，一身冷汗之外便只剩下那空空空空的感覺，像怪獸永不饜足的大肚子，需要不停拿東西去填。他拿籃球去填拿長袍黨時事討論會去填拿出國拿學位去填。他的國恥他的歷史他的十七世紀太平洋盆區也不過是些填料。他有時真懷疑他的小慧他的慧珠是不是也是用來填的。

千島度假回來後，一整個秋天他忙著他的太平洋盆區計畫。他所以放心忙著

因為他知道慧珠也開始忙起來了。慧珠上學校選了兩門課旁聽。她抄筆記跑圖書館借書上課下課還要買菜燒飯把自己的每一天都安排得團團轉。沒有課的那幾天她跑去健身房練身體。千島度假以前她五呎四吋高的身材已經一百四十五磅。她的指標是一百二十磅腰圍要恢復二十三吋。她跳有氧舞練器械操在傳動帶上跑步游泳仰臥起坐。這股熱勁支持了整整一個秋天。庭院裡的三棵老楓樹葉子變黃變紅的時候他還陪她一同去附近的社區小公園跑步。他們各買了一雙愛迪達慢跑鞋一套威爾遜暖身運動服。有一次他們故意彼此逆方向跑約好跑完三英里在一棵柳樹下碰頭。他倒在一地厚厚乾乾的柳葉堆裡看她背對夕陽緩緩近來胸部像水底兩股泉水在水面上冒起兩朵活活的水球。他隔著她的絨絨運動衣輕輕撫摸。他感覺指尖忽然觸到一點什麼是他自從她結紮手術以後從不曾觸到的他以為早已失去的一點什麼。絨絨的包裹下一點點堅挺挺的感覺他知道就是他們之間剩下的唯一火苗。他要這點火苗長大他輕輕吻她然而她推開他說：「死鬼，那邊有人！」他們手牽手回家他從不知道她通身血液流動時手指發熱皮膚會變得這麼細緻柔軟。

但是家裡面早有一個派對熱火朝天小慧的樂隊和樂隊的朋友們霸占了客廳、臥室、書房和屋子裡的每一個角落。他說咱們開車出去慧珠說算了，她說她答應小慧上半場結束時給她們做些點心。他一氣帶了兩床毛毯開車上自己的研究室。天黑下來他沒有開燈。他把暖氣調高把自己裹在兩層毛毯裡躺在地上。他全身慢慢出汗他睜大眼睛望著一屋子黑暗他開始自己玩自己。他壓住自己的喘息壓住自己的聲音把所有的氣憋在肚子裡肚子越憋越大大到像那頭怪獸他想他還有什麼可以拿來填。然後他一放手聽見轟然一聲巨響。他看見自己爆炸成千萬萬塊碎片從深不見底的黑黝黝天空裡紛紛飄墜下來。那些碎片既不似金屬也不像雪花卻是印滿了鉛字的紙片。那飄墜的速度不快也不慢那姿態其實不像飄墜而在下沉。在無邊無際的幽暗水域裡他目睹自己化成鬼一般的重量緩緩下沉。

那一年的冬天有一場大風雪。他從午飯後便一路給家裡打電話卻一直沒有人接。

小慧他知道寒假期間成天跟她的朋友一道混，慧珠呢？這種天氣她不可能出

去跑她學校旁聽早放棄了健身房也很少去體重又恢復到一百四十磅她可能去了哪裡？風雪阻車他一路上挨了差不多一個鐘頭才開到家。鑰匙打開大門屋子裡空空的沒有一絲生人氣。他奔上樓跑下樓到處尋不到她的蹤跡。他打電話到她哥哥家妹妹家兩邊都說不知道。他最後打開地窖門發現她穿一身睡衣披著晨褸披頭散髮倒在霉爛的樓梯上。他開開燈看見放小慧玩具多年不用的那個壁櫥門大開裡面開膛破肚流散一地至少有五、六十個伏特加空酒瓶。

他們看過一陣時期的心理醫生。那個猶太人伯恩斯丁很會說話一天到晚讓她躺在舖上說夢話再用她的夢話編一套說辭套上他的理論。她把童年的故事說完三遍那猶太人還是不能確定究竟是因為她看見她的貓被鄰居頑童吊死或者是第一次來潮的那天恰好給教官罰她在籃球場上大太陽裡站了三個小時。等伯恩斯丁博士的賬單寄到時他們決定不再找心理醫生。

然後來了三哥。開始他一直沒見到三哥。有一天忽然發現房子後面屋簷底下向東掛著一面小鏡子。慧珠跟他說：「難怪這麼些年來不是這裡病就那裡痛，幸

好三哥法眼給看出來了。你猜怎麼著？後院矮牆那面不是好多碎磚爛瓦嗎？三哥說他往我們陽臺上一站便覺不對勁，有一股黑氣直往上衝。昨天終於打聽出來了，那塊空地上原來是座孤兒院，十幾年前一把火燒光了，聽說還有幾個小孩燒死了……。」然後他們的床搬了位置，然後屋子裡各處角落加裝了七、八面鏡子。他始終沒見著三哥。廚房牆壁上貼面鏡子他覺得還有道理，至少空間好像擴大了。一倍，廚房裡轉來轉去就不覺得窩氣。從外面進來一開門就對著一面鏡子，他便不很舒服，往屋裡一跨便像是自己跟自己撞成了一堆。然而慧珠說：「三哥說我們這房子的格局不太好，進門便是樓梯，一往上一往下，上下一分眼睛看著驚扭氣也不順。」他始終沒見著三哥。但他想只要慧珠相信也未嘗不是好事，只要她忙起來，她也許便沒那麼多時間往酒店跑。慧珠的確忙碌著她一天到晚長途電話打個不停。出門該穿長褲還是穿裙子該往東還是往西再轉東她也要打長途電話請示三哥。三哥是水底龍雲中鶴他口袋裡經常收著十幾張飛機票忽而在東忽而在西。四通八達的電話網給他佈置了一個放射狀無遠弗屆的地上天國。懸在這個

放射狀電話網上的善男信女成天忙著買鏡子、掛鏡子、豎枕頭、搬家具、種樹、砍樹、打坐、練氣、脖子繫玉、腰裡纏紅、手指頭捏個大手印。長途電話費不要緊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她發展到三天兩頭忽然失了蹤。只要是三哥到了方圓五百哩內外一個電話慧珠便失魂落魄不見了人影。然而每次失蹤回來她的臉色似乎有些紅潤他不知道她究竟是氣色暢旺還是興奮後的疲倦。他始終沒見著三哥。不，應該說見過一次，不過是在電視上。那天慧珠在家，她一大早用錄影機把節目錄好專等他晚上回家一同參見。她在家忙了一整天，把每面鏡子擦得晶亮，全屋子裡裡外外拭得一塵不染，還精心製備了四碟小菜。雖然多少年沒嚐過她親手做的梅菜扣肉，他心裡還是覺得有些褻瀆。節目不長只有半個小時。但片頭氣勢不凡。一開始便打出「風」「水」「水」兩個中文字而且「水」字接著「風」字一大一小先後推出「風」中孕「水」「水」從「風」生兩個字生死相纏。然後是紐約市警察總長陪三哥上直升機盤旋在摩天大樓上空看氣。然後三哥走進白宮的橢圓辦公室他說雷根總統的辦公桌離窗太近背後氣窄應該往前移三呎。然後他同「早安美

國」的節目主持人面對面談入世解出世解。臨了三哥指著主持人背後牆上的「早安美國」半輪血紅的旭日說這幅畫設計得太孤單如果我是你我會讓他們在旭日上方加幾道霞光。主持人是前任美國小姐她笑的時候連旭日也黯然失色然而她說：「你的意思是這樣便可以增加收視率？」三哥的臉始終似笑非笑眼睛看著他看不到的地方。慧珠的眼睛看著他他看著慧珠的眼睛然而他看不見慧珠看見的是什麼。他始終沒見著三哥。這一年的三月初有一天他晚上有應酬十二點多才到家。遠遠的從駕駛盤後面他望出去看見他的家一屋子燈火幽明人影幢幢。一進門他看見鏡子裡一條臉白白的幽魂迎面撲來他一身冷汗。上樓見客廳裡五、六個妖形怪狀的女人一個個無聲無息只覺得每一張嘴唇都染得血一般紅在屋子裡飄來飄去。慧珠手指放在唇上躡手躡腳走近他他才發現她嘴唇原來也塗成赤紅。慧珠把他拉到書房裡坐下跟他說三哥在他們臥室裡靜坐養神她還說她明天一早要跟三哥飛西部飛夏威夷她說她決心跟三哥走短則兩三個禮拜長則一兩個月她說三哥說這是緣緣定在三世以前她修到這個緣她不能放棄。他不知道他為什麼突然膽大包天他一

巴掌打在慧珠血紅的嘴上他瘋了一樣從書房裡闖出來他闖進臥房一把拖起入定的三哥只覺得三哥全身柔軟卻彷彿有一股內勁他近身不得他有點心虛然而三哥說早已算定此劫。他看見三哥帶著那群女人出門他看見慧珠抱住小慧瑟縮一團倒在書房地毯上他看見三哥胖嘟嘟的身影鑽進汽車然後那汽車悄沒聲息幽幽滑進無邊無際一片白茫茫迷霧裡。

他趕到醫院的時候慧珠已經離開急救病房。值班醫生的印度口音他聽不太明白不過他聽見「腦震盪」和「腦水腫」這些關鍵字眼。慧珠仍在昏迷狀態，她脈搏、呼吸還在但她的瞳孔忽大忽小。他用床頭的燈光左側照右側照但她沒有反應，她的眼球彷彿不再轉動。他附在她耳旁呼喚她的名字，他說我是傅德你聽見我嗎你聽見的話便輕輕捏一下我的手，然而他手上沒有感覺。忽然她兩手兩腳如痙攣如癱瘓，她的四肢極力伸張她的頸脖後仰彷彿獸皮繃緊在處理架上。注射後慧珠恢復了昏迷狀態，他離開病房會見了候診室裡等待的麥克米倫警官。他協助警官填好交通事故報告表，警官慰問告辭後他給小慧撥了電話。他不想把情況說得太嚴重，他告訴小慧要她自己照顧自己，最多兩、三天等媽媽恢復體力他們便可以一起回家。他不記得還關照了些什麼，他只記得小慧出奇的安靜，她只是連續不斷的說是的爹地是的爹地。

那天晚上主治醫師決定給慧珠做氣管切開手術，他簽了字。主治醫師建議給她做人工冬眠好降低腦耗氧量防止腦缺氧減輕腦水腫，他也同意。他要求主治醫師判斷病情的危急程度，主治醫師說不能給一個確定答覆，不過初步診斷看起來是腦幹損傷，還好損傷範圍似乎侷限在中腦，所以他說讓我們祈禱吧，也許她三、五天便可恢復神智，不過他又說我們還要做些試驗。

兩個月以後，他開車帶慧珠回家。兩個月時間裡除了上課他大半在醫院度過。他每天起床做完早餐然後做兩個三明治一個給小慧一個給自己。然後他把小慧的晚餐準備好放在微波烤箱裡。小慧也開始學家事，她現在負責洗衣服、吸塵，偶爾也給爸爸做一道烤雞。兩個月時間裡他學會量血壓記錄脈搏觀察瞳孔注意慧珠的呼吸變化和意識狀態，他學會如何處理大小便學會如何防止肺炎、尿路

感染、褥瘡和其他各種可能發生的併發症。他學會了按摩、注射、鼻飼、輸葡萄糖液和簡單的減壓手術。慧珠的意識狀態沒有什麼變化，她仍舊昏迷不醒，既無進步也未惡化。主治醫師跟他說：「我看不出我們這裡能做的有什麼你家裡不能做。」於是他決定帶慧珠回家。

慧珠出事後梅莉莉陸續來過幾通電話。慧珠回家後的第二天晚上梅莉莉又來了電話。

「嗨——」

「嗨——」

「還是不想見我？」

「我好想你——」

「我在老地方，上次我等你等到天亮。」

「我來不了。」

「你就來一下，我不留你，我只要看你一眼，十分鐘，五分鐘也好——」

「我好想你。」

「我們還有沒有希望？」

「我不知道，我好想你。」

「我告訴你，我已經快要受不了了，你不能這樣對我，沒想到你心這麼狠，你是故意整我，你故意的是不是？我什麼地方對不起你？我沒要求你什麼，我要求過你什麼？你為什麼這麼 rough？你想證明什麼？我不相信你的那些解釋，我三次等你等到天亮，你乾脆說不來就算了，你說你想辦法，結果連電話也沒有，你到底要我怎麼樣呢？余傳德，我告訴你我受不了了，我要你明白點講清楚，如果我們之間還要繼續下去，你應該講清楚，我不要聽你那兩句鬼話，我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

「——」

「喂——喂——你還在不在？」

「我在這裡。」

「對——不——起，傳德，我拿起電話以前一再跟自己說，這一次，絕對不哭，可我就是不爭氣——。我會等你的，我知道你現在日子不好過，我等你，你給我一點希望，一點點，只要一點點希望……」

「喂——余傳德——你說話呀！你說話呀！你或者還需要再想想？我今晚上不會走，我等你，你想清楚給我個電話，好不好？」

「我好想你，但我——實在——來不了——」

他到半夜兩點以後才昏昏睡去，五點不到便醒了。鳥聲像黑水晶天幕下墜落的流星雨，像煙火迷離，忽明忽滅。他靜靜起床，先聽了一下慧珠的呼吸，給她把脈、量體溫、換尿布、輕輕幫她翻了一個身。他在她床前坐了一會兒，不知道想了些什麼，然後他自己囑咐自己一遍：回頭再來餵她，回頭別忘了再給她補一針維生素K，她的顱內血腫還沒有完全清除，不過不嚴重，沒有形成腦疝。醫生

關照繼續給她止血，腦表層血管破裂一般痊癒較慢，醫生說過的。他換上他的威爾遜暖身運動服，順手把她床側的窗子開大一點，讓新鮮空氣流進來。空氣有點涼，他給她加了一條毛巾毯，又把她的枕頭窩好，然後他添了一雙厚襪子，穿上愛迪達慢跑鞋。出門前他看了一眼小慧，小慧睡得很香，嘴角流下一條口涎，他用她床頭的衛生紙輕輕給她拭淨，然後他躡手躡腳走進外面的乳白色晨霧裡。

他在前院的老楓樹腳下先做些柔軟活血的暖身操，從頸部肌肉做起，一直做到腳踝腳趾尖。然後他努力分腿、下蹲、拉筋，他甩完手踢完腿，才開始沿著行人道向附近的小公園跑去。深呼吸吸入的空氣沁進肺裡，他覺得胸腔有些冰涼，跑上幾百碼以後便習慣了，然而胸腔有些發緊，他於是有意識地注意控制呼吸。他用鼻子吸氣，心裡配合底下的腳步，默念一、二、三、四、五，讓胸腔擴張到最大程度，大到不能再大，然後他開始用嘴呼氣，默念一、二、三、四、五，配合自己的腳步。馬路上偶爾有輛車開過，還亮著頭燈。從前院開始，跑完這段人行道，便右轉彎岔進小慧的學校，穿過足球場高地，跑出學校大門，才接上那座

小公園。這條路，他過去測算過一次，大約是一英里不到一點。穿過足球場以後，他胸腔內的壓迫越來越嚴重。他感覺肺部或是氣管有些緊得發疼。他堅持自己的韻律，儘量保持固定的規律節奏，儘量吸氣吐氣。他知道從半英里到一英里這個階段最難挨，放棄的衝動最強勁，他告訴自己頂住頂住，繼續保持節奏。然而呼吸開始有點不聽使喚，他數到三便再也吸不進任何空氣，再數到三他覺得無氣可吐，只有胸腔鐵板一塊彷彿要脫離他的身體，腿部虛軟，兩腳蹣跚，有時兩個膝蓋不自覺地撞在一起。他沒有咬緊牙關，卻盡量放鬆手的擺動，甚至設法讓肩膀隨著擺手自然搖晃，他試著不著力地扭動頭頸看四周，雖然他不在意看什麼，他的注意力卻從胸腔、腿、腳自動轉到了別處。然後他開始覺得額頭微微有汗沁出，前胸後背微微發熱，接著他發現汗粒大顆大顆往外冒，從髮根眉際眼角往下淌，從耳根往下流，匯集到頸部流向前胸後背。他感覺全身散熱加速進行，腋下、腹部、大腿、小腿一直到腳底板全都彷彿浸透在蒸汽裡。然後他胸腔裡的鐵塊豁然一下打通了關，他保持他的節奏像遊艇一樣往前往前滑行。他仍然把呼

吸做到底，他知道一英里以後他全身的血液循環將進入高速他的脈搏加快他的心臟將噴射出五倍於平常的血液他的每塊肌肉都將膨脹興奮加入戰鬥他每分鐘需要二十加侖新鮮空氣他將成為騰躍的羚羊飛奔的馬衝刺的非洲獵豹。他繞著公園周圍連接停車場的柏油車道一圈圈跑下去。晨霧逐漸稀釋但草地上方還籠著水汽，一片綠茸茸彷彿看不見草葉只見柔和淡漠的色彩似融非融。他看見一行臨河依水十幾株高大煙柳垂掛的萬千枝條之間有瓦灰、烏黑、赭褐、粉藍、朱紅色的大大小小鳥群上下翻飛來去穿梭。他繞著公園一圈圈跑下去。現在他胸中沒有了壓迫四肢彷彿不再存在他整個人像風箏像蜻蜓像波浪中的游魚像山頭的雲絮像潤滑如油的自動運轉像沒有意志的意志像列子御風而行。他覺得周遭的風物滲入自己而自己也融入周遭。天空仍未大亮，景觀在逐漸消失的霧中默默堅定地緩緩展露自己的形體與顏色。遠山仍在薄暗中，峰巒在淡青濃灰之間游移，但東方的稜線上鑲滾著一道空明。他繼續繞著公園一圈圈跑下去，不再計算速度不再計算時間不再計算距離。他心裡如今十分明白到時候便會有一種恰如其份的感覺出現，他

# 風景舊曾諳

只是不慌不忙迎向這個感覺。這感覺出現時他便毫無猶豫地離開了這座小公園周圍的跑道，他轉身跑回小慧的學校。再一次穿過足球場高地的時候，他未曾經意抬起頭來，瞧見三株老楓樹掩映中的他的房子他的家。屋後面的天空裡，正有一輪剛剛冒出的紅日，很大，很軟，彷彿不能決定究竟應該下沉還是升起。他的家如今恰好籠罩在一片玫瑰色的霞光中。乍眼一看他以為他的房子著火焚燒，然而分明不是火燒。他離家還不到一英里，他就這樣朝著那個方向穩穩跑去。



01

一九七七年初夏，我以美籍華人腫瘤專家的身份，應邀到北京、上海兩地去作短期的講學。

自從尼克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這種學術交流活動，的確日益頻繁，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完全不需要我在這裡嘮叨。而且，在短短的講學和參觀過程中，雖然無法深入了解曾經是我同胞現在依然是我血族上同類的大陸人民的醫療健康狀況，但是，在我接觸到的大陸同業中，看到他們在那樣落後封閉、設備殘破、工作環境近乎恐怖的條件下，居然做出了一些成績，我還是由衷感到敬佩的。所以，像我這樣一個人，享受著先進國家各種優厚待遇而只不過有那麼一點專長的研究者，走馬看花一遍，就跳出來指手劃腳，大肆批評一通，顯然是不公平的，因此，我應該識相些，保持沉默才是。

但是，在過去二十多年生涯裡，特別是近十年來，我幾乎成日與人體的腫瘤為伍。大凡有關腫瘤的成因、病徵以及人類掙扎於各類惡性腫瘤的肆虐之中所必須忍受的各種各樣無法形容的恐懼與痛苦，都一一鐫刻於我的內層組織，成為感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彷彿浸淫日久而化為本能，以至於它的任何形式的顯現，對我而言，都幾乎可以產生宗教般的直感反應。人類命運這種無可奈何的卑微處，實在不是簡單的愛恨兩端所能涵蓋。這或許可以解釋我之所以還要饒舌的理由吧。

上海講學的課程結束後，我曾經南下回鄉三天，與分別了整整三十年的四舅見了面。老實說，講學與訪問，不過是這次旅行的表面原因，私底下，不遠千里的跋涉，還是為了重溫闊別三十年的夢魂縈繞的舊遊之地，見一見三十年杳無音訊的四舅。

我的老家在西子湖畔。從小生活在那山溫水軟、煙霞翠微的地方，我常想，即使是浪跡天涯三十多年了，性情之中，總是難免流露一些軟弱的痕跡，這種淵

源，不能不追溯到少年時代任意徜徉九溪十八澗的那段日子吧！所以，如果下面談到的一些零零星星的人與事，免不了竟然出現老不更事的傷感的話，也是沒有辦法的了。有些東西，尤其是在學會做人以前便已沁入骨髓的那種東西，是很難徹底清除的，就以這個作為我告饒的藉口吧。

02

那座典型江南風味的粉白壁魚鱗黑瓦老屋，一共三進，圍著一道土磚圍牆，怪不起眼地擠在浣紗溪泗水芳橋附近一條狹窄深長的弄堂裡面。那時候，我們家住二、三進，隔著兩道遊廊的環抱，隔著遊廊內一個常年擺著春蘭秋菊中間還有太湖石、金絲竹、鳥籠和魚池的天井，隔著罅縫裡爬滿綠絨苔蘚的青石板，隔著蔦蘿架、芍藥山和骨老葉茂的五針松，第一進的東廂房裡，住著四舅和舅媽一家子兩口人。按照我父親的說法，四舅是個「閒雲野鶴，不求上進」的人，除了靠

祖上留下的幾畝薄田以外，不過在藝術專科學校裡兼幾個鐘頭的課，日子的確過得滿逍遙的。

若論關係，四舅其實是我母親的遠房兄弟，不能算是至親，但在一道圍牆裡住久了，就好像比真正的血親更親了。對那時年近不惑膝下猶虛的他和不知天高地厚的我而言，這種似親非親的關係，似乎更因此沒了輩分，兩方面都自在得多，而四舅四舅的叫著，日久天長，卻又有一份不自覺的親情。

我十二歲的那一年，父親決定攜帶全家去臺灣就他新謀得的職業。臨行以前，四舅同我們家一塊兒到三潭印月九曲橋、十字亭和湖樓一帶去拍了幾張紀念照。這些發黃的相片，如今還用四粒褪了色的金三角紙夾，釘在我的相簿中。四舅的鬢邊，其實已經有了少白頭的痕跡，但略顯突出的兩顴上面，眼睛是煥發著怡然的神采的。

「我可不要去那種鬼地方！」

四舅用他心愛的比我家飯碗還要大一圈的薄胎細白瓷碗給我泡了桂花藕粉，

叫我坐在他的老藤椅上。

「同學說，那邊住久了，腿都會發腫變黑。」

「胡說。」四舅半臥在扁竹條編的躺椅上，望著半空出神。

「臺灣——那可是寶島囉！紅花綠樹望不到邊的，田裡長的東西也稀奇的，椰子、香蕉、波羅蜜，不知道有多好吃的，連地板都軟綿綿的，屋子裡面全像彈簧沙發發一樣的……」

「那麼好？我不信，要是真的，你為什麼不去呢？」

「要去的，是要去的，臺灣是要去的；你先去，把路給我認熟，免得我到了，找不到地方！」四舅的迷路是有名的，有一次，自告奮勇，帶我們一大群小鬼趁黑摸山路去初陽臺看日出，結果，天亮後，卻摸到了黃龍洞。

我初到臺灣，可是認真的把路弄清楚：光是從我家麗水街到火車站這一段就至少試出四、五種走法，熟到蒙上眼睛都掉不了。然而，四舅終究沒有到臺灣來，內戰卻先來了。

四舅沒能到臺灣去，是我父母親常常覺得遺憾的一樁事。

「他這個人，身無長技，在那邊的日子不會好過的，又貪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念初中的時候，每每夏夜納涼，一揮手撒開四舅送他的那把大摺扇，父親總免不了感喟幾句。扇面上是四舅一筆秀媚豐腴的趙體行草，「清風徐來」四個大字連成一氣，相隨扇面的曲線起伏成弧，彷彿扇底生風，一行字也跟著飄飄欲動。只不過，我那時候，老把它讀成「來徐風清」，因此，對父親的感喟，也不甚了然，卻只有一種被欺騙的少年的憤怒。尤其是後來聽說，四舅之所以沒來，只是因為測了一個字的緣故。

書法始終沒有學好，如今卻是我的遺憾了。回想起來，四舅還是對我用過一番心的。要不是過分貪玩，掉以輕心，也不至於現在一落筆便覺羞慚。記憶中的東廂房，簡直就是個小小的墨香世界。四壁經常換著字畫不說，連窗櫺上，都層層貼滿了墨跡淋漓的宣紙。記得舅媽常為這嘮叨：「屋子裡給你弄得黑窟窿冬，

光都透不進來……」不過，我最喜歡的，還是四舅那張紫檀木的書桌，黝黑沉重，透著幽幽的暗紅光澤，上面的擺設琳瑯滿目：各種各樣瑪瑙、青玉、白石、景泰藍的鼻煙壺、古銅筆架、陶瓷筆洗、金龍攀緣的六角巨墨、無錫的泥娃娃和佛山的手捏灰陶玲瓏人物，繪著蘭草的竹節筆筒裡，插滿了大大小小長短不一胡開文製的毛筆……

跟我們家和四鄰周圍的其他人家不一樣，四舅是個習慣絕早起床的人。常常天濛濛亮，天井對過的小書齋裡便亮著黃澄澄的燈光，我有時難得早起，也悄悄捱進去，倚在紫檀木書桌邊，看四舅耐心地碾碎銀杏，看他用棉紗布蘸白果油，細細揩拭他心愛的隱著螺紋的端硯。四舅大概就是上輩子欠了文字債的那種人，「我看你一輩子就逃不出這個孽障！」舅媽一生氣就這麼說。想到他終於還是因為測了一個字而來不成臺灣，心裡不免悽然了。

四舅教我練字，前後也有兩三年的光景。那跟出門爬山划船的四舅，是迥然不同的兩個人，要求是絕對嚴格的。

首先要學磨墨。在學校，大家都喜歡用墨盒，絲棉用乾，就買一瓶墨汁倒進去，味道雖然有點臭，但乾脆省事。就算要自己磨，也習慣把一錠雨花墨斜斜地磨，斜著磨有個好處，著底面積大，很快磨濃見痕，節省時間。這個習慣，四舅決不答應。墨一定得三個指頭捏緊，豎直，一點都不准斜，不准畫大圈，要在硯臺心窩裡細細均勻地轉，一有分心取巧，手背上就得挨一記鐵尺。磨完一小盂水，四舅讓我把手伸進冷水盆裡浸幾分鐘，毛巾擦紅，才開始練字。

四舅寫字，書桌上常燒一炷香，這層關係，我至今也不完全領會。四舅說，寫字要斂思凝神，但我的眼睛一跟上裊裊升騰的青煙，便心思散亂不著邊際出了神。然而，現在再看手邊留著的一些四舅留下的散墨，卻確實看出他的書法裡面透露著十分的飄逸，就像飛隱的煙霧一樣，有說不出的一絲空靈。我們先寫柳帖，寫錢南園，四舅說我的心太野，要先搭個結實點的骨架。可惜我這個骨架始終搭不起來，總是歪歪斜斜。有時候，對著光，從毛邊紙反面看去，似乎不錯，偶有神來之筆，一調回正面，看著又明顯是歪歪斜斜。兩三年下來，褚遂良的聖

教序、唐人摹寫的王羲之蘭亭敘……都寫過幾遍，也不見得有什麼精進的痕跡，我可還不自量力，一直要求四舅教我寫他最拿手的趙孟頫。四舅收藏的法帖不少，松雪道人的《福神觀記》等於是他的聖經，他卻只准我翻著看，不讓我寫。「等你有了底子，再說。」他總是這麼推託，「這個東西太媚，小孩子染上了不好的。」他說。

後來我自己年齒日增，也弄到一本翻印的《福神觀記》，說來也奇怪，每次翻開它，就聯想到波光盪漾的西子湖，就想到四舅說這話時閃爍不定的眼色。這樣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物，彷彿確在我心裡的某一處疊合著，一端出現，其餘兩端也便隨著出現。

我幼時的習書生涯，雖然一般算是「清苦」，卻也有它甜蜜的一面。四舅的諸多寶貝之中，還有一口年深日久薰黃的柳條箱子，體積雖然不大，裡面卻藏著大大小小幾十件精品圖章，一一臥在青布面白緞裡子的方盒子裡。我練字腕痠手疼的時候，四舅也偶爾讓我把玩把玩，那一方方壽山、田黃、雞血，個個晶潤樸

拙，自有趣味，令人愛不釋手。四舅自己原是中方家，西泠印社也是他經常下棋會友的地方。如今在我不成氣候的小小收藏中，還有一方浮雕梅花青田章，六粒篆體刻的是「杏花春雨江南」，就是他的手筆。當然，童年記憶中，印象歷久猶新的，還是受完「書」刑以後，四舅總不忘從他衣襟後面的大口袋裡，掏出一疊印著「采芝齋」字樣的紅紙包裹的蘇糖。三十多年了，如今每一憶及，口腔裡還是不自覺地湧出津液來。

03

我們家麗水街的住宅，是父親公家配給的日式木造平房。建坪不大，連廚房廁所一道算，也不過四十六疊半，跟杭城裡的三進老屋相比，不僅面積小了，味道也差得遠。初到臺灣，我就常聽母親抱怨：「什麼鬼寶島，花不香、鳥不語，連個一年四季都不分的……」我那時自然是同情她，什麼都看不慣。院子裡的檳

榔樹，瘦乾巴巴，要爬嘛嫌高，要它遮蔭嘛又嫌小，連個鳥窩都藏不住，哪像棵樹？跟浣紗溪兩岸春來綠蔭搖曳的楊柳怎麼比？更別提蘇堤的桃花、孤山的臘梅和「曲院風荷」的新鮮蓮藕了。現在回想起來，固然是異鄉作客，水土不服的心理現象，但是，翻著舊相簿，離鄉前夕同四舅在小瀛洲湖樓上合照的那幀題了「雪泥鴻爪」的相片上，不是赫然攝下了陳承鋆的一聯名句「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嗎？由此看來，如果當年離開的，不是千嬌百媚的西子湖畔，而是殘山剩水，窮鄉僻壤，這樣亟亟對比的心情，也無從產生的吧！

不過，「滿屋子像彈簧沙發一樣」，四舅這句臨時編出來安慰少年遊子的童話，卻的確發揮了意想不到的效用，我的少年生涯很快便找到了新天地。這或許可以說明無從在榻榻米上任意翻騰的成年人久久不能適應異鄉生涯的原因吧。

到臺灣不久，父親就在客廳的土間白壁中央，掛上了四舅仿瘦金體書寫的柳屯田詞〈望海潮〉。小時候，每次淘氣犯規被父親捉住罰跪，便一定對著這幅字，因此，這首詩，對我而言，早已倒背如流了。或許正由於這段因緣，所以在

我初識人事以後，很快便洞悉了父親和他同一輩的舊遊知交們的某種心情。父親的詩集取名《疊巘堂詩稿》，他們的詩社取名「重湖」，他們吟詠懷念的主題，總離不開「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醉聽簫鼓，吟賞煙霞」這一套，對我這個久跪成誦的柳詞「專家」而言，便逐漸失去了神祕感了。

我出國前那幾年，臺灣的經濟突然出現了起飛現象，父親那一批舊雨新知，也都紛紛隨大流，捲入了各種各樣的新興行業，玩股票、炒地產、開工廠、搞外貿，一個一個飛黃騰達起來。連做了一輩子公務員的父親，也辭去公務，找人投資開辦了一間儲備人才、配合經建的五年制工商專科學校。事業蒸蒸日上，生活的節奏自然加快了速度，過去那種徒然對景傷情、詩酒唱酬的文人情調也就逐漸被高爾夫球、夜總會等現代方式的怡情悅性節目所取代。我記得，自從我上大學以後，父親的「重湖詩社」就再也沒有聚會過，《疊巘堂詩稿》也塵封在他久已不用的書架上，與渡海攜來的一批線裝書同其命運了。至於四舅留贈的那批字畫，麗水街的住宅後來變相賣給了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改建成六層的現代公

寓，而我們家也間接受惠，分得六樓整整一層，這中間，幾經周折，那批字畫也不知所蹤。我現在手邊的幾件，只能算是滄海遺珠了。那幾年的變遷，實在過於迅速，當橫掃一切的現代文明轟然崛起的年代，那種空泛的、不切實際的、徒惹感傷的陳舊記憶，自然也毫無抗拒地淹沒在鋼筋混凝土築起的新世界的底層了。

說來也夠諷刺，四舅之所以沒有完全從我的記憶中消失，竟然是由拋棄了他的舅媽所勾起，這顯然又不是我這個後來學了科學的人善於解釋的了。

大約是十一、二年前吧，我通過了外籍醫師的考試，決定到美國去闖天下，從住院實習醫生幹起。行前，父親帶我到一些親友家去辭別，卻意外見到了二十多年不見的舅媽。當然，我必須改口叫她周伯母了。記憶中，那天彷彿恰好是中秋節，周伯母除了端出來一碟蘇式月餅以外，還給了我一包蘇糖。巧的是，那包裝糖的包裝紙上，也印著「采芝齋」的字樣。只不過，字體印得過於清晰，那包裝紙的紅色，也過於鮮豔，蘇糖本身卻加了太多的化學香料，有點不倫不類。作為晚輩，我自然不便深究四舅媽到底是怎麼變成周伯母的，但是，既然見到了以前

的四舅媽，我就也不能按捺少年時代留下的那股積怨，即使要冒犯父親，也不能不追究四舅為什麼沒有來臺灣的真正原因了。

父親的答覆倒也簡單。

「那個人，真是不可救藥，」他說：「人都到了上海近郊了，土匪炸了橋，一時過不來，卻去測了個字。就這樣，糊裡糊塗，又轉回去了。他老婆，你今天也看見的，不就跟你這位姓周的世伯過來了嗎！」

我隱隱覺得，少年時代的積怨，這時倒變得不怎麼重要。一個人能夠以這樣純粹的方式選擇自己的前途，卻真是不可思議了。

「到底測了個什麼字呢？」

「聽說是個『涵』字，涵養的涵。也這麼巧，測字的說：『海深水闊，東南之行，插翅難過！』聽了這話，就再也不肯走了，回去了。唉！人的命運，有時也難講的，那個年代，兵荒馬亂……」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便立意要排除一切困難，設法打聽我這位一輩子跳不出文字孽障的四舅的下落了。

04

火車頭朝西南，慢吞吞地奔跑在穿越江南水鄉的滬杭鐵道上面，窗外的景色也隨著慢吞吞的暮色，逐漸黯淡。然而，江南的初夏，終究還是江南，翠綠的稻秧、金黃的油菜和紫苜蓿的彩色拼版圖裡，偶爾還見一片白帆，悠悠移動。遠遠望去，卻連船行的溪流水光也沒在這樣柔軟的三彩畫裡，如果不是老舊的火車本身不時發出肝膽俱裂的噪音和震動，這彷彿無垠的緩慢時光的流動與悠悠迴轉的淡彩風景，恐怕是可以製造出永恆的陸地行舟的印象的。

我的心情，豈不是也一樣。恰似兩條繩子，一條拉向靜靜的六月江南的田疇綠野，另一條卻固執地纏在怎麼也按捺不下去的浮躁裡，隨我如何努力也無法相互絞合在一起了。手裡捏著行車時刻表和浙江省的地圖，呵！過了海寧就是斜橋，再過去，長安鎮、許村、餘杭，再過去，就是笕橋……

多年的追尋，終於有了結果。再過一個小時，最多兩小時吧，就要同分別三十年的四舅見面了。

憑窗外望，視界在降低的光照中漸漸縮小，彷彿從後面看出去的半圓舞臺，邊緣處，夜幕正緩緩拉攏。

剛到美國，還沒有完全適應有色人種、二等公民的生活，便按舊址給四舅續發了三封掛號信。掛號信既未退回，也無回音。中國大陸正席捲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中，我這個從來不問政治的實習醫生，從何理解其中的複雜與奧祕？不過是循著滄海桑田、人事變遷這些常識判斷去推想。於是又鼓勵勇，給北京的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寫信追詢，要求協助。自然，這番幼稚的努力，結果也一樣石沉大海，連收信的承諾都沒有得到片紙隻字。

尋找四舅的工作雖然毫無進展，我這個有色人種二等公民的專業生活，卻靠著自己的努力，慢慢有了轉機。一篇發表在專業學誌上的論文，幸運地被一位前輩權威看中，我因此得以擺脫一天八、九小時的貧民醫院的住院醫生夜班生涯，

在東部一家猶太人基金會辦的規模宏大、歷史悠久的醫學院裡，占有一間小小的研究室了。

日夜顛倒的生活結束以後，我也有了自己的一個小小社交圈。我的追尋四舅下落的工作之所以能夠死灰復燃，主要還靠了這個小小變化。在一次典型海外中國人的週末聚會裡，偶然談到我與「新中國」這一段交涉尋人的挫折。在座有位當紅左派，居然自告奮勇，要為我這個既非戰犯子弟又非骨肉同胞的海外華僑，解決這個不大不小的難題。但是，左派朋友雖熱心有餘，神通卻未必廣大，他的最高成就，也只不過給我引見了一位參贊級的人物。以後，或者這段尋人公案，也一樣進入紅色的等因奉此公文旅行中，久久沒有下文。

一九七六年的冬天，我研究腫瘤的幾篇論文，在美國最權威的醫學雜誌上發表了，引起了不少討論，國際上似乎也有些影響，連《紐約時報》星期二日的科學版上都作了深入淺出的通俗介紹。一時之間，我在旅美華人社交圈裡，忽然成了個頗受注目的人物，宴會與座談的邀請，竟一日日增加起來。彷彿一個對人體腫

瘤略有一些研究的人，也必然對一連串從海外華僑的子女教育到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等等問題，都可以提出發人深省的見解。尤其令我驚異的是，一九七七年的春節招待會，我居然收到了中共駐美機構的請柬。除了燙字金印的請柬以外，參贊先生還附了一封親筆函，簡單的告訴我：

「先生長期以來回祖國探親的願望，業經有關當局審查批准，請即來我館辦理回國探親、講學的手續……」

「講學」這兩個字，出現得倒有幾分意外。但是，料想不到的是，我就是以在北京、上海兩地作短期講學的條件，才換得了重見睽隔三十年的四舅的權利。

05

小艇從柳浪聞鶯旁邊灰色斑駁的茶樓欄杆前面慢慢划過去，我的心又一次絞痛了。欄杆裡面，一片灰暗，完全沒有照明，除了靠近欄邊幾張破舊的茶桌木椅

以外，什麼擺設都看不真切。灰白的天，灰白的水，灰白的風景。屋子內，灰白衣服的人群彷彿在無聲的狀態裡蠕動。看得明白的，只有靠水邊一排灰色的老人頭，在灰白的風中，露著困滯的灰白眼神。

前一天夜裡，我還天真未泯的跟四舅說：「要不要明天一早，乘瓜皮小艇去孤山放鶴亭。跟過去一樣，吃粉紅桂花藕粉，飲碧綠新沏龍井，躺在籐椅裡，享受一下天方微明時的荷香……」

四舅只是嘴角微微抽動了一下。自從我們見面，盡是我一個人亂興奮，四舅卻泥塑木雕的一般，最多只見他嘴角微微抽動一下。我不死心，徑直找櫃檯值班的服務員交涉。

「七點鐘，湖濱碼頭。」

他眼睛始終望著手上的報紙，頭都不肯抬一抬，連問話人到底是個什麼長相，也沒有一點興趣。

「可是，同志，七點鐘太晚了。我們要去裡西湖看荷花，天一亮，荷花都閉

起來了……」

講到這裡，我已經後悔了。

「七點鐘，湖濱碼頭。」

還是這麼一句。我開始痛恨自己。

垂頭喪氣回到四一七號房間。四舅年紀大，要他老人家黎明起床步行到孤山去，顯然不很現實。我只得把交涉的結果告訴他，暗中還是希望，也許他這位老杭州，會有一些辦法的。

「現在都是這樣的。」四舅說。

四舅看來並不算很衰老。頭髮雖然白了，稀疏了，還能保持一定的形體。鬢邊和下頷新刮的痕跡，在華僑飯店特許的比較明亮的燈光下，看起來還有整齊的感覺。只不過因為沒有擦髮油，略略顯得有些乾燥蓬鬆而已。為了我們這次的會見，官方工作人員前救急的安排佈置，卻是非常明顯。四舅全身的穿戴，沒有一件不是新的。見面第一天晚上服侍他上床睡覺時才發現，他那雙生膠底的黑皮

鞋竟然是全新的，不要說鞋底鞋面沒有絲毫磨損，廠牌標籤都沒撕掉。但是，脫了鞋襪以後，卻發現他的腳趾甲忘了剪，每一粒趾甲裡面，都藏著乾硬污黑的泥垢。

四舅的身板，看來也很硬朗。將近七十的人，牙齒還沒全掉，吃雞的時候，還能用智齒軋碎雞頭骨，把裡面的小人形狀的雞腦完完整整地挑出來。這個特別的破骨取腦技巧，原來是他教給我的，只不過，他現在已經忘了照顧我，只顧自己挑出來細細咀嚼。坐在他旁邊看得一時發楞，竟不覺心裡輕輕絞痛起來。

跟記憶中的印象相比，四舅雖然顯得佝僂，彷彿矮了一截，但是，面色比從前似乎紅潤。臉龐雖然增加了許多皺紋，卻好像大了一圈出來，的確，他的整個身體，都好像大了一圈。仔細想想，一來或許是衣服不同了，從前，他總愛著長袍，尤其是夏天，府綢料子給風一吹，飄飄然，便顯出體形頹長的姿態，現在，即使是「的確涼」的中山裝，也覺得像粽子似的裹著，加上新出爐的人造纖維成衣，連出廠的褶痕還留在身上，褲腿上竟然還有好幾道橫向的褶印。不過，四舅

的體重確比以前增加了，但是觀察他的行動，卻又不像是正常老年人的健朗，總覺得那一圈擴大的體重，是過多澱粉質餵出來的虛腫。

這種虛腫的印象，如今不僅出現在四舅的身上，我重遊別後三十年的西湖，幾乎無處不留給我同樣的印象。事實上，固然有些東西，特別是新文化標準下所謂「封資修」的東西，已經連根拔除了，蘇小小墓僅餘一片青草，岳王墳鏟為平地，靈隱寺成了一個沒有木魚靈籤、沒有香煙祭祀、沒有晨鐘暮鼓的國務院甲級文物重點保護的單位……但是，西湖水，不但在，而且濬深加闊；花港的魚，一樣彩色繽紛；觀魚的人群，彷彿也都虛應故事，拍照的拍照，餵魚的餵魚，完全不覺得池裡魚早已繁衍生殖過分，些許麵包屑扔下去，立刻激起了你推我擠，爭奪廝殺的局面，原該是浮沉自如，優游萍藻的金鯽銀鯉，如今卻成了一池烏黑的蝌蚪！三天遊覽下來，除了天然的景色，整個西湖十里方圓上下裡外似乎只在我頭腦裡留下了兩種氣悶的色調——灰白與赤紅。這種色彩的設計倒也單純，設計者的構想似乎是：凡是希望吸引你注意的，便一律漆成赤紅；而剩下的一切，便

都成了灰白。整個西湖，固然大體依舊，卻像趙松雪的《福神觀記》，改成了白紙黑字的鉛印本。不幸的是，我這位入了文字障的四舅，似乎也被分配到灰白的一類事物裡面去了。

四舅的確沒有跳出他前世惹來的文字孽障。這三十年來，他到底經歷了什麼樣的風波變化，別人是一字不露，他自己也是泥塑木雕的一般，我根本無從挖掘。三天相聚下來，他對一切事物的評價，也只有兩句話：凡是他表示贊成的，便是：「現在好咯！」偶有不滿，或完全無可奈何，便是那句唯一透露感情的警句：「現在都這樣的！」關於他這三十年的神祕遭遇，我唯一了解的只是他目前的職業。他還沒有退休，分配在一個市級單位裡做油漆工。至於他為什麼從一名專科學校的教員變成了一名油漆工，為什麼變得表情迂緩、神態木訥，就算我費盡力氣，旁敲側擊，也只能擠出這副標準答案：「現在好咯！」或者，「現在都這樣的！」就這麼兩句。

他這個油漆工的任務，倒也還別緻。或許油漆工裡一般很不容易找到這樣一

手好書法的。四舅的主要工作，就是負責在市區內外的牆壁、標語牌和任何需要宣傳口號的地方，用大把豬鬃或尼龍製成的油漆刷子刷字。難怪我覺得西湖各處語錄牌上的毛體字，彷彿與別地所見的略有不同。除了那種龍蛇飛舞、霸氣滂沱的仿張顛狂草的外形，骨子裡似又滲進幾分秀媚，竟料不到是松雪道人的幽魂悄悄潛入了。

離杭前夕，我請四舅到平湖秋月左近的「樓外樓」吃西湖醋魚。「樓外樓」上為華僑外賓特闢的房間，其實也不怎麼特別。桌上積攢了厚厚一層油污，四舅穿了新衣服，連袖子都不敢往上擱。對湖的窗景，也給窗前綠化政策下猛長的法國梧桐完全遮住。服務員的態度自然也依然生猛如故。不過，不知道是因為夜幕遮蔽了一切之後，梧桐葉隙裡透露了湖心亭附近的幾點燈光作祟，還是因為又一次離別故鄉，免不了多喝了幾杯的緣故，我竟然發覺這一切似乎也不是那麼難以忍受了。誰知道呢？也許長年累月之後，一切變成了習慣，該咒詛的也都成為無足輕重不必要了吧。也許，我也可以學會從所有無能為力的世事絕路裡，尋得一

丁點的安閒，就像眼前的四舅，用他老而未衰的牙齒，細細剔除魚骨上酸甜適宜的殘肉一樣。就這樣，隔了三十年無從想像的人世時空變化，我似乎第一次真正回到了四舅身邊。但是，即使是受了多年科學訓練浸淫的我，也不可能不知道，這種稍縱即逝的知覺，其實只是我單方面的感應。四舅他呢？

我是乘浙贛鐵路的傍晚班車離開杭州的。四舅不顧我的勸阻，還是一路陪我上了火車。說實話，我真弄不清楚，四舅的堅持裡，到底有幾分是出於他的自願，有幾分是因為上面的交代。我還因此有些感激的。至少，這三天，太多虛脫浮腫的感受，把我整個人攪得也虛脫浮腫起來，任何一絲一點可以激起我「人」的感覺的事物，都情不自禁地急於抓住了。行李安頓好，火車還不到開行的時間，四舅在我對面的軟臥舖上坐下來。他彷彿在仔細觀察欣賞這個火車特等車廂裡的一切細節。電風扇、播音器、枕頭、被褥、窗簾……無不引起他的好奇，唯獨對我這個隔別三十年對他而言應該是包涵了巨大神祕世界的我，卻一點興趣也沒有。三天的相處，他從來沒問過一個問題。現在，也一樣。我不禁為這幾分鐘

的無言局面，尷尬起來。

忽然，許是四舅近乎兒童的行動引起的，也不一定。我靈機一動，想起了皮箱裡有兩包連蘇州「采芝齋」老號都沒貨、卻在上海「友誼商店」買到的紅紙蘇糖。我悄悄拿出來，一言不發，遞了一包給他。

我看見他的眼光忽然一閃，下嘴唇蠕動著，喉嚨裡發出一股聲音，聲音的意義卻無從分辨。我看見他撥動紅紙的手指微微顫抖，老半天才把那包蘇糖打開。他沒有送到嘴裡去，卻放在鼻子底下嗅著，然後，又用他微微顫動的手指把糖包回原狀，塞進他「的確涼」的中山裝大口袋裡。這時，火車的汽笛響了，他匆匆站起身，也沒有道別，便步履蹣跚地跨下了火車。那天其實也是個密雲不雨的陰天，空氣裡佈滿水分，感覺得出那種驟雨前的鬱悶，然而，直到火車開動前，終究是沒有落下雨點。但是，薄暝中，月臺上漸退漸遠的四舅眼睛裡，卻清清楚楚，反射出一點微弱的閃光。我無法斷定是不是淚珠的反光。從那逐漸隱沒在昏黃氣圍中愈顯佝僂腫的四舅的黯黑色身形裡，確實只在眼睛的部位，盪漾著一

星星珍珠貝色的白亮浮影。

06

去年春天，我服務的醫學院同上海一間著名醫學院建立了交流計畫，我這個美籍華人自然成了執行計畫的重要協調人。通過往來交涉的一些便利，我費了三個月的時間、兩臺彩色電視機的代價和無窮的耐心，終於成功地把四舅接到美國來與我們同住。啊！你看我，真是有點老不更事了，竟忘了告訴你，我現在已經是兩個道道地地的小「美帝」的爸爸了。我的妻子也是一句中國話也不會講的土生土長的華裔美國人。然而，四舅同他們倒相處得融洽無間。雖然語言習慣何止南轅北轍。彼此熟習的世界，從對方眼裡看去，一方彷彿是封神榜，另一方卻像星際大戰。然而，雙方還是找不到溝通的渠道。不說別的，孩子們對四舅隨手剪摺出來的稀奇古怪的紙藝、塑膠泥捏的三牲六畜、西遊記人物，居然那麼著迷；

而四舅居然也迷上了雅達利電子遊戲。這都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的。

四舅和孩子們逐漸建立了老少無間的玩伴關係以後，我便在心裡慢慢籌畫著如何設法打破他那層包裹著一切神祕的薄膜了。我為他安排了不同的節目，遊山玩水、迪士尼樂園、博物館、動物園、音樂會、舞蹈、戲劇，甚至設法拉攏了一批臺灣移民來美與子女同住的老年人，一起打了幾次麻將。但是，這一切努力，效果並不顯著。四舅對一切事物仍舊處之以木然的態度。只有跟孩子們在一起，雖然言語不十分相通，卻有很分明的喜怒哀樂的表現。

不過，同杭州相聚三日的經驗相比，事情還是有些變化。至少，他的話慢慢多起來了，而且說話的語氣，也跟從前有些兩樣。我發現，他語言中的那種自衛意識，在慢慢減少，而直接反應情感的部分，卻慢慢增加了。但是，對於造成他今天這種精神狀態彷彿木質化了的真正原因，對於他過去三十年的實際遭遇，我還是不小心翼翼，不敢造次。

事情往往也有不按照我的安排發展的地方。

有一次，我們帶他到紐約帝國大廈去參觀，在頂樓的小商店裡，給他買了一件小紀念品——不過是個價格很便宜的鋁製的帝國大廈模型。卻萬萬沒有料到，四舅握著這座小小的輕金屬的帝國大廈，竟然全身發抖，害怕得不得了。

為了這件事，我請教過一位精神病科的同事。據他的解釋，這是很明顯的精神病徵。患者可能曾受過尖銳物的身體傷害，後來或許遺忘，但是創傷引起的震盪卻被壓抑成心理殘渣，經過意識轉換，遂表現為對一切尖銳物的無端恐懼。

去年夏天，一個週末，四舅給孩子們纏得沒有辦法，終於換上妻給他買的游泳褲，同我們一塊兒上海灘去度假。我才第一次注意到他背上，近腰的地方，至少有些七、八粒葡萄乾大小的瘡疤。我料不準他肯不肯透露其中的祕密。但是，孩子們卻興奮起來，不停地搔弄，把四舅呵得滿沙灘打滾，連連叫著：「NO, O.K.? NO, O.K.? NO, O.K.?!」看著四舅的樣子，並不太有意隱藏，我遂大著膽子問了他。四舅的答覆，卻出奇的輕鬆，彷彿那是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情。

「海外關係嘛，還不是，紅衛兵整的。虧他們想得出來這麼個省錢的辦法。」

筷子削尖了，往裡插上那麼三分、半寸，血流得也不多，也不會死人。問題答得不滿意，就插一根……我這還算是好過關的啦，比土改那一陣子好多啦……只不過要我交代我那女人為什麼去了臺灣，問你爸媽同我的關係，什麼的。要是反革命，那就不得了。筷子可不往腰肚子上插，插在太陽穴上，兩掌一拍，就完了，不費一粒子彈……真夠聰明的……」

這段話，真教我這個做翻譯的為難，我只得取個巧，告訴我的孩子：四舅這些瘡疤，那是長年練李小龍那一路的功夫練出來的。好在四舅確還會幾手八卦拳，起早傍晚，他愛在我們後院草坪上擺開馬步，走上幾圈，鬆鬆筋骨。孩子們從玻璃後面張大嘴巴看著，也彷彿我小時候看四舅碾銀杏拭他的端硯一樣。

一九八二年十月下旬一個異常晴爽的禮拜天下午，我們一家人坐在二樓的起坐間裡，生了這一年的第一次爐火。雖然剛涉深秋，早起卻發現草地上全鋪了白霜。從起坐間面向後院的大玻璃門望出去，院北一株參天的銀楓，滿樹葉子已經染滿醉顏。或許是給晨間的初霜凋傷了，這秋楓竟似紙紮一般，風過處，片片紅

葉簌簌飄下地來。

四舅企立在玻璃門前，忽然轉過身對我們說：

「老在這裡這麼過下去，將來要挨人家批鬥的。我看，還是趁天冷下雪以前，讓我回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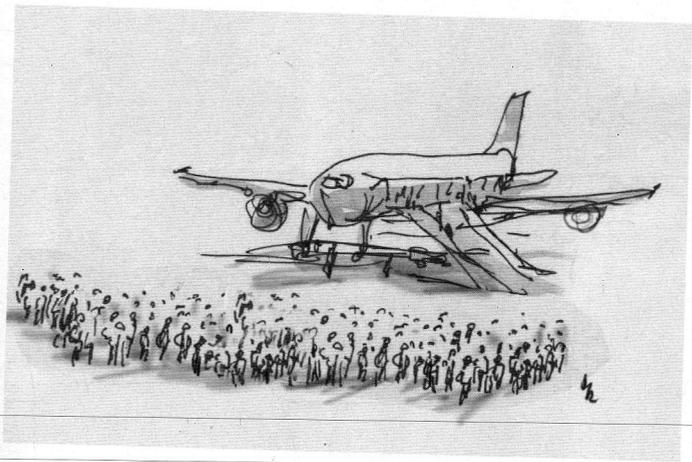
我把他的話，翻譯給妻子和孩子們聽。他們齊聲大叫：「NO, NO, NO!」然而，在心的深處，我明白，這已是無可挽回的了。

四舅的這番話，聽在我的耳朵裡，固然心酸、恐怖兼而有之，但對我這個所謂的腫瘤專家而言，實在是非常諷刺的。我以為，在這一完全擺脫了四舅所熟悉的一切的環境裡，靠著最起碼的人與人之間的善意接觸，或許有可能扭轉四舅逐步木質化的趨向。事實呢？經過半年不到的時間，確實證明這樣原始的治療開始產生了反應。然而，我又怎麼能夠料得到，就在他的正常判斷力部分恢復的時候，他的自覺的選擇，還是要回到那個無形恐懼八腳章魚般牢執著他的地方去！或者，在隨我來到美國的這一段日子裡，如果他漠然的面色後面，還有一定程度

# 故國神遊

的精神活動，這些活動，恐怕始終沒有離開過新新舊舊的西子湖的人與事吧。那麼，我的這種惶急倉卒的自以為是的精神腫瘤治療術，究竟也脫不了庸人自擾的意味了。如果追根到底，我的治療對象，是不是除了四舅那顯而易見的本質人格以外，也觸及到自己潛意識裡的某些地方呢？這之間的界線，我不禁覺得有些模糊了。

總之，對四舅而言，問題倒是很清楚的了。他是屬於西子湖的。儘管那裡目前仍佈滿秋的肅殺，前面還有漫長凜冽的冬天，但是，西子湖終究是西子湖，別的地方，即使再美好，也是不能代替的吧。



01

四季分明的古城，向以秋の況味最是宜人。尤其是葉圓木黃の西山黃櫨，冷霜輕敷之後，便陸續顯露爐火灰燼中煨烤の殘紅，在老年期線條謙和の山嶺上，大片染出燕趙漢子久歷風霜の微醺臉色。與北美洲大陸萬里丘巒如火如荼の楓紅相比，這似熱實冷文明衰老の秋景，益發宜酒宜蟹宜菊。而日本京都大德寺內掩映禪殿の七裂秀掌槭葉，終究是嬌紅有餘老態不足，竟不免野狐禪の矯揉造作了。

然而，入秋前的古城，揚天風沙雖已收斂，天高氣爽、純淨無塵的境界，仍有所待焉。竟仍在餘威未退の暑熱裡，隱隱埋伏一線殺機，隨著大街小巷老樹繁柯密葉叢裡織就的一片蟬嘶，擊向炎夏虎口餘生の疲倦人群。滿城內外，日常生活の皮相底下，餘悸猶存の莫名緊張，幾乎伸手即可撫觸。這時節，正是一九七

七年的晚夏初秋，大地氣溫欲降未降，驕陽驟雨時有反覆的一段日子。

這小小事件發生的晚上，恰有一鉤新月，卻因雲氣時濃時淡，始終看不清。且因時令的關係，日落良久，仍不見蹤跡，直到夜深人靜，才偶爾突破鬱黯烏青的混沌蒼穹，露出一彎魚白。

淵源於大明朝永樂四年、見證了五百七十餘年興亡滄桑的故宮，仍舊堂皇地盤踞著古城的心臟地帶。占地七十二萬平方米，隔成九千多個大小房間，城廓環護、深溝壁壘，這一度藏龍棲鳳、君臨人間的紫禁城古建築群，於今靜靜臥伏在慘淡的月色下，既無車馬煙塵的喧囂，也不見碧瓦丹墀的閃耀，只餘下大殿空廓迴廊曲折在陰風螢火下，形銷骨立，宛如一片廢墟。

子夜時分，午門角樓上向西巡邏的一隊換崗的警衛，忽然瞥見太和殿的前方大院裡，隱約在玉帶河與太和門之間的平地上，分明有個黑影閃動。為首的警衛本能舉槍，大聲斥喝：

「什麼人？站住，別亂動！」

人影立時僵住，昏暗中縮成一粒黑點。這當兒，協和門外，早有一列士兵聞聲趕到，雜沓的腳步踩在青石板上，驚醒了僵成一點的黑影，這失措的漢子忽地彈起，朝著反方向的熙和門，拔腳飛奔。還沒衝出一、三十步，震天價一聲槍響，人影斂住，身形扭曲，然後，像被擊中的獵物一般，撲地倒在身旁的金水橋上。漢白玉的橋欄在微微反射幽光的月夜裡，露出優美的淺白線條，中檣的漢子，軟成一灘，像竹竿挑著一套連身的黑色衣褲，兩頭皆不著地，攔腰一彎兩折，輕飄飄地，掛在這無風無雨的無邊黑夜裡。漢子的眼睛卻未全閉，餘光所及，似乎看見古城樓頭展翅欲飛的琉璃瓦簷上，鬼火似的一鉤新月，恰恰破雲而出，彷彿萬里雲漢的旅途，剛剛啟程。

02

這間房原當不上遼闊二字，只因擺設簡單，頂高窗小，四壁蕭然，人一坐

下，便感覺左右四方上下的距離，彷彿不必張嘴就可以聽見回音。一只四十度的白熱燈泡，是入夜以後屋裡主要的光源，用一根粗大的黑膠皮電線拉住，從天花板直垂下來，落在長方形房間三分之一的長度和三分之一的高度附近。

燈的下方，不到四呎，單獨擺著一張硬木椅，看似十分陳舊，椅腳靠背的線條，卻又十分優美，是典型的明代木工藝，髹漆雖已剝落，木料本身卻透出幽暗的光澤。一名身材瘦小的漢子被安坐在這張與周圍環境頗不相稱的骨董椅子裡，益發顯出人小椅大的踟躕不安。

他的對面，相隔屋子長度的三分之一，擺著一條窄長的供桌，桌腿顯然已經鋸短，還是比一般的辦公桌高。桌後面，頭髮梳得紋絲不亂，一名審訊官，就著檯燈翻閱厚厚的一疊卷宗。右手邊打斜坐著，短髮齊耳的女祕書，正在奮筆直書。

「今天談得差不多了，」他闔上卷宗，抬起頭，露出白晳的面孔，右手中指輕輕頂了一下金邊眼鏡：「你還有什麼要補充的沒有？」

「……」

「傷口癒合了嗎？」

「大夫說，再過幾天，就可以拆線……」

「安心養病，你的案子，基本上，關鍵在你自己。你得努力幫助自己，別人幫不上忙。思想上，你得有這個認識。」

「是。」

「還有什麼補充的？」

「我的護照……」

「不是一再說清楚了嗎？你一來就提過這個問題。我們立刻派人給你調查。機場警衛、海關、華僑大廈、國際旅行社、外交部、僑務辦公室，都給你查過了。可是，沒有人見過這本護照，連你曲漢生這個名字，都沒人聽說過。」

「美國大使館……」

「這一個，也給你說過多少次了。別人國家的機構，咱們不便去替你辦交

涉，何況你到現在還不怎麼合作，有抗拒心理，事情搞得糊裡糊塗的，交代不夠坦白。我們一再要幫助你，一再告訴你，這事情，關鍵在你自己。你如果專給自已過不去，誰也幫不上忙，是不是？」

「我給美國國務院寫的信……」

「你既然要求了，我們也沒有阻攔，對不對？不過，你仔細想想，這可是事情的關鍵？就算美國發你一份護照，又能證明什麼？你的行為，還是得你自己說明。洋大人靠不了的，你應該靠自己才對。這個思想不搞通，誰也幫不了你的忙。」

「可是——我該講的，都講了。既沒犯你們的法，我也不會要求賠償，認倒楣，算了。你們憑什麼繼續扣留我？」

「這是你的主觀想法，你的行為、動機，可不太清楚。別的不說，你十一那晚上，私闖禁區，存的是什麼心？國家首長、外國貴賓，都在那一帶進出，你鬼鬼祟祟在那兒幹什麼？還有什麼人跟你協作活動？這些個情況，你不交代明白，

能放你走嗎？我膽子再大，也不能替你擔待，你說是不是？」

「我不是都說過了？你也都記錄下來了，還要我說什麼？」

面孔白皙的審訊官，身體微向後仰，用雙手十根手指輕輕梳理頭髮，原本紋絲不亂的頭頂，倒反而有些攪亂了。他挺身向前，隨意翻閱了一下已經闔上的卷宗，用手指點著其中的一段。

「你說你迷路了。這就是你交代的全部理由。你想欺騙誰呢？」

說話一向沉著冷靜的審訊官，語音裡有一絲愠怒。

「這是實話。那天，焰火晚會散場，我跟大家往回走，要找十九號遊覽車回華僑大廈。公園裡人多車雜，滿地黑影，樹又多，我跟一隊人走，以為是同隊的，結果，鑽過幾道門，才發現原來他們是換班的服務人員，我再往回走，門關上了，就怎麼也找不回去……」

「還是這些話，你不老實，想拖，咱們有的是時間。我問你，你說你跟一隊人走，一隊服務人員，穿什麼衣服？什麼樣打扮？你能提出人證嗎？」

「光線那麼暗，我又沒存心認人，只跟他們走了一段路，教我怎麼去認？」

「你提不出人證，我們倒有人證。證明你說話不老實。那天晚上，沒走進勞動人民文化宮以前，在觀禮臺上，你動手毆打我們兩名公安幹部。我這裡有他們的報告，有名有姓有時間有地點。這個情況，我不說，你也就裝糊塗，紋風不透，想一直瞞下去，這個態度，過得了關嗎？」

「他們先動手，無緣無故，要抓人……」

「為什麼抓你？為什麼別人不抓，就只抓你？」

「我怎麼知道？我一個華僑，回國參觀，看到不合理的事情，表示我個人的意見，這有什麼不對？你們以為，凡是中國人都該逆來順受嗎？在國外長大的，看不慣的，就要講，這就可以抓人嗎？」

審訊官暫時沒有答腔，他斜眼看著女祕書，看她記錄完畢，筆停下來，才掉頭繼續問話。

「你說你是華僑，你自稱曲漢生，你說你原籍山東膠縣。我們派人去查核

過，根據資料，你父親一九四九年跟國民黨軍隊去了臺灣。這些情況，你也從不主動交代。凡你主動提出的，都沒有任何證明。你說你從美國回來，你沒有護照，沒有入關簽證，你說你住華僑大廈，華僑大廈沒有你這個名字登記。從你身上，我們只找到人民幣三十七元五角，全國通行的糧票三斤三兩，北京市地圖一張，還有兩張桂林的風景明信片。你什麼單位的證明都沒有。你到底是什麼人？你怎麼混到天安門去的？你深更半夜闖入紫禁城禁區，目的何在？我問你，到底是誰派遣你來的？還有什麼其他同夥？你必須詳盡具體交代你的陰謀，不得有任何隱瞞。只要你知道悔改，黨和人民的政策一向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可以考慮給你一條自新的路。如果一味隱瞞，幻想奇蹟外援來拯救你，我老實告訴你，最後吃虧的還是你自己！」

這是曲漢生受審以來聽到的最嚴厲的威脅。他第一次意識到，他現在碰到的，不再是一個單純的誤會。這是一套制度，是一套他生長習慣環境裡完全陌生的制度，像一張似軟實硬的透明尼龍網，陷在網裡，如果不仔細看，可能連被縛

住都不知道，然而一旦要動彈脫身，這網便開始收緊。不過，他還是不死心。

「你不能預先假設我的罪行，要我自己提供無罪證明。我正式要求你通知我在美國的家屬，我要請律師，我要求公開審判！」

金邊眼鏡的審訊官忍不住笑了。

「這裡是人民的專政機構，容不得你撒野！」  
他冷冷地說。

……

曲漢生第一次進審訊室，是兩個多星期以前。當時，他記得，心裡充滿理直氣壯的聲明，還準備趁機會好好教訓他們一頓。同時，他肚子裡又是一腔憤怒，正覺得需要尋找一個適當的發洩對象。那個自稱老許的審訊官一坐下，他就爆發了。

「你們把我當什麼人對待？囚犯嗎？我犯你們什麼法？打了我一槍不算，現在竟剝奪我的行動自由，我海外的家人不知道我的行蹤，我服務的公司請假已經

逾期。你們扣留我，連理由都不說明，這就是你們對待海外愛國華僑的政策嗎？

……

金邊眼鏡面孔白皙的老許沒有什麼顯著的動靜，鏡片後的眼睛，像觀察細菌構造的生物學家，盯住他看。

曲漢生開始覺得，他坐著的太師椅雖然寬大，木頭到底太硬，尤其是受傷以後一番折騰，少說也丟了十磅，如今直覺得骨頭處處碰撞著木頭，姿勢換來換去都避免不了格格不入的疼痛。他很快便發覺，光發脾氣沒有用。他開始想到自己的生存。

「請你們至少把我的下落通知美國大使館，我好歹總算是美國公民。再說，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你們也不能……」

連續幾場夜審以後，他開始被焦急、無奈、後悔、自責的情緒所糾纏。他努力收斂自己一貫敢說敢當的山東性格。他甚至不顧委屈，答應寫自傳，寫自白書。

……  
審訊室外，夜正深沉，偶爾可以聽見牆角草叢裡，一隻落單蟋蟀的吱吱淒鳴。

老許伸了一下懶腰，手收回的時候，順便頂了一下眼鏡。他點上一枝牡丹牌香菸。屋裡空氣看來不太流動，細小的煙柱上升很慢，頂端逐漸形成環狀的擴散，繼續上升的煙柱穿過煙環，冒起一節，失去了浮力，又形成一個更濃更小的圓環，套在緩緩散開變淡的老環上面。

「回去冷靜想想，今天就談到這裡為止。」

老許拾起卷宗，準備退席。供桌旁邊，小書桌後面，照例一言不發只顧振筆直書的女祕書，熟練地收拾了散在桌面上的紙頁，將粗大的黑色墨水筆，旋回筆套裡。

插進女祕書上衣口袋的自來水筆，筆套夾的尖端，是一粒不鏽鋼的圓珠。曲漢生被領著起身的剎那，小小鋼珠上一星閃亮的反光，恰好捕捉了他的視線。他

忍不住突發的一陣寒戰，彷彿剛剛癒合的傷口，又給鐵硬的子彈嗖的一聲撕裂了一般。

03

麵包車停在山腳下。旅行社的值班「陪同」老譚首先跳下車來。車子裡面，十幾名男男女女奇裝異服的乘客，正忙著伸腿、哈腰、收拾旅行包、整理照相機。

「這一站，到我們桂林著名的獨秀峰上面去看漓江風帆、象鼻飲水……」老譚一面尋路上山，一面不時回頭。他必須提高音量，好照顧到每一個跟來的人。

「……解放前，我們桂林，基本上是個官僚地主盤據休閒的消費城市……解放後，在黨的正確領導下，人民政府開展了工業建設，現在……」

獨秀峰不過是座幾十呎高的小山丘，只因為石灰地質的特殊溶蝕性，山丘的形狀迥異尋常，其實更像一柱放大的萬倍的鐘乳石，倒豎在地面上，只頂端沒有想像中的尖銳，不但有優游散步的餘地，還立著一座古典山亭，可供攬勝望遠。曲漢生跟著零星的隊伍上了山頂，在山亭四周瀏覽一圈，發覺居然沒有郭沫若的題辭，心中不免稍感寬慰。但是，周遭卡嚓卡嚓響個不停的日本相機，又惹得他立刻鎖上了雙眉。

「各位僑胞……現在，我來介紹一首我們廣西壯族人民的山歌。這首山歌，感情豐富，語言生動，充分表達舊社會受盡壓迫的壯族人民渴望天亮的心情……」旅行團的團員圍攏在亭簷下。九月下旬的晨陽淡淡瀉在亭外。曲漢生覺得腦

稍微微刺痛，他背著人群，倚著一根亭柱，眺望江水。江面並不十分清澈，水色卻又不像他上星期看到污染嚴重的黃浦江。或許是上流下過雨，帶來了大量泥沙？他心裡估計。然而又不完全是純粹泥沙的混濁土色。江對過，遠望似乎是支流匯入的灣流，疊在江水與田疇之際，鬆鬆擠擠，列開一排竹筏，大致攤成一個

橢圓，扁扁圓圓，像遠遠張開一把油紙傘。

他忽然聽見背後一聲稚嫩尖銳的童音。

「下面這一首……〈延邊人民熱愛毛主席〉……」

曲漢生回頭，踮起腳跟，越過亭簷下的陰影，越過黑壓壓的觀光客的頭頂，他看見山崗的稜線上，整整齊齊，兩排圍成半月的青少年，胸前一律紅領巾，在八、九點鐘的陽光下，死勁張開兩排鴨蛋形的口腔。一旁的山石上，老譚手撐著叉成八字的大腿，點頭打著節拍。

這又不是禮拜天！曲漢生心裡忽然流過他的旅程表。前天，前天是禮拜天，他乘飛機離開上海，今天是禮拜二，九月底的禮拜二，是孩子們上學的日子。孩子們卻在這裡排隊唱歌，而且，或者不只唱歌？也許七點鐘就趕來集合、排隊，坐在山頂上，等候這批海外僑胞。僑胞們拍手叫好，「再來一個！」有人熱情地大喊。

相機又一陣卡嚓響，還有閃光燈，老譚吐了一口痰，把菸蒂捺死在岩石上。

他一面拍手，一面起身，走到隊伍前面，跟帶隊的青年老師說：

「唱個〈我愛北京天安門〉吧！」

兩排紅領巾微微給風挑起。八、九點鐘的太陽灑在他們烏黑發亮的頭髮上。「不！」曲漢生覺得腦梢的刺痛正在加劇。「八、九點鐘的太陽，不！」他心裡翻湧著一股難以制伏的痛苦痙攣。那是個禮拜天，三年前，也是個禮拜天，有太陽的禮拜天。前一晚，曼麗連續嘮叨了一個禮拜以後，他終於屈服，在公司寄來的僱用合同上簽了字。「你為關關想一想，」妻說：「她就上三年級了，你要她回去趕那些惡性補習？」他給母校臺大的系主任寫了一封信。「生暫時有契約限制，今年恐無法回校應聘……」他痛恨自己的懦弱，痛恨了一晚。「然而關關，唉，關關……」聽說公司研究發展部的所在地，是全美國有名的學區，每年的畢業生，有百分之十五進長春藤大學。禮拜天的早上，妻女都睡懶覺，他搬了一張籐椅到公寓臥室外面的陽臺上，隨意翻看他一個左派朋友送他的小紅書，恰巧翻到這麼一段：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柢是你們的，你們年輕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

他望著欄杆外面茵綠一片的草坪喃喃自語。「能夠這樣看待下一代，錯不了的。也許，在這裡做出一點東西來，對兩邊的孩子都有益，也不一定。」

青年老師同老譚商量完畢，回到半月隊形的中央，舉起指揮的雙手，他用威嚴中不忘諄諄善誘的語調說：

「〈我愛北京天安門〉，唱的時候，咬字清楚，堅定有力，把活潑向上、朝氣蓬勃的精神面貌唱出來！」

亭簷底下，被招待的人群一陣騷動。曲漢生嘴唇發白，拚命向前擠。大聲吼叫：

「不！不要唱，夠了，不要唱了！」

老譚一個箭步上前，雙手立刻抱著曲漢生發抖的肩膀。「哎呀！生病了。」他一面照顧周圍發怔的群眾，一面把曲漢生用力拉到亭子裡坐下。「我說嘛，參

觀項目排得太緊湊了。可是啊，你們就是不聽。我知道，一回祖國，就像回到娘家，巴不得……這種心情，可以理解，可以理解……那位同志，有水沒有？……」

曲漢生一個人坐在麵包車最後一排的靠窗座位上面，下午的陽光已經不那麼強烈，對飛的氣流刷過臉上，還有些涼意。他已經記不清楚上午那一場小風暴是如何了結的。他只記得給大家簇擁著進了車廂，半推半拉地塞進這個座位上躺下。麵包車一路停過幾個風景點，既沒有人邀他下車，也就懶得下車。他只記得同團的團員似乎有意避開他。不過，老譚還是語調親切地給他送中飯，送茶水。

麵包車離開最後一個風景點，朝榕湖飯店往回開。車子經過花橋，曲漢生聽見老譚介紹花橋的歷史：「……宋朝時候……蘇東坡……」麵包車馳在下坡路上，車窗外，風的速度相對增快。曲漢生只覺得頭腦脹痛，風刷過他微微發燙的臉頰，按摩一般，他索性伸出頭去。至少聽不見老譚那一口偽裝親切的宣傳語調。

迎面一部敞篷大卡車，吃力地爬上坡來。一車子擠滿了紅領巾，卻沒有唱歌。車子彷彿喘著氣，加力檔製造的噪音步步逼近。曲漢生眼睜睜看著會車時交錯流過的一張張孩子臉。一個光頭的小男孩，兩粒眼睛桂圓核一般，彷彿射出來一道寒光。他一手攀住車頂去了帆布的鋼架，一手揚著一方紅領巾順風飄蕩。突然，那孩子呸一口濃痰，就那麼準，剛好飛濺到曲漢生猶自回顧張望的臉上。卡車捲起的風中，傳來那孩子昂首怒目的怪嘯——

「禽——你——媽——華——僑——」

04

曲漢生跟隨著下機的旅客，走在北京國際機場的混凝土停機坪上。九月底的陽光十分耀眼，他低著頭，跟著人群走。上下一色的人民裝，原是香港彌敦道裕華公司買來的土產。深圳入關以後，四個禮拜了，還沒洗過，雖有些風塵僕僕，

新裝的褶痕，仍很顯明。除了這一身似舊不舊的服裝，他的一雙皮鞋和肩膀上微微晃盪的一只印著 AMERICAN AIRLINE 藍底白字的航空旅行包，也明顯暴露著他的身份。然而，九月底的陽光十分耀眼，特別是下午三、四點鐘，混凝土焦乾鐵硬，像烤箱裡再也蒸發不出一滴水分的金屬板，下機的人群，加快腳步，奔向建築物的陰影，誰也不注意誰。

雖說是首善的都會，機場的建築卻不怎麼複雜，幾乎一眼可以看盡。開闊的停機坪和跑道面向天空，機場大廈面向跑道，開著大片玻璃窗，兩者的結合純粹表現最單純最直截了當的功利主義設計。物質的功用以外，吸引眼光的便是紅漆的標語，填滿了精神需要的空白。

剛剛走進甬道，前面的人群忽然亂了步調，擠成一團。有人揮著手臂，大聲疾呼：「機場戒嚴了，這邊走！這邊走！」旅客像羊群一般，馴服地跟著指揮者的手臂，拐彎抹角上了樓梯。全都湧進了高大空闊的候機室。

沒有人解釋這個突然的緊張局面，但是，機場內外，似乎所有閒雜人等，都

在極短的時間裡，陸陸續續給集中到這兒來了。原本陳設簡陋單調的候機室，忽然像市場一般，熱鬧起來。

曲漢生算是屬於晚到的一批，室內有限的椅位，早被占滿，椅邊、地上，甚至連辦事人員已不知去向的櫃檯上，都零亂擁擠地堆著行李袋、網籃、皮箱和東張西望的人。

為了趕上這趟班機，曲漢生絕早起床，折騰了一天，滿以為到達終點站，只需跟著旅行社的「陪同」坐車進城，就可以好好睡上一覺。不料遇上這麼一場莫名其妙戒嚴，不要說「陪同」同志無法聯繫，現在連在候機室大廳裡找個座位休息的機會都沒有。而且，到底為了什麼緊急事故戒嚴？什麼時候戒嚴才能解除？腦子裡閃過一連串問號，然而，環顧四周，除了這一群難民似的群眾以外，竟連一個可以詢問的人都找不出來。在嘈雜的人聲裡，他下意識地緊了緊手裡的旅行包，往大廳裡唯一一面看得見外界的大排玻璃窗擠去。

幾經周折，終於在窗邊擠出了一角地位。彷彿半天努力終於有了成果，曲漢

生發覺，自己竟好像有點滿足似的，忘了焦急和憤怒，開始安心注意窗外的風景。

停機坪上，的確有些不尋常的動靜。首先，原來停著好幾架飛機的地方，現在都移走了，窗外的視界，更加顯得遼闊。過沒多久，機場左翼忽然一部接一部，開進來十幾部綠色大卡車，卡車上擠滿男男女女的小學生。車隊直開到玻璃窗下。小學生一個接一個，蝗蟲一般，跳下車來。男孩子一律手搖紅旗，女孩子則一律抱著兩把彩紙束紮的大花球。一個嘴裡含著哨子的指揮官樣的人物，慌亂地前後跑動，忽然一下消失在曲漢生面前的窗子底下。候機室的位置在二樓，樓下是什麼單位、什麼地方，曲漢生看不見，也不知道。但不到一分鐘，形色慌張的指揮官又從窗子底下跑出來，哨子含在口裡，右手手臂直直舉起，一面跑一面三百六十度地揮著大圓圈。跑到停機坪中心附近有一個白漆圓點的地方，站定，回過身來，兩隻手齊高舉，朝著小學生下車的地點，猛力往回比劃。那一窩彩色的小人群，立刻觸電一般排成了隊伍，又像幾百粒受了磁場感應的碎鐵釘，飛

快集中到指揮官的面前，分男女擺成兩長方塊的閱兵隊形，指揮官雙手一比，又全部整齊劃一地縮矮一節，坐在看來有些滾燙的混泥土上。

接著，大約有十分鐘的光景，又開進來七、八輛軍車。這一次，跳下來的卻是全副配備的士兵，動作更加迅速有力，不到兩分鐘，便在小學生隊伍的附近，擺出了儀仗隊和樂隊兩個方陣。

就這樣，被機場大廳玻璃分隔在裡外兩邊的人群，同時進入彷彿理所當然的等待。除了偶爾有人大概因為內急稍稍走動之外，戒嚴下的國際機場，裡裡外外怕不有好幾千人，一律眼巴巴地等待著這個既沒有人宣佈也沒有人解釋的事態的發生。沒有人提出質問，也沒有人答覆詢問。偌大的首都國際機場，理應是為十億人民和全世界旅客服務的國際機場，就這樣淘汰了一切可能有的功能，只為了一個下達戒嚴令的少數幾個人所知道的目的，凝結在那裡，在九月底耀眼的陽光底下，凝結著，等待著。

曲漢生倚著玻璃窗，他找到一個理想位置的暫時滿足心理，很快便洩了氣。

整個事態的荒謬邏輯，在這彷彿無休止的等待裡，化成千百條吐著烈焰的火苗，在他的內裡燒灼蔓延。然而，周遭的氣氛卻又完全不能配合他的情緒，他沒有聽見一句怨言，沒有任何人有任何憤懣的表示。相反，大家似乎浸淫在一種難得奇遇的情境裡面，三五成群地一面據有自己的位置，一面興奮的竊竊私語，猜測著，傳播著小道消息，分享著重大祭典參與者的榮幸。

大約是兩個鐘頭以後，祭典的序幕終於揭開。一長溜紅旗牌黑亮小轎車絡繹馳進禁區，停機坪上的隊伍立刻精神飽滿挺立起來。候機室大廳裡一疊疊的人牆，往窗戶邊上蜂湧，把僥倖站在最前面的曲漢生，幾乎擠得透不過氣來。

「來了！來了！」

「哪兒？哪兒？」

興奮的人群囁語般低聲呼喊著。遠遠天邊，出現了一粒小黑點，所有的視線立刻跟隨發現者的手指，尾隨著這粒小黑點，直到它變成一架老母雞式的灰藍運輸機，停在跑道的終點。

機艙門打開後，觀禮人群的興奮情緒也跟著進入高潮。紅旗牌轎車裡出來的穿灰色凡立丁中山裝的人物，按照地位高低排成一列，與飛機上下來的西裝人物一一握手、擁抱、親吻，然後轉身，邁著穩重的步伐，檢閱儀隊。玻璃窗前積壓的人群似乎到達了歇斯底里狀態，有人拚命往前擠，有人不斷輕輕吶喊著一些報紙上經常亮相的大人物的名字。

身體壓成一條脫水的蚯蚓，曲漢生只顧告誡自己，再不掙扎脫身，下一個小的高潮，他就可能暈死在人堆裡。他於是全身弓成三角形，趁人牆往回擺的頃刻，調轉身子，然後，利用拱起的膝蓋，朝身旁人縫裡死頂。他聽見頭上面有人謾罵，他顧不了許多，雙手繼續撐在別人身上、腿上、地板上，往任何露出的空隙裡鑽，待他半鑽半爬殺出最後一道肉牆，手一摸，肩膀上的旅行包竟不見了蹤跡。

曲漢生全身冰冷發僵，背對層層人牆。他只覺得腦袋裡面有一串爆竹嘩啦啦炸開了。他什麼都看不見，全身上下彷彿只餘聽覺還在發生作用，他在巨大的音

浪衝擊下翻滾。他所有的證件都在那印著美國航空公司的藍帆布旅行包裡面。機票、行李證、護照、旅行支票，還有半打左右各種銀行商號的信用卡，甚至他的汽車駕駛執照、地址本、記事冊……人牆忽然嗡一聲好像要散開，他翻身又向人肉堆裡鑽回去。然而，他隱隱只聽見一片幼稚悅耳的童聲，一遍又一遍，彷彿發自遙遠的天邊，像歌謠又像呻吟，他連滿空裡招展的彩色繽紛的紙紮花球都沒有看見，腦海裡只留下一片鬼魂一樣反覆吟誦的童聲合唱：「歡迎——歡迎——熱烈歡迎——歡迎——歡迎——熱烈歡迎——歡迎——熱烈歡迎——……」

便不省人事暈了過去。

05

一開始只有股潮濕的陰冷的氣味，飄過來，細若游絲，若斷若續。不久，這股氣味粗大起來，又漸漸增加濃度，像點燃一枝受潮的香菸，菸味捲在霉味裡，

霉味滲在菸味中。接著，眼皮上方，似乎有一道朦朧的光，或者是一注乳白的月光？從高處流下，滴在眼瞼、臉上、全身。只覺得白，只微微感覺一些些重量，好似柔軟的按摩。然後，便聽見輕輕撫觸琴鍵的樂音。隱隱約約，忽有忽無。是月光。窗子外面，那棵直挺挺的鵝掌楸的葉梢，是有一餅青青的月亮。

是關關吧。是關關在彈練習曲。不。不是練習曲。是《鱒魚》。舒伯特的《鱒魚》。是她。曼麗。是最後一個樂章。不錯。是我錄的音。費了我整整一個下午的時間錄下這首五重奏。不錯。是匈牙利四重奏樂團。費了我多少心。錄好又算時間。儘量把所有鋼琴獨奏部分洗掉。好讓她練習。不對。這個主題不能這麼彈。速度太快。不能這麼彈。不能一味快。心細一點。想想看。溪流裡的鱒魚。陽光。水波。輕巧敏捷。不是快。是逍遙。對。逍遙。不對。不對。你不聽我的意見。從來都不聽。你聽我說。聽我說。我怎麼不聽。我一向聽。一向尊重你的意見。我放棄回臺大。決定來東部。這都是你的意見。為了關關。是。為了關關。也是為你。我不能不去。當然要你去。當然要你去。一起去。關關也去。當

然考慮過。人家是講理的。我考慮過。研究過。那是我們的國家。有什麼可怕。他們現在不同。講理的。他們說孩子是八、九點鐘的太陽，他們講理的。別算舊賬。歷史。那是歷史。我看過很多報導。跟老李談過。我知道。老李是左派。左派也是人。不會的。你聽我說。就算有些偏見。我們只是看看。自己的國家。沒什麼可怕。過去了的。舊賬。不會算的。別人現在也講理。他們不會算。我們也不要算。過去的債。讓它過去。那是歷史。歷史造的孽。現在。我們去解。去化。化掉這筆孽債。不。不要恨。仇恨對仇恨。太野蠻。我們要解。你聽我說。解開這個死結。要回去。先看看。再設法解。親自回去。只有親自回去才能解開死結。人死不能復生。對不對。不能怪你爸爸。也不能怪他們。那個時代。是那個時代。你爸爸那個時代。互相砍互相殺。那是野蠻。愚蠢。不會的。你聽我說。你殺人。人家殺你。你再殺人。那是愚蠢。對不對。歷史的債。讓它過去。還有。你聽我說。還有錦繡河山。不能不回去看看。尼克森都去了。為什麼我們不去。帶關關去。讓她看看。沒有道理不讓她看。我的河山。你的河山。也是關

關的河山。你不能剝奪關關的錦繡河山。你不能。她血裡有。關關血裡有錦繡河山。要給她看。讓她聽。讓她嗅。讓她踩。踩一踩江南的春泥。踩一踩。踩一踩木板橋。青石路。讓她摸。摸一摸陶甕的酒罈。摸一摸黃梅時節的油酥雨。摸一摸老榆樹的皮。紫藤的蔓。三月發的榆錢和老爺爺坐過的竹躺椅。摸一摸土地廟的銅香爐。老奶奶的龍頭拐杖。還有。牆上的硝灰。井垣上的繩纜。還有還有。八月的荷花四月的柳。還有。銜泥的燕子脫殼的蟬。還有，提燈籠的螢火吐絲的蠶。你不能。你不能剝奪關關的河山錦繡。她血裡有她手上沒有。要讓她看讓她聽讓她嗅讓她摸。讓她血裡的錦繡河山化成指上的河山錦繡。不。不。你聽我說。不。不能走。你不能走。不能帶關關走。關關。不要走。爸爸需要你。不要走。曼麗。曼麗。你不能做得這麼絕。不要走。關關。不要走。關關。關關。

關——關……

一年一度的大慶典其實已經演習了多次。要組織一百萬人的群眾場面，在規定的短暫時間裡，有條不紊地從北京市各地區集中到面積約一百萬平方米的天安門廣場上，進行三、四個小時的祝賀活動，這本身已經是一項浩大的工程。何況，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等級不同的華僑、港澳同胞，因「骨肉同胞」一辭而榮登新貴寶座的所謂臺胞，以及身份地位不同的各種外賓，都要一一分配安排，定時接送到等級不同的觀禮臺上去。此外，當然還有各國元首、外交代表、貴賓，以及黨和國家的首長們，都得在一定的時間內，陸續踏上象徵天下承平的天安門城樓，作為整個慶典活動的首腦和靈魂，負責展開一場驚心動魄、普天同慶的超級秀。

至於張燈結彩、交通管制、安全措施、新聞宣傳等等由此引起的雜務的配

合，則更是大工程裡面附帶的零星項目了。

一九七七年十月一日黃昏時分。集中供電的臨時調度工作，早已完成了部署，夜色初降的天安門廣場四周，人民大會堂、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毛主席紀念堂等大建築物上裝設的千萬盞燈飾，同時大放光明，加上天安門城樓上幾十架大型朱紅宮燈的異彩，把人潮洶湧、萬頭攢動的廣場，一霎時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不用說，環城佈置的四十門大砲和幾十架探照燈，也早已準備停當，只等時間到來，電訊通知，便要往古城灰暗的天空裡，射出一道道電炬霞光，開放出一朵朵炫目瑰麗、璀璨斑斕的五彩煙火。

廣場上，以人民英雄紀念碑為中心，華表為前線，一百萬群眾，面向天安門城樓，分別組成了五千個單位，同時進行舞蹈、歌唱表演的歡樂節目。城樓下，外玉帶河前，萬千海外華僑和觀光客，紛紛入席。八時正，天安門城樓上軍號吹響。金鼓齊鳴。禮樂的樂句選的是歌頌當朝領袖的歌劇劉胡蘭中的主題：

「交城的山呀，交城的水，游擊隊裡出了一個華政委……」

群眾歡呼起來了。一百萬人集會的音量，即使在偌大的廣場上，也產生了持續不斷震耳欲聾的效果。

麥克風前，新近接班的主席冷靜地清理喉嚨，咳嗽兩聲。於是，萬籟俱寂。一百萬張群眾的面孔，一律朝上，開始靜聆「講話」。

「……自從一舉粉碎了四人幫……」

主席的山西口音濃重。群眾裡面，有聽不懂這種方言鄉音的，立刻盡力壓制呼吸，有人雙手套在耳後，在燈影下，把眼睛張到不能再大的程度。

「……黨和國家，出現了空前團結的局面……全國人民，意氣風發，只爭朝夕……四個現代化的宏偉指標……一定要實現。一定會實現。……」

「講話」進行了約莫一個鐘頭。華僑隊伍裡面，也許是港胞或臺胞，確實因為聽不懂山西交城的濃重鄉音，彷彿有些不耐煩的情緒，暗暗蔓延。

一個美國回來的第二代華僑少年，忍不住發了小小的脾氣。

「When's the goddamn speech going to end?」

「噓——」

旅行社的一位「陪同」，立即加以阻止。

「Hell! I mean when'd you show the fireworks?」

主席的講話，回到了開宗明義的主旨部分。語氣開始加強。這是即將達到做結論階段的信號。最後的高潮語氣出現了。

「……同志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過我們：『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中國人民有志氣……愚公移山的精神……團結起來……新的長征……勝利……萬歲……萬歲……萬萬歲……」

也許因為主席講話時，首先感動了自己。他的口號叫得相當響亮，但正因為力氣太用在口號上，其他的轉折詞、介系詞，一分為二法的辯證邏輯思維脈絡，便都像給風吹散了一樣，只聽見麥克風擴大了以後傳出一片嗡嗡的聲音。然而，群眾卻歡聲雷動了。天安門廣場淹沒在潮水般的「萬歲，萬萬歲」聲中。

接著，主席向群眾揮手。奏樂。

「交城的山呀，交城的水，游擊隊裡出了一個華政委；……」

然後有十分鐘的休息。廣場上五千個單位立即各自圍成圓圈。跳舞的跳舞，唱歌的唱歌。主席扶著麥克風的手緩緩收回，輕輕放在毛嗶嘰禮服無法掩蓋住的突起的肚皮上，微微笑了。他慈愛的眼光俯視著沉醉在節日歡樂裡的百萬群眾，心中閃過一個念頭：偉大領袖的英明預見沒有錯。要造輿論、樹立威信，搞一點個人崇拜是必要的。今後，全國的公園、公共建築和場所、街道、工廠、公社、學校，應該都給添上那幅「你辦事，我放心」的宣傳畫。必要的，必要的。

就在新登基的英明領袖陷入深思的當兒。廣場四周的探照燈突然全亮了。一道道白光射向天空，匯聚成炫目的一團光華。然後，互相交叉，變化著圖形和結構，忽然成網，忽然又各自向上直射，排成一個巨大的環狀光圈，籠罩在大典重心所在的天安門城樓上空。

「Jesus! This's neat!」

華僑少年說。

「Marvellous!」

一個患嚴重重聽症到中國大陸尋求針灸治療奇蹟的美國老太太說。

「混帳！什麼玩意兒！」

靠近勞動人民文化宮南沿的觀禮臺上，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說這話的是美國回來的曲漢生。沒有人知道，這個失去了所有身份證明文件的身材瘦小的中年漢子，是怎樣混到觀禮臺上來的。甚至曲漢生本人，也不很清楚。他暈倒機場後，被人抬到機場附設的診療室裡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元氣稍稍恢復，他向機場的公安單位報案。承辦人讓他填寫了大批表格，然後兩手一攤，向他說：

「這個地方，跟趕集一樣，流動人口集散地。如果有線索，或許可以追蹤。否則的話，人都往天南地北跑，哪兒去找？我看——你先找到一個負責單位，你不是華僑嗎？就華僑旅行社唄！先報個到，安個身，再靜候消息……」

開始時候，這個失物事件，只不過引起一種電擊效應，突然的震撼、盲目、眩惑、麻痺，交替作用了一段時間，到精神逐漸恢復平靜的階段，這事件的含義

及其細緻的紋理，才逐漸顯露出來。

機場的護士提了一個意見：

「我看你別淨待這兒等了。今天十一，電話打不進去。那些人，昨天或許來過，錯過了，不會再來的。你不如坐民航公司的交通車進城，民航辦事處，就在華僑大廈對街兒，兩步路，走過去，不就結了。」

到達王府井大街北口的華僑大廈，已經是下午五、六點鐘。街道旁，有些店舖，早亮了燈。人行道上，兩人一排，三人一排，一個隊伍接一個隊伍，有的像學生，有的像工人，也有什麼都不像，全組織成了隊伍，河堤放水一般，一律往南開。馬路上，來往的自行車成群馳過，占去二分之一的路面，大大小小各種型號的自動車，就在這水流不斷的自行車群穿梭出沒的空檔裡，忽快忽慢扭扭曲曲地行駛，頭燈忽明忽滅，一路撒著喇叭。

整座華僑大廈，上下裡外，車隊人潮，形色緊張，也彷彿進入了總動員的狀態。曲漢生進門走向櫃檯以前，忍不住自問：這種情況下，能解決我的問題嗎？

回國都四個禮拜了，他深深體會，這是個一切歸入組織的國度。每個人屬於一個單位。每個單位屬於一個更高的單位。每個人向單位負責。單位負責每個人的。現在，他跟他的單位失去了聯絡，斷了線。單位也許在找他，也許在忙著別的，像現在，忙著一年一度的大典，也許把他忘了，他得自己去找這個單位，向單位說明：我就是你們要找的人，我就是曲漢生，美國華僑，三十六歲，化學工程師，專程申請回國來參觀訪問，參加這個國慶大典……

曲漢生坐在華僑大廈門口的臺階上，一輛大型遊覽巴士開過來，臺階上，客廳裡，一批候車上天安門廣場觀禮的華僑，陸陸續續，在他們所屬單位派來的「陪同」招呼下，魚貫上車。他忽然心裡一冷。如果——不，不可能。但是——對！在美國遞申請表的時候，交過兩張照片，他記得。他們可以對照片。但是，如果相片留在美國的衙門裡存了檔！如果承辦人員有什麼差錯，怎麼證明自己的身份？

但是，慶典的熱鬧興奮氛圍幫助了他。櫃檯後面的人，根本聽不見他講的

話。只簡單問他：「哪裡來的？美國——美國的，上十九號車。」

曲漢生上了十九號車。也許潛意識裡有些膽怯，他刻意找到車子尾部光線最暗的座位裡坐下。十九號車擠得很滿，陪同工作人員，有好幾位，輪不到座位，全站在通道裡。車子一開動，就變成了裡面暗外面亮的世界。曲漢生頭也不回，一直歪著頭看著窗外。他覺得很舒服、很安全。

他不知道十九號車走的是什麼路線。馬路上，人潮滾滾，車輛首尾相接，壅塞的情況，相當嚴重。車子避開王府井大街和沙灘一帶交通繁忙的地區，先朝北，繞過地安門東大街，向南，轉上景山後街，再向東，轉南，經景山東街，繞過故宮後門，轉上北池子大街，向南往回開。進入勞動人民文化宮的時候，天已全黑了。曲漢生跟著十九號車帶隊的「陪同」小吳，穿過勞動人民文化宮裡黑影幢幢的古老柏樹林子，踏著草坪、小徑、建築物的黑影，在到處空地全變成臨時停車場的舊太廟的周遭，摸索了十幾分鐘，才跟著隊伍，到達了觀禮臺。

這一段觀禮臺上，大都是北美洲一帶回來的華僑和一般觀光客。負責十九號

車的小吳，一晚上忙得暈頭轉向，突然發現他的隊伍裡，起了一陣小小騷動。有人在大發議論。而這個發議論的中年漢子，面孔卻十分陌生。這幾天，他帶著隊伍跑長城，跑頤和園，跑十三陵地下宮殿，可從沒見過這個身材瘦小、貌不驚人的漢子。「特別是重大的節日集會，階級敵人趁熱鬧活動的可能性越大。」這是為準備接待任務召開的小組特別會議的結論之一。他耳際忽然響起了這個警號。

「簡直封建到了極點！」

曲漢生氣得嘴唇有點抖索，跟身旁一對紐約回來的「愛國商人」夫婦爭吵。

「不能這麼說……」

「愛國商人」說，摸摸唇上新蓄的小鬍子。

「與民同樂嘛！老百姓不是都挺高興的……」

小吳緊張地朝曲漢生望了一眼。記住了他的相貌、衣著、特徵。他悄悄走下觀禮臺。在觀禮臺與百萬群眾之間，有兩排民兵值勤，形成一道人為的分界線。在這條人為分界線的附近，黑影裡，有一些負有特殊任務的人，目光炯炯地分頭

注視著臺上和臺下。小吳頭也不回，朝著黑影走去。

廣場上下，歌舞場面益發蓬勃了。天安門城樓上，正式的祝酒儀式即將展開。主席率著一批首長，進入城樓裡進的大廳。白制服的服務員，開始用圓盤盛著玻璃杯，把水晶色的茅臺和血色的新疆葡萄酒，送進大廳裡去。

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的臺階上，一群小學生，化妝成駐守海島的解放軍戰士。戰士忙碌地清掃著營房。一個戰士突然奔到臺階最上一層，右手舉向眉梢上方，作遠望狀。忽然轉身奔回營地，向大家報喜。全體戰士集合，互相檢查服裝、軍帽、布鞋。全部整理清潔完畢，班長領隊帶向臺階邊緣。手風琴奏出船靠碼頭的汽笛聲。船上放下跳板。跳板上走下來一位著人民裝的政委，雙手虔誠地捧著一幅肖像，肖像四周繫著漂亮的紅綢花。班長叫口令，全體肅立，行軍禮。接過政委不遠千里送來的肖像。部隊轉彎行進，嚴肅地回到營地。在營房的門楣上，在已故「偉大」領袖遺像的旁邊，把新領來的「英明」領袖的肖像，並排懸掛起來。回身，立正，行禮。手風琴奏出了〈軍民魚水情〉的歌曲。全體戰士載歌載

舞……

廣場上，五千個單位的群眾繼續載歌載舞。環狀光圈仍然籠罩在天安門上空。城樓上，在朱紅色宮燈的映照下，白制服的服務員，開始為按照等級高低秩序排列座位的首長們和外國貴賓們，送上精緻的點心和冷飲。

大典的餘興節目，實際是萬民期待的高潮。早在傍晚時分，城裡城外，高地、屋頂和空曠的場所，凡是抬頭可以看見天宇的地方，早已集滿翹首雲空的閒人。十點正，現場播報的電臺發出了信號，環城部署停當的四十門大砲同時開始操作。方圓一萬七千八百平方公里上的八百萬人，注意力全部集中到首善都會的心臟地帶，屏神凝氣，等待夜幕深鎖的天安門城樓頂空，變幻出絢爛奪目的火光織錦。

焰火晚會前後一共九十分鐘，分上下兩個階段舉行。據說是中國人三大發明之一的炸藥，在這裡發揮著奇異的非人間的娛樂效果。

首先是零星的流彈，一粒粒，劃著優美的弧線，夾著喜悅的沁人呼嘯，奔向

天空。金色、紅色、藍色、紫色、綠色的火球，一串串，從天安門廣場四周的黑色裡升起來，彷彿有無限巨大的手，緣著古城的心臟區，向天空拉起無比巨幅的圓形珠簾。

接著，彩色的流星雨灑下了。火球在空中爆炸，有的曳著彗星的尾巴，緩緩墜落。有的像萬花筒裡的變化，放射成光與彩的幾何圖形。

然後，流星雨和流彈交織上演，相互穿插，一層層疊起，打開，再疊起……

在這為時四十五分鐘純粹由火光煙霞色彩組成的大型焰火交響曲的演出當中，廣場上下自動進入了噤聲狀態，只聽見動人心魄的火砲發射的雷雷巨響。廣場上的歌舞噤了，城樓上杯觥交錯的社交活動也噤了。直到最後一個高潮，焰火大合奏在天空裡炸出一片火光纖綿流動組成的百花齊放圖，一切都向這火藥創造的奇蹟臣服。於是，在巨砲的爆炸聲不再來時，竟有整整三分鐘的時間，廣場上下，沒有燈光，沒有聲音，籠罩在一片死寂黑暗中。

就在這一片死寂黑暗中。天安門東南一帶，忽聽見一聲尖銳、悲痛、淒愴的

吶喊。

「騙局——騙——局——全——部——是——騙——局——」

然而，所有參與盛典的人，已經意識到節目到此完畢了。人群哄一聲開始散開，建築物內外的燈光亮了。只有東觀禮臺附近，兩名公安人員，在華僑旅行社「陪同」小吳的指點下，奔向一名進入歇斯底里狀態兀自吶喊不休的漢子。那漢子不知從何處得來的力氣，竟然連衝帶撞，揮拳擊倒了企圖挾持他的公安人員，腳步倉皇地向人叢裡奔去。小吳站在一旁，嚇得全身發抖，他不敢上前攔阻。但看見那漢子蹣跚的腳步，穿過逐漸擴散成一大片的人潮，向勞動人民文化宮牆後的古老柏樹林子裡奔去，消失在滿地黑影裡。

07

審訊室裡本就幽暗，作為主要光源的那一球四十支光的燈泡上，又黏著斑斑

蟲屍，越發影響照明。屋子裡，小而高的窗櫺，偶爾有陰冷的穿堂風飄過，吹動黑線吊著的燈泡，竟使滿地的黑影不停地搖曳起來。

時間已是清晨四時。季節也已進入深秋。審訊室外，古建築的廊簷下，滿階落葉為風捲走時，竟蕭蕭地響著初冬的冷瑟了。

「咱們有緣相會，都快兩個月了吧……」

面孔白皙戴金邊眼鏡的老許，闔上卷宗，搓搓手，打了個呵欠。兩個月來，老許很少有這樣輕鬆的表情。語氣也從來沒有這麼溫和過。兩個月裡，總是在夜半更深，曲漢生被領到這張明朝式樣的太師椅上坐下，也不知多少次了。

「……記得你剛來那陣子，還挺激動的，是不是？好吧，兩個月過去了，彼此也摸熟一些兒了，你不妨談談你的體會吧！」

「體會」？曲漢生心裡一驚，但是他沒有出聲。到現在為止，他不覺得摸熟了對方，但是，他的確比較熟習了這裡的辦事方法和邏輯，他的脾氣收斂多了。他覺得自己變乖了，乖到差不多不敢自認的地步。他，曲漢生，十八歲保送臺

大，二十二歲以第一名成績畢業，二十五歲免試出國，不到五年就拿到美國第一流大學的博士學位。他的妻子盧曼麗是有名的校花，女兒關關是音樂天才。不到四十歲，他已經升任美國頭等化學工程公司研究發展部的副主任。他，曲漢生，一輩子沒有向人低頭的習慣。現在，對方要聽聽他談一談他無端受了兩個月屈辱以後的「體會」。他沉默著。

「好吧！我看你還是有些抗拒情緒。也難怪，你的階級背景，一輩子的意識形態，根深柢固，要你完成改造工作，也不容易……我們只是希望，這次放你出去以後，別再犯老毛病，面對人民的事業，大放厥辭，對著幹！」

曲漢生還是沒有出聲。他不知道老許說的放他出去，是不是立即兌現。因為這也不是第一次了。上一次，就在一個月前，他信以為真，結果，和盤倒出了自己心底的話，反而惹來了進一步的調查。

老許見對方沒什麼話，改了語調。「基本上，我們對你的行為，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你八月二十九日從深圳入境以後，一路上，在廣州、上海、南京、蘇

州、無錫、杭州、武漢、桂林和北京，你多次公然誣衊人民政府的事業，在華僑、外賓和群眾裡面造成極端反面的社會效果。凡是你旅途經過的地方，我們都進行了深入調查，有人證、物證和各地寄來的報告。根據這些情況，本可以將你送交人民法院，依反革命條例懲處……」

聽到這裡，曲漢生知道，下面一定有一個「但是」。他於是低下頭，看著自己的手鐐和腳銬。那是他在獄中多次反抗、「鬧事」以後新加上的。

「但是——」老許接下去說，彷彿在宣讀文告。

「——黨一本寬大為懷的政策，決定給你一條自新的路。」

說到這裡，老許向旁邊書桌上的女祕書以眼示意。短髮齊耳的女祕書會意，從老許手上接過一份薄薄的文件，交給曲漢生。

曲漢生料想，這大抵又是那份發回重寫、重寫又發回多次的自白書，他想他再也沒有什麼材料可以填進去的了。但是，打開扉頁，裡面卻是打字印刷。字跡小而模糊，屋子裡照明程度又差，他幾乎認不出來。這時候，他一面轉動身體，

對準燈光，腦子裡一面迅速閃過一些意念：莫非是救援到了？他早就猜想，失蹤這麼久，美國不可能沒有一點知覺動靜。曼麗雖然跟他鬧那麼僵，帶關關回娘家去了，也不可能置他的生死於不聞不問之地。但是，他幾乎被他們唬過去了，一直騙他說什麼地方都查不到他的身份。他真傻，真迂，怎麼會不懷疑到，騙局裡面難保沒有隱藏更多更小的騙局？大騙局本應該是無數小騙局累積起來的，為什麼竟然想不到這一點？身份！是的，就是身份問題。他一輩子從來沒有經驗過完全失去身份的滋味，留美多年，他早已習慣了身份證明無足輕重的生活，一旦掉入這個陷阱，他整個人嚇傻了，他忽然悟出，這兩個月的恐怖，如何深入骨髓抓住了他。最可怕的是，直到他此刻重新生起了外來救援的希冀以前，他竟一直都無法自覺處於這種恐怖之中。

對準了燈光，曲漢生還是看不清楚文件上的字跡。他試著調整距離。在他習慣閱讀的距離上，再推遠半呎左右，字體筆劃顯露出來了。

我的名字叫曲漢生。一九四一年出生，原籍山東膠縣。現在的身份是美籍華人。

我於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九日至同年十一月二十日期間，由駐美聯絡處領事部批准，回到祖國參觀。

我坦白承認在祖國參觀旅行期間，由於認識不清，犯了下述錯誤：

①阻撓華僑旅行社舉辦的參觀、訪問活動，破壞革命秩序，在華僑、外賓和群眾間，製造矛盾，產生惡劣社會影響。

②在群眾集會中呼喊反動口號，毆打幹部，誣蔑首長，意圖煽動反革命情緒。

③私自闖入黨和國家首長所在的地區，意圖從事搗亂活動。

我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一日被逮捕後，經過深刻反省，在群眾的教育和黨的幫助下，終於認清了自己錯誤的根源。我懇求人民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一本既往不咎、治病救人的寬大政策，給我一條自新的路。

申請人 曲漢生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曲漢生用他剛剛發現的老花眼，吃力地讀完這份打字文件，發覺自己戴在兩隻手腕上的手鐐，有輕微的、規律的互相碰撞的金屬聲音。天氣雖然並不那麼冷，他的牙齒卻不禁有點打顫。他抬起頭。老許白暫的臉孔正對著他，嘴角上還有一絲鼓勵的笑意，眼睛卻看不清楚，鏡片上有兩點反光。

「你只要在你的名字下面簽個字，按個手印，我們明天就讓你回去。你的愛人已經寄來了新發的護照。她似乎等得挺急的。」

曲漢生禁不住牙齒打顫，他知道自己該說話了，喉嚨卻好像乾燥得用力也撕不開，他發不出聲音。

「不用急，你如果想考慮一下，也行。不過，不要忘了，我們的寬大政策，也有一定的限度，一切還取決於你的態度。我早就說過不是？你的案子，關鍵全

# 散形

在你自己，在你自己的頭腦裡，那些根深柢固的思想根子上頭……」

曲漢生被帶出審訊室，已經是破曉時分。走在廊簷下，他忽然瞥見青白的天空裡，有一痕月亮，就斜斜掛在不遠處一座古建築的飛簷上。這麼看來，他如今所在的地方，其實離那深溝壁壘、畫棟雕梁的紫禁城，也不十分遙遠。只不過，那一痕月亮，確實只餘一線，在夜暗仍然盤據不去的此刻，彷彿只要輕輕一抹，就什麼也沒有了。

早晨五點多鐘，他聽見鳥叫。

滿耳朵都是鳥聲，像躺在地毯上，在熄滅了燈光的書房裡，戴上耳機，聽莫札特。聽著聽著，突然觸及莫札特如噴泉湧出的天才，而自覺矮小了下去。

鳥聲因此不只是純聽覺的了。

他的存在也因此逾越了聽覺的範圍，稍稍逾越，隨後又被鳥聲追回。如此往返了若十次，逐漸在意識層裡出現了自我。

這是一個相當不定形的自我，彷彿經歷了某種潰散，帶著「自我」因子的碎粒，元素一般，撒在黑暗裡。鳥聲是黏合劑，在黑暗裡搜索著。然後他感覺他自己，閃爍不定如忽明忽滅的光點，在一具萎縮的皮囊裡，跳躍不已。

他有些不安地費力躺在萎縮的皮囊裡，等待著一些不確定的什麼。

他害怕清醒。

仍然閉住眼睛，沒有起床的慾望。才四月天，他窩在一團溫暖裡。或者不是被窩裡的溫暖，他的靈魂呈游離狀態，與鳥聲若合節拍，但聽覺逐漸分化出來，他繼續維持朦朧，下意識地努力著。

也許這一次又將失敗，也許不會，也許這一次就成功了，他盡量給自己機會。然而，他的下意識很清楚，沒這麼容易。一旦清醒過來，一切又將照常。

大約有半小時，他堅持著，拒絕睜開眼睛。他的聽覺已經十分清醒，分辨出七、八種鳥的不同鳴唱。知更鳥、藍翎、山雀、紅衣主教、渡鴉……尋得食物的勝利鳴聲，勾引配偶的發情聲，爭奪地盤的嘶咬聲。潰敗者的逃亡聲，像失落的箭矢。有沒有不為什麼而歌唱的鳥？他聽不出來。

他期待突破，已經很久很久了。

他始終相信，必須讓身體全面放鬆，跟隨呼吸。當呼吸消失時，靈魂便會出現，最好是出竅的靈魂。

然而，他發現自己正一節節甦醒，像窗外的天色。

這時，他聽見了牠。

他沒有看到牠，但他確知，就是他去年春天見過一面的那隻啄木鳥。短身短尾長喙，有力的雙爪，扒在半枯的那株依然高大挺直的鵝掌楸上面，像一名心無二用的戰士。那一次，也是這樣一個欲亮不亮的清晨，隔著紗窗，他看見牠忽然從灰濛濛的霧色中現身，一語不發，只用他幾乎身量一半長的老象牙色的喙，向樹幹中埋伏的軟蟲猛攻。

啄木的聲音彷彿定音鼓，他覺得久覓不得的詩句隨時可能浮現。

他的歌聲是神祕的暗碼。三聲短音，渾實厚重，接著一聲長音。長音變化曲折，像協奏曲的華彩段，然後是兩聲急促的短音煞尾。每隔三十秒，重複一次，作曲者思考著迴旋部，沒有靈感問題，只有如何處理枝節的技術問題。牠是牠作品的演奏者。

雖然有這樣的邂逅，這自然天成的音樂卻沒有幫助他脫困。他等待著，等待

著，不覺又是一年。

現在，牠又來了，這期待已久的突破，會不會就是此刻？

然而，他已經完全清醒，他已經完全被占領，不是被牠，是被自己。

天色大明，他打開後門往外走。

這是一個什麼變化都未曾發生的世界。他向完全一樣的這個世界的各個角落望去，發現自己的靈魂，紙灰一樣，被風捲起，正在屋頂、樹梢、電線上下和遠處的天邊無主地飄蕩。他問自己，要不要把它們收起來？

就在他猶豫不決的當兒，聽見身後冷冷的聲音：

「早飯都涼了，要不要吃，你？」

他隨她走進屋裡，開始了一天的生活。

02

他門口釘著一塊長方形的黑色壓克力，上面貼著三行白色的英文字：

秦川先生 中國語言和文化

辦公時間 星期一、三、五下午二至五時

其他時間請先預約

在「先生」和「教授」兩個字眼之間，他猶豫不定，掙扎了許多年。

學生一般稱他「先生」，因為這是學校的規矩，講師級的教員沒有人稱教授。但外邊沒有多少人明白這個規矩，特別是中國同胞，知道他在大學教書，都自動用「教授」表示尊敬。

從前，他還著意改正過幾次，近來，年紀漸漸大了，有意無意之間，他養成了隨他們亂叫的習慣，不怎麼太在意了。

今天是星期一，他在研究室裡枯坐了三個小時，沒有一個學生找他。期中考試已過，期末考仍早，還不到學生獻殷勤的時候。

他一共等到三通電話。

小雲知道他兩點在，她就在兩點打要錢的電話。兩點鐘的爸爸好說話，她知道。他的聲音似乎有些不悅，但勉力維持嚴格而大方的風度。這是他做父親的原則，嚴格而大方。今年開學，小雲參加了一個姊妹會組織，開支按月增加。這種女生俱樂部性質的社團，因為成員大都是貴族子弟，從穿著打扮到吃喝玩樂，都得講究品味。他不願他的女兒走上雅痞這條路，可是他也不願小雲退出那個社交圈。這個社交圈將決定他女兒的一生，他知道。他因此只能嚴格而大方，同時，他知道就是要壓也壓不下去，壓下去她就會去找她母親，他因此不能壓，只能拖。也不能太拖，拖到她多打幾次電話就好。

第二通是個陌生人。也沒拖太久，因為對方沒有他的耐性。

「秦教授？」

聽在他耳朵裡，漢字拼音像「輕教授」，這就立刻決定了他的心情。

才三點半鐘，有的是時間，他把對方當做貓爪底下半死的老鼠，想方設法，玩下去。對方顯然是個生意不太興隆的股票掮客，技巧又生，也許剛入行，只會用連珠砲手法占住線，不給人掛電話的機會。他跟他耗著，等覺得對方不想耗的時候，他又放點線，讓對方重新燃起希望。

實在是自已受不了那口濃重的猶太口音。

「我是個長線投資人，看來你的服務項目不適合我。」

大概是他的笑聲洩了底，對方連起碼的職業水平都無法維持，終究是生手，居然惱羞成怒。

「請問你，秦教授，你的長線投資額有沒有六位數字？」

猶太口音雖然讓人不快，他還是決定奉陪到底。

「重點不在這裡，問題是，如果我有，你有能力把它變成七位數字嗎？」

他感覺對方在垂死掙扎，主動掛電話之前，終於迸出了這一句：

「Fuck You，清客！」

「Fuck You，海米！」

他感覺自己的詛咒聲相當愉快。電話輕輕掛回，毫不動怒。

他在勝利的氣氛中消磨了一個多小時，隨手翻看《論語》。上星期，一個學生問他：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這一段，孔子談的是愛情嗎？」

他記得自己得意的答案：

「你們年輕人腦子裡只有愛情……」

課堂上有轟動的笑聲，問問題的那個長得挺小巧的洋妞兒扭動身軀，尷尬地笑著。他記得這個小妞兒，致中、振清他們都叫她小波霸。

「妳讀讀這一段。」

轉身在黑板上寫了下面的一行：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闔上《論語》，他口裡喃喃自語：「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仁，斯仁至矣……」眼睛轉到窗外，四月中旬的太陽，在金合歡的新葉上閃光。奇怪，偌大的空間裡，看不見一隻鳥，也聽不見鳥的歌聲。世界平凡而正常。他斷定孔子是一個膽大狂妄的無恥之徒。

他打開《聖經》，翻看自己畫著紅槓的段落。十幾分鐘後，眼光停在這一段：

「我現在要跟你們和你們的子子孫孫，以及地上所有的動物，就是那些跟你們從船裡出來的牲畜、飛鳥等立約。我應許你們：所有的生物絕不再被洪水消滅，不再有洪水毀滅大地。我使我的彩虹在雲端出現，作為立約的永久記號。」窗外沒有彩虹。他已經很久沒有見過彩虹了。不過是又一個美麗的謊言罷。

了。

他終於等到了他的救贖。五點不到，喜美來了電話。老爺車又拋錨了。

「告訴過妳多少次，先踩三下到底，再放一半，然後打火，妳就是不聽！」  
在停車場遇見致中。

「胡耀邦死了。」

致中說，煞有介事的表情。

「So？」

「北京的學生醞釀遊行。」

「……」

「今晚上振清家裡去聊聊，他還約了些人，來不來？」

致中在搖下的車窗後說。

他還是忍不住哼著莫札特第五號小提琴協奏曲的主旋律，把車子開得像小跑車裡二十五歲的小夥子出 date 一樣那麼灑脫。

03

他把自己押在書桌前，立志要完成一些什麼。

待完成的，或者有些模糊。

同時翻開的，有十幾本書，每一本都在二十幾頁的附近，夾著一只書籤。他抄起一本，看了兩頁，放下，把書籤夾回，又抄起另外一本。這樣大約又摸了五、六本書。頭腦裡開始有輕度疲倦的感覺出現。他站起來，走向廚房，帶著可有可無的意念，給她撥電話。

電話鈴響了七、八下，在留話機即將啟動的剎那，他放下了話筒。

星期五晚上，她不可能守在家裡。他早就知道。

星期五晚上，沒有人守在家裡。喜美打牌，小山跟同學開車去鄰州，給校隊加油去了。小雲自從加入姊妹會，沒有一個週末回家。

星期五，TGIF——感謝主，今天星期五。

他順手打開冰箱，挑了兩塊起士，連同未喝完的那瓶波根地 Pouilly Fuissy，回到書桌前。

一本談死亡問題的哲學書，幫他消磨了一個小時。起士、餅乾、Pouilly Fuissy，也一併消滅。他抽了五枝香菸。這是自己硬性規定的每日限量的一半。

這時，電話鈴響了。走出書房的時候，差點讓地毯的邊絆了一跤。

「在家裡幹麼呀？」

是振清假裝輕佻快活的聲音。

「不是說要給她打電話的嗎？」

「誰？」

「誰！還有誰？就是『你的她』呀！她現在在我這裡。」

他吃了一驚，彷彿神志昏迷時給人澆了一盆冰水。

仍然有點迷迷糊糊，他不相信天下有任何人知道他心裡還有個她。

「要不要過來？小波霸等著你呢！」

然後傳來一陣歡快的笑聲。除了振清，還有致中，他聽見致中那種帶乾咳的笑聲，才完全清醒。原來這個「她」是小波霸，他急速跳動的心臟迅即死滅。

「不行，我有事，忙著。」

「算了。」

「幹，你就愛給自己找彆扭……」

回到書房，輕微頭痛漸漸加劇。他把燈關了，打開收音機。一段音樂剛剛結束，只聽到大提琴的煞尾。然而，就那幾個音符，他已經知道剛放完的樂曲就是埃爾嘉爵士的大提琴協奏曲。播音員沒報姓名，但可以認出他的聲音，他的聲音彷彿帶有大麻的香味。每次聽他主持節目，都像六〇年代人物重現似地令人迷糊而不快。但收音機裡的聲音，今晚顯得分外沉靜，特別在充滿了菸味沒有燈光的這個房間裡，聽來幾乎莊嚴肅穆，就像六〇年代真的復活了一樣，在這個異國的荒原，在這個走向世紀末的歷史的荒原，在這個生命趨向解體的荒原。他忽然有

一股強烈的衝動，想在這一切空洞的存在裡抓牢一點什麼，他向著暗中隱隱發著紅黃藍色點點幽光的黑漆一般的一疊音響設備，不自覺地伸出了他微感僵冷的十根手指。六〇年代的音波，在他的指尖上，輕輕觸撫。

「我心中充滿感謝。因為我知道它遲早要來，這是家族的遺傳……」是賈桂琳·杜普瑞的訪問錄音，可能是三十歲左右時錄的音。「但是我已經有了足夠的時間，我的全部天才都用上了……」

然後又是播音員一絲諷刺也沒有的乾淨純粹的聲音。

「現在結束我們向賈桂琳·杜普瑞致敬的節目。如果她活到今天，應該是四十五歲。二十八歲時，她遺傳的多發性硬化症開始惡化，漸漸，她的神經組織開始麻痺，身體開始萎縮……」

他的指尖也開始感覺微微麻痺。六〇年代的他的青春，像銳利的針，猛然扎進了他的皮肉。

#### 04

據說，賈桂琳·杜普瑞三歲時第一次聽見大提琴，她立刻對父母說：「我要這個聲音……」此後，她一生再沒離開過大提琴。

據說莫札特五歲開始作曲。

如果不是莫札特又不是杜普瑞，你將如何度過一生？

#### 05

他最怕看到「婉約」兩個字。

有一次，在蘇荷一批前衛畫家的晚會裡，他靠著牆角喝悶酒。整個 loft 大概有二千平方呎。

又前衛又能在這個藝術心臟地帶擁有三千呎，是不是成功的標誌？

三、四十個人圍著不同的家具組合成六、七個小圈圈，最大的一圈圍在電視機旁。CNN正從北京現場播放天安門廣場上的絕食。

旁邊地毯上有一群更前衛的年輕小夥子在高談闊論，他有點想換個地方喝。

她沒有來，他不想參加任何談話。

忽然聽見自己的名字。

「……過氣了，都過氣了……」

一個從頭到尾 J. Crew 打扮的小前衛說，家裡也許在臺灣的股票市場上雄霸天下。

他愈加不耐，正擬起身。

「不是過氣不過氣的問題，」一個 Susan Sontag 模樣的女孩子說，聲音很冷：「本來不過模仿七月詩派的綠原，那個年代，沒人識貨罷了。」

「輕薄短小，婉約派。」

J. Crew 模特兒說。

「這幾年倒是在求變，寫點現代山水、書齋生活什麼的。但是，現代山水其實是白話文的傳統山水，書齋生活更可笑，明明是坐不住書齋的生活。也許想追求智慧，結果只有智慧的樣子，加上原來的婉約也沒有了，只剩下平板……」

Susan Sontag 說。

他在西百老匯大街上找自己的車，找了半個小時，終於想起來車子停在格林街上。駕駛座旁邊的窗玻璃給人砸碎，收音機給偷了。一路開車回家，風灌進來，還好已是春天，但他仍禁不住一路打著哆嗦。

他從此陷入苦鬥婉約的絕境。

06

無聲無息，飄了一整天的雨，細若游絲，在窗外夜暗特有的光中閃亮。雨絲

彷彿顏色，被一種無形的力量推動，在粗糙的黑色畫布上隨意剪裁。

他聽見一向堵塞的檐槽某處，有水珠滴落的聲音。隔著玻璃窗，仍然傳來心臟一樣規律的搏動。

從筆筒裡拿出小剪刀，開始對準鏡子。

他用左手的拇指與食指捏住左眉眉梢，將特別長出一截的幾根眉毛剪掉。

每次上唐人街理髮，揚州師傅一定告訴他，這是壽眉，不能剪的。

他再伸手剪右邊的眉。兩手對著鏡子操作。右邊的眉，似乎比左邊的更難瞄準。

07

他的後園有一百多株大樹。當初挑房子的時候，喜美看上的是另一幢，一幢有現代廚房設備的新房子。紅瓦粉牆，寬大明亮，像地中海式建築。他想方設法

攪了局，用各種手段挑小毛病，把房主氣壞，價碼終於談不攏。然後他們買下這幢老房子。窗子小，格局古怪，但地大樹多，一畝多的院子裡，終日見不到什麼陽光。

他準備在此終老。

死了就在最粗那棵樹下埋了，立一塊碑。

「在你的頭頂，沒有一片永恆的天空。」

那時其實還年輕。

沒想到孩子就都在此長大，十幾年下來，每一棵樹的生死枯榮都刻進他的腦子裡，孩子們的笑語喧譁，融入樹蔭深處，風一吹，滿院子發出回聲，像風鈴繫在每一株樹上。

藍天如幕張，成為兩翼下垂的弧；黃地如席捲，成為兩翼上彎的弧。在天地  
的羽翼中，綠樹如藻絲血脈。一鳥飛入，開始了生命的初動。

他在蘇荷一家畫廊裡看見自己的命運如實呈現在一幅畫布上。

他坐在書桌前，面對後院的天地樹木，守候啄木鳥光臨，如木偶人形，等待  
一口靈氣；如牆上的龍，等待點睛。

他看見遠遠的路上，一杆緩緩飄動的黑旗。

無形的力，牽引他的腳步，朝這條路上走去。

星期天下午，他坐在窗前整理自己的思緒。

思緒好像亂髮，像帶有靜電的髮，梳子梳過，發出細微的爆裂聲。

忽然想到這樣一個問題。

為什麼鳥睡覺時，不會從棲木上掉下來？

靜電的碰撞，如果在黑暗中，應該可以看見藍色的火花。他想。

他繼續在心中盤算睡覺的鳥為什麼能夠同時緊張又同時不緊張的問題。

後園的樹都已發芽生葉。一個月以前，全部光禿禿的枝樞，現在已經是一片  
綠海。

不時有鳥飛入林中，不時有鳥從林中飛出。

又有一段日子了。守候已久的啄木鳥，未再現身。

他必須從工作中尋找出路。

問題是：什麼工作？

他決定先解決鳥睡覺為什麼不掉下來的問題。

結果在了一本買給小山看的少年讀物裡找到了這個答案：

◎ 鳥爪抓住棲木，不需要使力。

◎ 鳥腳底部有一種屈肌腱，一受力便造成腳趾彎曲，抓住棲木，這是放鬆的狀態。

◎ 只有在鬆開棲木的時候，才需要使力。

◎ 死鳥的爪一定全部彎曲。這是徹底放鬆的姿態。

於是他解決了一個問題：人眼看到的鳥的自由，是一種欺詐。

但是他還有一個問題：為什麼人眼看見實際上並非自由的鳥，覺得自由？他繼續尋找他的工作。

10

他的孩子體格不壞，很少讓他操心。他們的智力也夠，讀書、社交都應付裕如，用不著他指導。他的妻子眾人都說賢慧，不但理家，而且掙一份收入，幫他維持一個中產階級的生活。

他不知道應該抱怨什麼。

他們的房事雖然成了虛應故事，但喜美並不抱怨。一切都還算正常。

有一天晚上，很正常的一天晚上，他突然自睡夢中醒來，感覺天旋地轉。他扭開床旁的燈，眼睛適應以後，他看見房間裡的一切並沒有旋轉，只感覺自己的身體傾斜，腦袋歪向一邊，他勉強自己站起來。知道自己的身體一向健康，醫生說他的心臟跟三十歲的年輕人一樣強壯，但是他不斷歪向一邊。他知道他的中耳有點毛病，從大學時代起便注意少吃鹽，絕不碰香蕉一類水果，因為醫生警告過

他，不能吸收含鈉太多的食物。他的身體不至背叛他，他知道。但是他感覺自己從身體裡面掙扎著，要飛出去。他不知道該用什麼把自己留在軀殼內，因此滿身大汗。他掙扎著走進書房，倒在地，兩手死命抱住腦袋，彷彿腦袋抱緊一切便不會失去。他渾身上下不自覺地抖索著，兩腿相互絞緊，兩手抱頭，身體蜷縮起來。在黑暗中，他盲目對抗著如決堤一樣崩潰的自己，直到窗外露出曙色。

然後，渾身冰涼，他第一次聽見牠。三聲短音，渾實厚重，接著一聲長音。長音變化無常，像協奏曲的華彩段，然後是兩聲急促的短音煞尾。每隔三十秒左右，牠重複一次。

他必須創造自己的華彩段，因為他已窺見伏伺在周遭的暗影，逐漸逼近。

11

世事大局彷彿配合著他的心境，彷彿證明著他的心境。五年前的一天，他公

開宣佈從此不談國事。所謂公開，就是對振清、明華、致中、喜美這幾個人發一個小小的脾氣。那時候，他的整個社交圈，實際上只剩下這幾個人。

現在，他碰見的每一個人，都在談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包括他僅餘的小小社交圈。他因此反而覺得，連這個小圈圈也把他拋棄了。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工人、市民，彷彿都在向他示威。

12

黑頭進入亢奮狀態，全身閃耀光芒。這種光芒，嚴格說，只有金屬加熱到一定程度才可能產生，它不是鏡的反射，不是月光，它是從內裡出來的光，彷彿正在傳熱的那種質地。

紅玉感受到這種熱，她的眼睛忽然安靜下來，身體內部因悸動而開始調整，融解了畏懼和躲閃的衝動，像到達沸點的繭，細細一抽便拉出一股力量。這力量

逐漸擴散成安定的形，成為她的靜。隨著黑頭的動作，她由靜進入酥軟。她還在等待，她需要更強的力更亮的光更高的熱，她需要全面放鬆，然後開放，像一朵花。黑頭感受到這種靜，他的生命因此再度飛躍。

黑頭開始顫動，這是一種內發的顫動。不是樹上的葉，因風而動；不是寺院的鐘，因撞擊而動；不是人造的機械，因電而動。這是內發的顫動，不可制約，因為熱必須傳播，力必須爆發，光必須放射。黑頭的身體開始彎曲。這是不可制約的彎曲，像弓的背，兩翼收合，成無比優美的形，到了極致，然後反彈。在紅玉頭部稍後的部位，弓的一翼反彈，彷彿在那裡建立一個接觸點，將光和熱和力傳導過去。這是舞者的顫動。

在通體酥軟以前，紅玉面對兩難。她迎接，同時她拒斥。她迎接，因為她已經飽脹。飽脹壓迫她，她需要解除飽脹，然而她自己無法完成，她需要光需要熱需要力。光的刺戳、熱的暈眩和力的騷動。她看見黑頭，她感覺被征服的恐懼。她看見自己，她感覺反征服的喜悅。喜悅讓她迎接，恐懼讓她拒斥。她無法進入

酥軟，她面對兩難。她需要更白烈的光更直接的熱更強大的力。她於是不能動也不能靜。她期望黑頭明白，而黑頭並不明白。這時，她看見黑頭尾鰭上橘黃色不停顫動的假卵，於是她達到突破點。她向前，用嘴含假卵。假卵自然含不到，但黑頭忽然抖動了身體。舞者的本能釋放，黑頭進入瘋狂狀態。光、熱與力以繃緊的身體為核心，向外繼續發放，如輻射網。

在輻射網構成的空間裡，黑頭與紅玉完成生命的結合。

深夜三點，屋裡燈光全滅，只剩水族箱裡明耀如晝。

全家人早已進入睡鄉。

鄰居們也已進入睡鄉。

全社區都已進入睡鄉。

他坐在地下室他親手模仿非洲馬拉維湖水底生境佈置的水族箱前面，看兩尾非洲慈鯛交配。

「明華讓我問你，昨天晚上，怎麼喜美不來？」

「不是早就說過的，我從此不談國事。」

「她問的是喜美，不是你。」

「那你該問喜美，別問我。」

「……」

每星期三下午，晚飯前，三劍客在此論劍。在這間大學，沒有人知道三劍客是誰，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也沒有人知道他們論的是什麼劍，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這天，致中和振清談著戈巴契夫訪問北京的消息。他沒插嘴，只悶悶喝他的 Heineken。他們接著談中國的大學生懂不懂利用 media 的問題。他還是不吭聲。

他腦子裡想著一些別的事情。

這間酒吧是專供教職員用的，但女侍和酒保全是兼差打零工的學生。

小波霸已經藉故來擦過兩次桌子，雖然他們第一輪還沒喝完。致中完全看不見她。她有小小的腰身，這是白種女子裡面少有的。胸部雖然不大，但若以相對比例論，尺碼也不算小。就算絕對值，與東方女子相比，也足可稱得上小「波」霸。

「下面還很緊的……」

他記得致中對他炫耀過。

「水又多，動兩下就哇哇叫……」

小波霸搖動頭髮搖動屁股，從他前面晃過來，晃過去。致中沒有回頭。振清也沒有回頭。兩個人正在分析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實力消長。

要不要逗一逗她？他猶豫不決。

他研究室裡有張長沙發，非公定時間，他可以反鎖房門。她對東方哲學有興

趣，偶爾來他的課上旁聽。他終於沒有逗她，覺得以後難免麻煩。

「臺語的『散形』是什麼意思？」

他問振清，振清是屏東人。

「什麼？」

振清回不過味來，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他只好再解釋一次。

「臺語裡面我聽到過『散形』這個用法，這個語彙是怎麼來的？有沒有典故？」

振清的心還在北京。五分鐘之後，才「噢」了一下。

「噢！你說『散形』？」

振清用臺語讀出，他覺得這兩個字音在振清口裡發出來的樣子，很好聽，也很好看，像描寫一朵花用的詞。他於是模仿振清說：

「對！『散——形』，怎麼來的？」

「你問這個幹什麼？你哪裡聽來的？」

「昨晚跟喜美吵架，她說的。」

振清笑著很開心，也許看見他的臉，才不得不嚴肅起來。

「小時候，有一次，聽母親這麼用過。我家的母雞孵小雞，有一天晚上，她兩指捏著雞蛋，對著電燈光，一一檢查，凡是裡面沒有小雞的，她便說：『散形』。」

他聽完便沉默不語。那兩個人又回了北京。小波霸仍不時晃過來，晃過去。

「白種人都以為黑人長而不堅，黃種人雖不長，但堅固耐用。」

他又想起致中的這句話，當小波霸挨過他身邊給他送上新開了瓶瓶口濕潤且依然不斷冒著泡沫的 Heineken 的時候。

他注意看的只是兩種線條，胸部和小腿。他不看臉，也不看臀部，他不需要知道他看見的是誰，而且，臀部讓他聯想到生育，生育破壞一切。

他看線條不是為了美感。對於他，美感實在過分奢侈。他要的只是生存下去所必要的一點點刺激。

他經常坐在自助餐廳收銀機附近的座位上用餐，眼光恰好可以捕捉到他的獵物。她們一個個排隊，手裡端著餐盤，從他正前方不到三公尺的地方走過去。餐盤上面是他要的線條，下面也是。

他午餐常常用一杯牛奶。當上品的線條出現時，他微微感覺自己顫動。但他始終無法勃起。他並沒抱什麼希望。微微顫動已經夠好。失望時便喝牛奶。

晴美的日子裡，他偶爾也上校園裡一條小溪邊，那附近的草地上有一張石

椅。太陽從某一個角度照下來的時候，運氣好，可以看到上品的線條行過小溪上的石橋。

也許是暖洋洋的風，也許是懶懶的陽光，也許只是青春歲月，有一次，他看見一個上上品的女子，過了石橋，從石階上一級級輕輕跳躍著下來。他咬著自己的唇，感覺生命又一次回到了自己體內。

關於性無能，他曾經有過很多想法，最後安頓在這一種：

第一、所有四十五歲以上潔身自好的男性知識分子都應該性無能；

第二、對於殘餘的性慾衝動，科學家應該以從來處於蒙昧狀態的手淫方法為

基礎，研究改進，創造完美自足的男性；

第三、互相獨立的兩性為文明世界的基本單元。理性是它的出發點，自由是

它的終極目標。

在沒法解決種族繁衍這個問題以前，他決定犧牲四十五歲以前的男性。一個人的的一生，至少應該有一半時間用於自由的追求。

16

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他發現三個陷阱：性慾、煩悶、寂寞。性慾使人煩悶，煩悶引出寂寞，寂寞又造成性慾。三個活動的陷阱，有時分開有時合併，但永不消失。

必須在某處砍上一刀，讓自由像泉水般湧出。

但沒有人知道何處著刀。

「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說。

他不相信意志足以帶來救贖。

「我應許你們，所有的生物絕不再被洪水消滅……」  
但是，你必須先交出自己，如果你相信天上的彩虹確實神聖。

17

上下班，他喜歡開慢車，常常挨人家的喇叭。最喜歡堵車，特別是隔壁對流的高速道上出車禍的時候，自己這邊的車子也都減速，無緣無故堵起來，一部部車子往前挨，每個開車人的脖子都往左邊扭，這叫「橡皮脖子」。他從報交通狀況的播音員那裡學會了這個英文新詞，覺得再也沒有什麼比這個更適合當代人的造型。

橡皮脖子。沒有臉，沒有頭，沒有身體，只有一條脖子，隨著無端發生的事故扭動。沒有感覺，但很有彈性的樣子。

上下班開車，距離應該在一小時以內，他每天都開上一個多小時。

他聽兩種電臺。一種全報新聞，一種全播音樂。

每小時正和第三十分鐘是國際新聞、國內新聞。第十五分鐘和四十五分鐘是體育新聞。第二十五分鐘和五十五分鐘是股票市場簡報和金融分析。每隔十分鐘有一段交通狀況和天氣預報。大多數時間，他按鈕，轉到電腦記憶固定的音樂臺。

一共有三個音樂臺播古典音樂，他從三個音樂臺裡找十九世紀以前的音樂聽，他的下限是布拉姆斯。如果三個音樂臺全播十九世紀以後的音樂，他便選那個公共臺，因為這一臺的播音員是個老左派，一個陰陽怪氣的老左派，說話完全違反常規，嘲笑一切，諷刺一切，連天氣也不放過。語調永遠半睡半醒。只有一次，為了公共電臺募款，這個老左派假裝跟電臺總經理吵架，聲色俱厲，彷彿回到了六〇年代的校園運動時期。做義工的總經理被當成既成體制。那一天，他車子開過頭，兩個出口之後，再繞回來，只是為了聽完那一段即興演出。

在小山的心目中，他也是一名老左派。有一次，兒子對他說：

「爸，忘了你的六〇年代吧，那都是上古史了。」

他看見小山的脖子，細細長長，很有彈性的樣子。他不知道那裡面盛著什麼樣的感覺。但是，特別是近一兩年，眼看著兒子的身高竄起來，兩人並排一站，扭頭看見的便是小山的脖子，與他的脖子平行，立在同一個高度上。

是的，已經是後現代了。他的兒子是後現代的產物。一切都後，後設，後現代，後工業社會，後凱因斯主義，後資本主義，後結構主義，後後後……

但是，他覺得，他不應該抱怨，他自己難道不是從另一個前綴詞所決定的世界走過來的？只不過，他的世界不是「後」，而是「反」。反戰、反帝、反資、反封建、反專制、反獨裁、反既成體制、反種族歧視、反……

除了「反」和「後」，還有「非」和「超」。

如果一個前綴詞就能開創一個世界，他不會找不到他的工作。

小山、小雲、喜美是他頭頂上的三座大山。

如果沒有這三座大山，他不知道自己該怎麼過。

然而，有了這三座大山，日子怎麼過的，他也不甚明白。至少同他年輕時想像的不同。

家成了生活的重心，其他一切都隨著這個需要轉。生命的真諦發展成這樣一種狀態，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不過，年輕時的想像，原應是當時心理活動的反映，流動的水波上不可能塑像，為此而懊惱實在愚不可及。但是，他不能不感覺生命圈長期無限縮小的悲哀，雖然這是他的選擇。

從三座大山往上看，那裡有一顆永遠發光的星。那是他的六〇年代。

空氣裡有一種乾燥欲燃的氣味，像久旱不雨的草原。他坐在振清家唯一的一張沙發裡，望著窗外的山。那是一座冬天的山，沒有常青木的光禿禿的山。太陽在這個季節顯得過分明亮，枯黃乾冷的山，彷彿也可以燃燒。

他的耳膜感覺各種不同幅度的震動。鈴聲不斷。振清正打電話，聲音冷靜而高亢，似乎他努力的只是將意志與激情進行最完美的結合。致中和小金他們一群圍著飯桌爭吵，寫標語，製作旗幟。地板上，從客廳鋪到廚房。寬四呎長十二呎的白布上有一行血紅的英文字：

「Peoples of the Third World, Unite!」

這是小金的手筆，小金用寫隸書的筆法寫英文字母。

廚房裡熱火朝天，五、六個人手忙腳亂包餃子。一大鍋稀飯坐在最大的那個

爐頭上，開了蓋，嘟嘟響著。振清的老婆明華飛快地搓擰麵棍，左手轉動餃子皮。一手捏著兩雙筷子的喜美朝客廳打量。

「喂！你過來，別做老爺了。」

他從夢中驚醒。

捏著兩雙筷子的手使勁攪動「punch bowl」裡面的白菜豬肉餡的時候，他感覺自己的內裡開始升溫，逐漸到達了燃點。

這是他第一次到振清家。

也是他第一次遇見喜美。

20

他們組成了黃色的支隊，雜在彩虹色的長龍裡，由校園的南門口出發，向西繞過社會科學大樓、物理系館、國際學生中心、文學院、西門、北門、校長公

館、心理實驗室、東門、總圖書館、東方圖書館，然後回到南門內的行政大樓前，在廣場上開大會。

罷課的吼聲統治了校園。

吼聲的聲量沒有統治校園。

吼聲深藏著淒厲。

當淒厲掙扎著從無形的封鎖壓迫中破殼而出時，校園被征服了。

他在彩虹色的長龍中摸索自己。

他沒有聲音。

他看見振清漲紅的臉，看見振清短小的身材在高大的黑種人、褐種人、白種人中間來回聯絡、調動、指揮而形象突然高大起來。振清的手上高高舉著一面旗：「亞洲人，醒來！」他看見致中與小金並排走在他前面，彼此不看彼此，但同時同步調地微微抖動著身體。他看見身旁的喜美，他看見她歇斯底里的臉，沒有化妝的臉蒼白如紙。他看見這張臉幻化成一片殘破失血的海棠葉。他的內裡有

一隻動物開始胎動，在不到十秒鐘的時間裡膨脹成一頭巨獸，把他吞沒。

「罷——課——」

他在這平生第一次的吼聲裡變成了牠。他成為這頭巨獸，同時失去了他原有的聽覺、視覺和味覺。

一直到小雲出生後，有一天，給她換完尿布，撒完爽身粉，抱起她親她小小的屁股而忽然聞到一股乳香，他才找回自己。

但是，這還不是一個完成的自己。他還得等待。

21

小金的出走想不到幫助了他。

在他們這個小組織裡，小金是萬能膠，他自己並不努力調和，但就因為有他，任何破裂的關係都容易黏合起來。

小金是革命活動裡少不了的多面手。他字寫得漂亮，海報、宣傳品、通訊、小冊子，只要經他的手，一樣樣都像模像樣。他的文字常帶感情，振清的理論聽起來總是乾巴巴的，小金有本事把乾巴巴的理論變活。雖然，有時候，他覺得他們製作的宣傳品有點俚俗，但振清說，這樣才好，群眾不能接受的，品味再高也是毒品。

除了寫，小金還能說。他的演講有一種和風細雨的效果，聽者不一定被激動，但不能不同情。他的辯論也不一定精采，當意見對壘彷彿你死我活的時候，小金一般都不開口。總是在緊繃的場面開始讓大家無聊的時候，小金會找到一個巧妙的辦法，把兩造的意見說得彼此都可以接受，然後，他會讓你覺得，實際工作才是最有力的論點。

他一直覺得，小金可以為任何「事業」服務。小金只不過因為恰好碰上了「革命」，才變成了一名「革命者」。

也許正因為革命事業與任何其他事業有一點本質上的不同，小金才不得不被

逼出走。

在革命大業失去了外在發展的階段，革命開始轉向內部，一個深挖內在潛力的運動在他們這個小組織裡面逐漸成為工作重心。

小金出走的前一天晚上，他們在振清家開會。這一次會，輪到小金交心。在座的每一個人都盡力設法幫助小金，他們盤問了整整四個小時。

多年後，每當他為寂寞所苦，崩潰前小金的臉便出現在他眼前。

「這件事，你們不能管！」小金的嘴唇抖動，眼睛裡有困獸的亡命掙扎。「我不管他做了多少對不起人民的事，我愛他，他還是我的父親……」

按照小組領導的設計，這一次交心，可以幫助大家從此不再懷疑小金。每一個成員的徹底交心，有助於集體的團結提升到更高的層次，這是振清的理想論。

衝出去以後，小金再沒有回來過。第二天，他開車到小金的公寓去找，房東說，小金一早便出門了，房子已經退掉，也沒有留下通訊處。

小金的父親是所謂的「黨國元老」。在小金出走事件之後的一段時期裡，小

組裡出現了一種不該有的空氣。最後的總結是這麼定的：這是一次純潔隊伍的勝利。但是，他的直覺告訴他，純潔後的隊伍，不但沒有加強團結，反而有了鬆散的跡象。

這是他嚴肅考慮自由問題的開始。

22

宣佈「從此不過問國事」時，只有振清、明華、致中、喜美幾個人到場。聽他發完他的小脾氣，幾個人倒是楞了一下，但也沒有人繼續追問，反正在此之前，有那麼一段時間，大家都發覺叫他不動了。開會、聯絡、編刊物、佈置工作等等，他都藉故推託。他們組織了一個美國研究小組，輪到他做報告的那次，他宣布大家的研究方法和討論態度全都錯誤。「這樣下去，只是自尋煩惱，浪費時間！」他說。

有人追問他怎麼樣才是正確的方法和態度，他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他只覺得厭煩。

他並沒有為心中的這股厭煩所騷擾；相反，因為發現了這股厭煩的情緒，他變得安靜下來，多少年了，第一次感覺心中有主，因為他明白，他所以厭煩是由於某種無我的平衡狀態的破裂，這不是他主動追尋的結果，毋寧是事態發展到一個階段的自然呈現，彷彿一個習慣於在熟悉的人群中奔跑的人，突然停下來，發覺周圍全是陌生面孔，而意識到自己的存在。

多少年來，他第一次重新發現孤獨，重新發現恐懼，但正因為如此，他收回了自己。

他並沒有忘記，多少年前，也正是因為孤獨與恐懼，才促使他走進這個他現在開始厭煩的怪圈。

這一次的轉化過程是怎麼開始的？他也分析不清。無數因子影響了這個機制，一則新聞、一個「同志」無意間透露的一種心態、一行文字、一段樂句、一片雲、一株樹的樣子、一聲鳥叫……總之，當所有這些因子相互組合成功，他的厭煩便回到心中。

他的厭煩逐漸取代一切，開始推動他的某種決意。

於是他宣布從此不過問國事，除了幾個不可能用掉的朋友，他把自己孤立起來……

厭煩成為他最濃烈的鄉愁，鄉愁化為一條條無色透明柔軟強韌的蠶絲，繼續不斷，從他深黑色的內裡吐出來……

他在越織越完密的繭中尋思：偉大的藝術品都可以化約成一個最小的單元，什麼是我的最小單元？

他從此也許只應該努力於一件事——等待。在某一時刻，他相信，等待的那個句子，必將浮現。

那個句子，他知道，將不再婉約；那個句子，必然完整，而且莊嚴。

也許。

也許他應該把自己完全打碎，重新捏合一遍。

也許。

他在「也許」中過了許多年。

她偶爾出現。

他終於走不出他的「也許」。

啄木鳥來過，又走了。

只留下「華彩段」，在他的想像中，支撐著一個個流失的日子。

五年前發誓不談國事，從此開始了萎縮的過程，但他不認為這是萎縮。一切鬆散的組織應該毫不留情地淘汰，最後剩下的才是鑽石。

也許。

明華來看喜美，他考慮要不要從書房裡出來，他聽見明華進門的聲音。

他早就聽說明華與振清鬧離婚的事，不過他也早就決定不介入。她們從客廳走進廚房，聲音逐漸放低。明華沒有叫他。

他知道，兩個女人進入廚房，必然是要談體己的事。

小山的「出走事件」忽然一節一節在他眼前演出。他因此完全忘了家裡來了客人，直到喜美推門進來。

「走了？」

「走了。」

「怎麼樣？」

「什麼怎麼樣？」

「明華、振清他們究竟要怎麼樣？」

「他們正在發動簽名。知道你不會有興趣。我簽了，捐了五十元。」

他不明白喜美說的是什麼。喜美說話一向沒頭沒腦，永遠不明白她的邏輯，他也早就習慣置之不理。

他看見小山從樹籬後面跑出來，右手捏著一個棒球，往自己左手手套的心窩裡重重地甩。

「絕不介入。」

他沒有說出聲。只在內心裡複述一遍五年前下的決心。

向晚的太陽恰好照在他的眼睛上，他感覺一陣暈眩。小山在一段距離外。他的視線被斜射的陽光攪亂，眼前出現五光十色的幻覺，像科幻片中太空船突破光速的剎那。

25

「Roger生病了嗎？」

「沒有呀！」

「他今天為什麼沒來上學？」

Roger是小山的英文名字。電話是學校的護士打來的。

他打電話回家，家裡沒有人接電話。家裡自然沒有人，他應該知道。小雲上學去了，喜美離家出走已經一個月了。他只是想碰碰運氣，小山也許賴學。鈴聲響了十幾下，他掛了電話，再給學校撥，找到了小雲。

「我怎麼知道他上哪兒去了？」小雲反唇相稽：「我又不是他媽媽！」

現在，「家」這個概念，具體呈現，像喜美出門前順手砸爛的那面穿衣鏡，四分五裂，一半躺在地上。每個人走過，都出現四、五個殘破的形象。他記得自己當時曾有痛快的感覺。

他開著車子，在街上轉，內心不斷搜索。

他把自己放在小山的位置，試著推想。小時候，他的父親和母親吵嘴，他也曾經憤而出走。當時，除了氣憤，還有一點心機，他想用出走轉移父母親之間的對立，讓他們找他，讓他們內疚，所以他並不是真正的出走，只是設法躲起來。他於是做出判斷，先回家。

家裡沒什麼異樣，小山的衣物，沒有失蹤。心愛的夾克，仍然掛在衣櫥裡，說明他不可能走遠。

他走進廚房，給自己倒了一杯牛奶。將紙杯丟進垃圾桶的時候，發現小山的撲滿，去年十一歲的生日禮物，破成兩半，躺在垃圾桶裡。

應該不到二十元錢。能做什麼呢？他冷靜推敲。很快提出一個計畫，同時在電話簿上找到了警局的號碼，順手寫在左手心裡。

他按照計畫，一步步搜索。不到一個小時，跑了三個地方：公園、火車站對面的冰淇淋店和距離稍遠但公共汽車可以坐到的——一個購物中心。

第二步計畫比較困難，但他很有耐心。他家附近有兩間電影院，他從報紙的廣告裡查明了放映時間，輪流在出口處各等了十分鐘。時間已經是下午三點半了。然後決定再回家一次。小雲該放學了。

小雲比他篤定得多。

「Nathans 去過沒有？」

小雲問。

是的，怎麼沒想到 Nathans？那應該是第一個該去的地方。Nathans 是孩子們最喜歡混的場所，除了熱狗、漢堡包和快餐，還有一個大房間，裡面擺滿了各種各樣的電動玩具。他一向禁止小山去那裡。二十元錢換成兩毛五的輔幣，夠他

消磨大半天。

電玩間燈光昏暗，人影幢幢，只有機件的音響，沒有人講話的聲音。星際大戰的光怪陸離效果，在孩子們的臉上集中演出。

他順著電玩機的排列，一具具找。然後又倒過來找，仔細查過每一個黑頭髮男孩子的臉，終於發覺自己的手，輕輕發抖。到了掏出銀幣準備撥電話報案的時，才看見手心裡的號碼給汗濕抹亂了。

他跳上車，往家裡衝。天黑之前，必須在天黑之前，讓警察出動。天一黑，事情就不好辦了。

27

他沒有責罵小山，卻摑了女兒一個耳光。他不該打女兒的，女兒已經十四歲，月經都來了快一年了。

他打小雲，不是因為她頂嘴，頂嘴他早已習慣。他的倫理概念，在六〇年代的造反氣氛中，經過徹底沖刷，已經蕩然無存。他甚至發現，美國人那套「不反叛就沒有出息」的教育兒女的哲學，他也心甘情願地接受了。那麼，他打小雲，是為了什麼？

起先，他以為他打小雲是因為小雲衝著他叫：「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的錯。因為你自私，你只管自己，根本不管我們，所以媽咪才出走……」

後來，他發現，他打了小雲，一點也不後悔，並不是因為小雲揭了他的短，是因為他打心裡覺得從沒有虧待小雲。他倒是覺得對不起小山。小山從樹籬後面走出來，開開心心。

「強尼爸爸請我們去看洋基。我差一點接到一個全壘打呢！」

那天晚上，沒有人燒晚飯。三個人各自往冰箱裡挖了點東西果腹，各自關上自己的房門，誰也不理誰。

他仔細想了一晚。

他又覺得並沒有對不起小山。小山其實說了謊。強尼的爸爸怎麼會帶小山去看棒球，強尼不也該上學嗎？他爸爸不可能讓他逃學去看棒球。那麼，小山究竟上什麼地方去鬼混了一天？

他壓下了衝動，沒有抓小山的錯。他覺得更需要調整的可能是自己。

他終於明白他打小雲的真正原因是他害怕小雲逐日離他越來越遠。

但是，他最深的恐懼，或者還不是這個。

夜深人靜，他無法入睡，又走向書房。坐在書桌前面，忽然莫名其妙地想到大學時代讀過的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無論從哪方面看，他的家，不能說不幸福。但是，此時此刻，如果喜美在場，他有勇氣立刻將這個家解散。

他跟喜美的關係，從結婚的第二天開始走下坡。婚禮是他們二十年婚姻的第一高峰。此後便無從超越。他不得不做出結論：婚姻是一種曲線運動，過程中間雖偶有向上的時刻，但基本趨勢是向下，向著未來預先設定的低谷運動，無可抗拒，無可改變。這低谷深藏在黑暗裡，也許是自然的死亡，也許是人為的解體，但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都是他——秦川這個人——作為物自體的逐步喪失。

小雲的誕生是另一次高潮，但高度已經低於第一高峰。

小山是另一次，但也同時增加了他下沉的負載。

在二十年的婚姻生活裡，他始終面對的就是自我的喪失，他感覺自己一塊塊一片片一點點向著未來的一個定點運動，彷彿缺乏自主能力的星球，在固定的軌道上，航向黑洞。

喜美的父親從臺北飛來，雄心勃勃，準備大肆鋪張。

他親手籌畫了一場政變。

首先否定了教堂婚禮的提議。未來的岳父是虔誠的基督徒，無法說服，只好從女兒身上下手。喜美接受了他的歷史觀點：基督教是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先頭部隊，宗教是無產階級的鴉片。他們沒有說服她父親，但她父親英語不通，不會開車，人地生疏，只得屈服。

然後他使用了一些不太光明的手段，扣發請帖、取消了餐廳裡預定的十桌酒席，讓她父親堅持的傳統中國式婚禮不得不流產。

他暗中注意喜美的反應。

他內心明白，喜美的掙扎比他嚴重。但是，這場婚禮，與其說是他的勝利，

不如說是時代的勝利。喜美的反叛其實是隨大流。他知道，當她父親當眾宣布不承認他們的婚姻的時候，喜美臉上有一種表情。那表情絕不能說是勝利。

婚禮的前一天，他讓小金開車送她父親去機場。喜美留在房間裡，沒有跟她父親話別。她不願屈服，她父親也不願屈服。他本來就不需要她父親的賜福，但喜美是否也不需要，他不能確定。

在這一場鬥爭中，喜美依從了他，依從了時代。但同時播下了她反叛時代的種子。他的婚姻從此將走下坡。他明白，因為，喜美的臉上寫著他們的命運。

他們在振清家的地下室裡舉行革命婚禮。

地下室不大，剛剛放一張乒乓球桌，上面擺著茶點。清一色唐人街來的國產點心：天津蜜棗、天府花生、廣東話梅、上海酥糖……乒乓球桌的另一端擺著五大瓶

加州紅葡萄酒，一加侖一瓶，一瓶四元九毛九的那種。

他和喜美都穿著毛裝，胸前別一朵紅花，是明華用綢子摺成的。明華手巧，她還用紅紙剪了一個大囍字，貼在牆上。

振清背著囍字，給他們證婚。他手裡端著一本毛選，唸了下面這一段：

「我們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理想……」

酒盡人散，他開車帶他的新娘回家，一上大路便給警車攔下來。

他在分局派出所裡度過了他的新婚之夜。廉價的葡萄酒在他頭腦內部撕開一條裂縫，他拚命抵制。

他用他的婚禮藐視帝國主義的法律，他拒絕去市政府登記；他用他的婚禮擺脫封建主義的管轄，喜美的父親從此失去父權。但他腦中的裂縫裡，似乎有什麼不算完全陌生的東西流進來。他不知道那是什麼，他只感覺痛，不完全是生理的痛。他很想知道喜美腦子裡有什麼樣的感覺，但他躺在鐵窗後面。喜美離開他的時候看了他一眼，那眼光不像他新婚的妻子，那眼光透露了什麼不應該有的東

西，他不知道那是什麼，他只覺得痛。

他在酒精造成的頭痛中感覺到一種寂寞，連革命都無法拯救的寂寞，從此像蛇一樣，盤據著，且不時翻滾，把一切秩序攪亂。

他不知道喜美心裡是否也潛進這樣一條蛇。她很快便成為嫻熟的家庭主婦，彷彿這就是她與生俱來的角色。跟婚前不一樣，她不再熱心一度熱心的種種「事業」。

31

他給了自己三點理由：

第一，集體生活，即便是最鬆散的形式，也遲早會造成窒息；

第二，中國人的救國思想是一種落伍的意識形態；以救國思想集合起來的每一個個人，必然成為打了折扣的個人；

第三，人必須建造自己的國，無論那「國」以什麼樣的形式體現，它必須有一個源頭；人必須從自己的內部去尋找這個源頭。

向「大家」宣佈他「從此不過問國事」的時候，這三點，他根本沒提；不是因為不重要，是因為他認為沒有必要。

他以發脾氣的方式表明了他的決意，這其實是他深思熟慮的戰略選擇。沒有人注意，也沒有人在意，他就在大家都不注意也不在意的時候實行他的戰略撤退，退到他認為應該退到的地方，在那裡建國。

32

他的建國事業分為三個組成部分。

第一個單元是物質破壞。這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工程，他必須動心忍性。把多年來習焉不察的種種關係、態度、價值一一審查、拆解、重組。

喜美意識到某種陌生的變化潛入他們的生活，但她不知道他在做什麼。她以女性的直覺做出判斷，她以應付中年危機的方式應付他的這種顛覆活動，結果形成了兩人之間的關係、態度和價值的重組。這也許不是他所構想的「國」，然而，這也就成了這個「國」的一塊不可動搖的基石。

他建國的第二個組成部分涉及他自己的知性活動。

他開始不看報、不看雜誌、不看電視，只看書。他只選擇他認為有久遠價值的書。所謂有久遠價值的書，不包括學術論著。他只挑他認為有原創意義的作品。符合這個嚴格標準的作品，很快便減少到只剩下他心目中的經典。他的讀書活動因此最後集中在這些經典的不斷重讀。

當他的國建立起來，他相信，他將寫出他自己的經典。

然而，他的國不能只是抽象意識或空泛人際關係的存在，這個國，必須有它的實體。

他在他的後園裡建造一個實體的國。這個國，有山有水，有生命的相續繁衍，有綜合了「複雜」與「簡單」的美學原則的設計、佈局與結構。

那時候，他還沒有發現，天地之間，有啄木鳥這回事。

他的後園本不是園，只能叫做後院。不，甚至不是院。「院」這個字有著太多小市民的社會意識，他要的不是這個，他要一個園，他要他的國。

搬進來的第二天，喜美在屋子裡忙著拆紙箱，洗地毯、收拾鍋碗瓢盤和衣物。小雲小山都興奮著，他給他們分配了擦玻璃、洗廁所和整理自己房間的任

務。幹完了主要的重活，把床、櫃、書架安置好，他便藉故溜出了屋子，到屋後的山林裡去巡視。

這片山林是他的國土。

但是，他的建國大業，一直拖到他退出革命以後的第二年，才正式開工。

他花了一個冬天的時間，看書、找材料、畫圖。

第二年的春天，他總算完成了紙上作業，開始動土。

整個工程，他預計，至少要五年時間。每一個主要項目，就得花一年時間，當然不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這裡的冬天很長，從十一月到次年四月，至少有五個月，不適合勞動。從五月到十月，他仔細計算，每一個月可以擠出七、八個工作日，每一個工作日，以他的身體條件，只能投下去五、六個小時。

屋後的面積，他測量過，一百五十二呎乘三百二十一呎，總共是四萬八千七百九十二平方呎。如果連小臂粗細的一起算，全部是三百七十四棵樹。他準備將小臂粗細以下的兩百多株幼樹全數砍倒，樹幹鋸成兩呎左右一段，堆疊在山腳下風乾，準備在冬天的書房裡生熊熊柴火。

然而，砍樹鋸木之前，他必須清理葛藤，除去野生的雜草和灌木叢。有一天，鄰居好意告訴他：如果需要人幫忙，他可以介紹秘魯來的勞工，五十元一個人工日，最多一個禮拜，保證滿意。他說他的後院便是這麼開出來的。但是他堅持自己做，這是他的國，他必須在這裡流血流汗。

喜美和孩子們一開始都來湊熱鬧，兩天後，手上起了水泡，再叫不動了。

一個春天一個夏天，他筆路藍縷，以啟山林。

一年下來，他發現他的小臂粗了，腿結實了，腰板也硬朗得多。

喜美不知道他的建國計畫，但她的女性本能告訴她，她這個家，似乎比以前穩固。一個勤於勞動的男人是好的，就好像有舵的船，不至於隨風飄泊。

但是，第二年開春，建國工程出了一點紕漏。屋後的山林原來有點坡度，坡上的樹砍去了一大半，水土保持的功能因此也喪失了一大半，幾場春雨下來，地下水滿溢，無處宣洩，終於鬧了一場小小水災，地下室和車庫竟成了澤國。

他这才想起來《紅樓夢》裡蓋大觀園為什麼首先要處理水的道理。

36

他把第二年的大部分時間用於治水。

這一次，他決定不再蠻幹。先上村辦公室查資料，弄清楚地下水位和土壤性質，然後上郡農林服務處找專家談。

專家提供了兩個解決辦法：找營造商在他的車庫裡埋一個自動抽水泵；或在他院子裡的最低點挖一口乾井。

他不能違背自力建國的原則，決定買水平儀自己挖井。

他在屋後空地上找到了最低點。

在設計乾井的過程中，忽然想到了這麼一個問題：他的國裡，為什麼不能有一個湖？為什麼不利用原有的地下水，在自己的國中建立一個自足循環生生不已的流水系統？

這個神來之筆的構想讓他興奮了整整一年，但也耽誤了他的進度。

第三年的春天，一個日麗風和的禮拜天。他宣佈了他的開國大典。

觀禮的群眾包括喜美、小山、小雲，還有振清、明華和致中。

他們在他行將宣布成立的國中忙忙碌碌地佈置著 BAR-B-Q。

下午四點鐘的陽光照在他的丘陵大地上，這是一片乾燥的國土。他的胸中湧動著生命。他把大家帶領到園中的最高點，那裡有一種結構，可以看出天然與人力的巧妙結合。這兩三年來從地下起出的大小不一、顏色造形各不相同的石，配合著高地上原先裸露的岩，堆疊成就，這是他的山。他向大家驕傲地宣布，在整個造山的過程中，他沒有用上任何水泥，岩與石的結合彷彿自然天成，就算有些

地方初看不太自然，但是，這山還會繼續生長，將來自會有苔、蘚、藤、蔓、薇、蕨。山前有澤，面積雖然不大，但構造頗有曲折幽深之致。湖澤由三個單元組成，最大的一個即在山之腳，淺而闊。居中者呈菱形，深而窄。最下者面積不大不小，入土不淺不深，就造在園中的最低點，乾井的上方，有總覽一切動勢的氣象。這裡將會有蓮、蓼、蒹、葭、荇、藻。三湖之間有卵石鋪底的川相連，川上有橋，兩岸則綠草如茵。草地之外，為雜花生樹、群鶯亂飛之境，而由一百多株大樹形成的原始林覆蓋全國。

他走進車庫，啟動開關，立即聽見後園山下傳來的歡呼萬歲聲。

水泉自山頂噴射而出，分九條支線沿山隙奔流而下，匯為一道瀑布，注入湖中。當低地的第三湖水滿時，地下埋設的電泵繼續操作，水源導入埋設地下的水管，打回山頂，自此生生不已，川流不息。

然後，他將十二尾金黃銀白紫花藍灰紅黑錦鯉一一放入水中。

一整個春天，他的國欣欣向榮，逐步邁入繁榮昌盛。

草木滋長，花開果結，鶯呼蝶舞，鳶飛魚躍。

水上有蜻蜓迴旋相逐，水底傳來蛙聲鼓噪。初夏時分，入夜後，可以看見點點螢火。

但就在這一年的夏天，災難相繼發生。

首先是如茵的草地。開始只發現三、五圈黃斑，他並沒在意，以為灌水不夠，特別多噴了幾次，沒想到不到一個月，黃斑擴大成片，終至侵吞了草地的大半。他取樣請教專家，才發現是一種不可治的病毒感染。

「九、十月間，天涼後，全部挖了，重新播種！」  
專家說。

還不到九、十月間，第二次災難降臨。

從附近的污水處理系統管道裡，遷來了一家四口浣熊，不到一個禮拜時間，便把他的十二條錦鯉全部吞食乾淨。

十月間，他的電力抽水泵發生了故障，整個流水系統陷於停頓。池水變成死水，陽光一照，很快長滿綠藻，經常發出刺鼻的腐臭。

瀑布消失，湖水污染，湖面上積了一層落葉，蜻蜓、青蛙、螢火蟲也都無影無蹤。

那一年的秋天，他經常立在屋後陽臺上瞭望一片荒蕪，承受波浪般層層進襲的亡國之痛。

大自然的原始力量占領了他的國。

他學會了接受。

他學會在荒煙蔓草中隨風起伏。

然後，在命定的那個春天，他會見了他的那隻啄木鳥。

三聲短音，渾實厚重，接著一聲長音。長音變化曲折，像協奏曲的華彩段，然後是兩聲急促的短音煞尾。牠的歌聲是神秘的暗碼。

他成為這首暗碼永遠無法完成的解碼人。像咬住自己尾巴的蛇，他尋找他經典之作的第一個句子。

39

送走了最後一個學生，他關上研究室的房門，順手關了燈。

還不到六點，窗外天光依然明亮。鐘樓上方有一塊蔚藍天空，乾乾淨淨。他守著那塊天空，大約半個小時。始終乾乾淨淨，沒有一隻鳥飛過，沒有一朵雲飄

過。乾乾淨淨一方蔚藍色的天空，虛偽一如小學生的剪貼畫。

天空開始蠕動，倒置，緩緩推移，逐漸進入旋轉狀態。

當天空像一面牆欺壓過來的剎那，他從座位跳起來，拉攏窗簾。

他讓自己安靜下來。

把蛋糕端到面前，插上蠟燭，點亮。

這是他平生第一次，自己給自己過生日。

因為他終於明白，前面已經沒有任何所謂出路了。

他已經走到盡頭。從今天開始，他決定接受一切。所有受輕視的，所有被忽略的，所有無足輕重、不關痛癢的，從此都有地位。他決定打開大門，把它們統統放進來。

這一年，五月中旬的一個星期三，他居然沒有出席習慣多年的論劍會。

下午三點便離開了辦公室，他在門上貼了一張留條：今天辦公時間因事取消，改明天（星期四）下午二時至五時會客。

他把車子停在市政府的停車場，趁春陽正好，徒步走向南街海港七號碼頭。

他在臨海的二樓陽臺上揀了一付可以眼觀四方的座位，叫了一杯咖啡。

左前方有一艘船，一艘有桅杆的越洋帆船。觀光客排著隊。碼頭上，有一個表演啞劇的江湖賣藝人。

遊客稀落的那個角落，一群鴿子在地上覓食。鴿子跟這個城市一樣，骯髒而忙亂。

他先看見鴿群散開，然後才看見她。他想他將來回想她的時候，大概就是這

個鏡頭。鴿子陸陸續續從她腳邊飛起，灰色或雜色的鴿子，以她的黑傘為中心，形成一座雕塑。

他們在他選擇的地點在他選擇的時間裡默默坐了兩個鐘頭。

他不怎麼說話，她也不說什麼話。

遊客星散的時候，她終於離他而去。手倒提著傘，因為已經沒有陽光。

她沒有說再見，他也沒有。

走出廣場以前，不知為了什麼，他回頭看那艘變成了觀光品的越洋帆船，忽然想到喜美的父親，同時感覺一種類似歉疚的東西，在內裡抬頭。

他感覺這是最接近的一次。就差那麼一點他就完全復活，幾乎可以碰觸那一窩汨汨流動的泉，在心的深處。

他在博物館裡逗留了半天，大部分時間面對著一幅畫。

這是一幅山水畫，造形不像山水，像黑白交織的心靈圖像。

第二個禮拜天他又去了。

有一個看來三十歲出頭的女子倚在玻璃櫥窗前面用鉛筆摹寫。他在這幅不像山不像水的山水畫前駐足，試著進入，再試著走出來。他沒有停留太久，覺得有點不太好意思。

他從那間展覽室轉出來，順步走到仿蘇州網師園的「明軒」去，在欄杆上坐了片刻，又開始往回走。「明軒」的花草布置讓他有點不舒服，因為有點走味。

那女子的筆觸似乎讓他感覺到一些什麼。完全是西洋素描畫法，斜執著鉛筆在速寫紙上堆疊著短線條，山巒的形象便這樣逐漸顯現。

他再回頭看那幅畫。他感覺自己這一次不同，好像戴上了那女子的眼鏡看，整幅山水彷彿分解開來，變成粗黑線條與留白的有機組合。山已經不是山，水已經不是水。

他再次步出展覽室。

在廊道玻璃櫃裡的一只定窯白瓷海碗上面，他又看見這幅山水。周圍人影幢幢，燈光配置昏昏暗暗，他的耳朵裡響起音樂，就是這一首；巴黎聖母院裡演奏著巴哈的托卡塔與賦格，Charles Benbow 操作管風琴。

他發現，這非山非水的山水所以能夠成立，正因為作為觀者的他，胸中也有這樣一幅山水。

現在，唯一剩下的，只是把建構這幅山水的單元找出來。

42

一行：

好幾年音訊杳然，忽然收到小金的卡片，那是去年的耶誕節，上面只有這麼

「生活只剩下三個字——他媽的。」

這張耶誕卡影響了他好幾個月的情緒，每在獨處的時候，「他媽的」三個字便浮現出來。然後他看見黑暗的海上一條風吹浪打的船，像二、三十年前臺北聯合報上面經常刊登的一則廣告——「好漢賓荷爾蒙」。廣告辭這麼寫著：

「快要沉下去了……」

船上擠著五、六個小孩，和一個肥胖壯碩的中年婦女。

五月下旬的一個禮拜天，莫名其妙地被喜美、明華一幫中年婦女拖著，要他當司機，結果給拉到蘇荷那間畫室去開會，卻意外發現小金在場。

小金的臉上還帶著「他媽的」三個字，但好像是一種不同的「他媽的」。除了詛咒，還有興奮。

他不明白中年人如小金，為什麼又開始興奮。不但小金，振清、致中都興奮著，煞有介事地忙這個忙那個。會場上大多是陌生面孔，有不少大陸來的年輕一輩的留學生，也都興奮著。

最興奮的是中年婦女，明華、喜美她們。CNN衛星轉播的天安門廣場鏡

頭，一拉到絕食的年輕大學生那裡，中年婦女的眼睛裡便都噙著淚水。

那天晚上，他又一個人坐在他地下室的馬拉維湖海底生境前面，直到天亮。

他的腦子裡開始轉著這樣一些模糊抽象的概念：是他們拋棄了他？還是他拋棄了他們？

他的思索最後歸結到這樣一個彷彿不相干的命題上面：歷史的魅力在於它對死亡恐懼的暫時抹殺。

他決定仍然守候他的啄木鳥。

43

首先是小雲，然後是小山，兩人接力一般，衝擊他的營壘。

那天下午，他照常在自己的研究室裡等電話。兩點過後，電話還沒有來。他故意剋扣小雲的「月薪」，已經過了兩個禮拜，她怎麼可能毫無動靜？

到他失望到準備鎖門，電話鈴才響。

果然是要錢，但要的不是她自己的錢。

「她們選我當財務，要我負責籌款……」她說。

他立刻覺得不快。他的本能告訴他，電話那一端的女兒，好像不完全把他當作父親，這中間似乎摻雜了一些什麼，有點「中國人」對「有中國血統的美國人」的味道；又有點「良心」對「良心」的味道。這是什麼父女關係？

他知道這錢不能不給，他又不想給得太痛快，他不想讓小雲覺得她必須為某種 cause 而活，他也不想讓小雲覺得她父親不知為什麼而活。一面聽著小雲一面做出了決定。嚴格而大方，這就是他的決定。這個原則，看來不需要改變。他在答應給錢以前，仔細追問了許多問題，包括心理層面的小雲。

「……最近，我們姊妹會的人都變了，一天到晚看電視。上課前、下課後，都圍在電視前面。最奇怪的是，你知不知道，自從播出了北京市民忽然友好親切起來連小偷都不偷了的消息，我們這裡就有人一面哭著一面坦白自己的罪惡。你

記不記得琳達……」

「肉麻！」

「是呀，我開始也覺得肉麻，不過，你知道，這有點奇怪，我第一次覺得做個有中國血統的人，好像不再是個負擔似的……」

「你從前沒跟我說過你有這種心理負擔的呀，你說過嗎？」

「你知道，爹地，你從來也沒問過我，是不是？不過，這其實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突然什麼人都來問我關於中國的種種問題，好像我長了張中國面孔便得連『中國人是不是相信鄧小平身高不滿五呎所以必定聰明必定長命？』這樣的問題，都可以回答。總之，突然變成了中國權威，我倒真覺得緊張了。爹地，你們真的認為個子越矮越聰明嗎？」

……

他終於寄了一張支票給小雲，抬頭寫的是「××大學學生爭取中國民主委員會」。簽完名，他對著支票發楞半天。「民主」？他想起他的六〇年代，當他和

小金還沒有被振清說服以前，他們曾經有多少次，為了辯證地理解「資產階級民主」與「無產階級專政」之間的真假虛實問題，吵了又和，和了又吵？

44

小雲的支票寄出沒多久，小山也來要錢，而且不只要錢，還要人。

「你為什麼還沒徵得我同意就把我『自願』了出去？」

他以為像往常一樣，吼聲便足以解決問題；對付小山，這一招一向有效。

這一次，似乎不行了。

「安妮媽媽說，你一定會覺得很榮幸的……」

「安妮是誰？」

「跟我一樣，都是發起人。」

「她媽媽憑什麼這麼有信心？」

「安妮媽媽說，全學校就我們兩家中國人，大家都這麼同情中國人，我們怎麼能不參與？」

小山的口氣，完全不像小山，這使他有點吃驚。小山不是以兒子的身份來向他借錢、要人；小山是以對等身份在跟他辦交涉。不僅跟他辦交涉，小山告訴他，還跟警察局辦過交涉，登記過場地，組織了一個特別委員會，發了傳單，約了校長和當地的議員來演講。他發現他的名字已經印在傳單上，被分配在議員之前，而且講題都給他定好了：「做為美籍華人，我為什麼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

小山的「援華大會」在社區小公園舉行，安妮當主席，小山似乎成了總策劃。他懷著難以置信的心情去參加，小山居然把電視臺的地方新聞記者找了來訪問他。

「秦教授，你對當前的局勢樂觀嗎？有人認為共產黨會動用武力，你怎麼預測？」

他其實沒怎麼分析過，他對時事失去興趣已經不知道多久了。他在略感茫然的腦袋裡搜索，忽然想起他的六〇年代，想起了他讀過背過的毛選。

「……有一點我想我們可以確定，中國共產黨的軍隊與拉丁美洲獨裁的軍人執政團不同，他們受過嚴格的政治教育，不可能對自己的人民開槍……毛澤東先生不是說過，軍隊和人民的關係，就好像是魚和水……」

這天晚上，喜美對他的態度一反往常，婦解面孔完全不見了，還特別燒了一條魚。小山更是脫胎換骨，又平和又親切，完全不像十六、七歲的大男孩。他簡直不能明白，為什麼地球另一面的一場政治風波，竟然能有如此大的威力，連這個美國中產階級郊區一個從不與人往來的中國人家庭，都忽然從奄奄一息中給救活了。

晚上十一點的地方新聞播報後，小雲來了電話。

「我為你驕傲，爹地！」

她說。

45

他從沒聽過她的哭聲，一旦聽到，他沒有一點悲哀的感覺，反而覺得如釋重負，彷彿被清洗。

「……他們開始殺人……」

電話那一頭，聲音斷斷續續，夾帶著短促的喘氣和哽咽。

「……有些絕食的孩子們還躺在營帳裡，坦克車就這樣輾過去……」

屋子裡只有他一個人。這幾天，要不是屋子都是人，便是一屋子只剩他一個人。大家都忙著趕集。政治像瘟疫，席捲一切。

連振清與明華的婚姻也因此挽救了。

他悲哀，因為他知道，無論多麼熱狂，這種俗世宗教情緒對他毫無幫助，他內裡的黑色硬塊無從融化。他注定被遺忘，他不在乎被遺忘。

然而，她的哭聲起了一點什麼作用。他還無法分辨清楚，但明確感覺到內裡凝結似一堆鐵塊的黑色組織略有鬆動。他感覺一種類似憐憫的東西，像硝鎊水一樣往深處流去，帶著無堅不摧的力量。這不是自憐，他早就克服了自憐。這裡面好像完全沒有一點自己的成分，久久以來，他似乎第一次感覺到自己不存在並不那麼恐慌。有什麼聲音呼喚他走出來，是她的哭聲，又好像不是。

她掛了電話以後，他考慮要不要見她，最後決定仍守在自己屋裡。他必須珍惜此刻。

在無比清醒而又完全無我的此刻，他觀看自己的一生在沒有燈光的屋子裡一節一節顯形。

他沒有努力拾掇顯現在面前的無數碎裂的破片，但這些破片彷彿自什麼地方取得了力量，自動綴合起來，而且，反射著銀亮的光。

他在這面鏡子裡看見小山、小雲、喜美，還有振清、明華、致中、小金他們以及所有被他排斥拋棄的人。

46

然後他看見黑色的硬塊逐漸消融。

喜悅和歉疚混合，一盞燈，雖然並不很亮，在黝黑無物的暗中，冉冉浮升。

他走在示威隊伍裡。

大隊由五面黑旗帶頭，每面黑旗的左上角有五粒土黃色的星。四粒小星向下淌著一行猩紅色的血，唯一沒血的是象徵中國共產黨的那粒大星。五枝尖角刺刀般朝外放射。

他的目光追隨著黑旗。風雨交加，黑旗動而不展。黑旗的後面，四、五十個面色凝重的流浪異國的中國男子，費力撐開一幅巨大的黑布，黑布與地面平行，上面是個白色的大字——奠。

他忽然有一點想笑的感覺，因為同周遭的氣氛實在不合，他把他的笑意壓了

下去。

他想到的是兩天前的一个夜晚，在蘇荷，他的朋友的畫室。

靠牆放著一些設計圖樣。

設計人是個三十左右的小夥子，說話相當激動，帶點廣東口音，眼睛裡的光，彷彿要穿透你的胸膛。

他把小廣東拉向一個角落，悄悄跟他說：「黑旗上的那粒大星，不應該流血，你這麼畫，會鬧笑話的……」

小夥子的眼光突然收斂，他覺得有點後悔。這是他突然改變態度的開始。

他現在走在隊伍裡，看著小廣東提著一只擴音喇叭前後奔跑，領導群眾喊口號。

振清、致中、小金、明華、喜美、小山、小雲，全都雜在這條黑旗前導的大龍裡面，從聯合國附近的哈馬紹廣場出發，跨過二馬路、三馬路、五馬路……穿過中央公園，向西游動。目的地是位於西六十六街的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大隊

將集合在那裡。黑夜降臨後，會有上萬的人聚集在那裡，人人手上點燃一枝蠟燭。

地球那一面成千上萬的亡靈，會看見這些白蠟燭。隊伍裡的人相信。

走在隊伍裡，他開始有一點相信，當黑夜濃到不能再濃，他期待已久的啄木鳥或許便會出現，用牠老象牙色的尖銳剛硬的喙，向他內裡埋伏已久不斷噬食他的無數軟蟲進攻。

這時他看見她。像個傳播福音的忠實教徒，身上罩著一件白布剪成的背心，上面寫著他久覓不得的詩句。

47

一年後的一個春日。

早晨五點多鐘，他聽見鳥叫。

他的聽覺已經十分清醒，分辨出七、八種鳥的不同鳴唱。知更鳥、藍翎、山雀、紅衣主教、渡鴉……尋得食物的勝利鳴聲，勾引配偶的發情聲，爭奪地盤的嘶咬聲。

潰敗者的逃亡聲，像失落的箭矢。

正掙扎猶豫要不要起床，忽然傳來陣陣惡聲，嘈雜零亂、粗糙嘎啞，如豬爭食、狗打架、人趕集，陣陣惡聲，從他荒廢已久的國中傳來。

天色大明，他打開後門往外走。

這是一個什麼變化都未曾發生的世界。他向完全一樣的這個世界的各個角落望去，發現自己的靈魂，紙灰一樣，被風捲起，正在屋頂、樹梢、電線上下和遠處的天邊無主地飄蕩。

他看見他國中的山上，盤據著一群禿頭尾羽毛也不鮮亮的黑火雞，正撲打著早已失去飛翔能力的短翅膀，相互追逐。

他轉身回房，在書桌後坐下。

他面對差不多一年前自己設計裝訂的稿本。翻開第一頁，上面依然只有一句：

「我們絕不忘記！」

## 《浮沉》後記

劉大任

為了編輯這本《作品集》，等於重新審視自己的創作歷程。這一次，不再關心寫作的先後次序，而設法將性質相近的東西集中呈現。因此，〈晚風習習〉與〈細雨霏霏〉合為一冊，〈殘照〉各篇的寫作時間，相距往往二、三十年。

《浮沉》一共選了五篇，〈長廊三號〉寫於一九七五、六年，〈散形〉則成篇於一九九〇，前後相距也有十五年時間，不過，這五篇卻像兄弟，因為它們探討的都是海外知識份子的精神面貌。

跟西方的知識份子比較，當代中國的知識份子，精神生活既有偏枯又自成飽滿，這個特色，自與我們的現代歷史有關。我們的「精神史」，躲不開「感時憂

國」，五篇中，唯一的例外是〈長廊三號〉。所以，我先談一談它的誕生背景。

一九七五年，蔣介石過世，特赦政治犯，老朋友陳映真提早三年出獄。我在海外聽到一些傳言，大致讓我感覺，映真仍然離不開政治。那時候，我自己仍在黑名單上，不能直接聯繫，終日掛念的是，老友千萬不要浪費自己的文學天賦。坐了七年黑牢，資訊斷絕，我知道，他不可能明白，中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實驗，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得儘早跟他通一通氣，這個意念日益強烈，催迫我下筆。

其實，那時候的我，文學細胞也已所剩無幾，只因經常有機緣跟旅居紐約的一批臺灣畫家來往，耳濡目染，才找到題材。「長廊」一詞，與「蟑螂」本不同音，但因為海外當時流行的英語拼音法都是「Chang Lang」，就利用這一巧合發展了故事。故事是從映真的小說〈我的弟弟康雄〉結尾處接過來的，我心想，即使我用筆名以避免檢查，他一看就不難明白。為了確實傳達信息，發表時加了一個副題「獻給一別十年的然然而君」。「然而」是《筆匯》發表〈康雄〉時他用的

筆名，大概沒多少人知道。寫成後，交給那時可以回臺的張系國，再轉交白先勇，在《現代文學》復刊號第四期發表。

映真確實看到了，託人送來一張與新婚妻子的照片，並附了一句話：你太灰色了。我看到以後，才發覺自己的孟浪。

不過，歷史過節不談，這篇文章卻成了以後著意觀察和創作以當代知識份子精神側面為主題的小說。

其餘四篇，都多少涵蓋這樣的內容。〈風景舊曾諳〉寫「人格木質化」；〈故國神遊〉寫「沒有身份的恐懼」；〈下沉與升起〉寫「精神虛腫」；〈散形〉野心較大，直攻「精神潰散（連「六四」都無法挽救的潰散）」。然而，由於中國人向來不關心這種問題，當然也可能因為我自己功力不夠，幾乎沒引起任何反響。

現在，歷史又翻過去一頁。這本書還有沒有價值發表呢？

我倒是覺得，終將成為記憶的歷史、政治和社會，洗脫了「當下」的壓力，反而容易把人物的精神狀態剝露出來。

環顧當代，你覺得我們的知識份子，已經徹底擺脫了「散形」危機嗎？

二〇〇九年八月十二日寫於無果園

聯合文叢◎劉大任作品集③ 459

## 浮沉

作 者／劉大任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王聰威

叢書副總編輯／杜晴惠

叢書副主編／蔡佩錦

視 覺 總 監／周玉卿

資深美編／戴榮芝

校 對／蔡佩錦 劉大任

法 律 顧 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 版 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110)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 話／(02) 27666759 · 27634300轉5107

傳 真／(02) 27491208 (編輯部)、27567914 (業務部)

郵 撥 帳 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 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unitas@udngroup.com

印 刷 廠／瑞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 經 銷／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231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 話／(02) 29178022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09年8月 初版

定 價／380元

copyright © 2009 by Da-jen Liu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78-957-522-843-9 (平裝)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調換)